

# 《牧师娘》目录

上册 。 。 。 。 。 。 。 。 。 。 3

1. 我看见苏军
2. 恐怖日子
3. 理查消失了
4. 我的被捕
5. 吉拉瓦 (Jilava)
6. 我的悔改
7. 承若

中册 。 。 。 。 。 。 。 。 。 。 122

8. 运河
9. 硬壳
10. 在 K4 营的冬天
11. 多瑙河
12. 在 K4 营的夏天
13. 巴拉甘平原 (Baragan Plain)
14. 火车上

15. 堤古萨 (Tirgusor)

16. 养猪场

下册 . . . . . 244

17. 回家了

18. 地下教会

19. 反击

20. 新恐怖

21. 投奔自由

后语

## 第一章

# 我看见苏军

在1944年夏天，当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开始瓦解时，一百万名苏军进驻罗马尼亚。当第一部苏军开抵达我国首都，布查勒（Bucharest）时，我们就在车站迎见他们。

那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天空无云，阳光炎热。大部分枪声已经止息了，只是广场的另一边还有一些零星的炮弹声。

我的丈夫理查（Richard Wurmbrand），是一个战时的牧师。在交战期间，他认识了许多在罗马尼亚被囚的苏军。他说苏联人本性虔诚宗教，虽然经过了二十四年的无神论熏陶，依然倾向宗教。

“我们必须出去迎见他们，”理查说，“告诉苏联人有关基督，就如把天堂带到人间一般。”

当我们在市郊下车时，我们看到一群本地共产党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迎见那“光荣的红军”。这些本土共产党带着怀疑的眼

光看我们。我国人民多数回避苏联解放军，虽然官方在首都为苏军预备了盛大的迎接。

理查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他总是充满了信心，因为知道自己所信的是真的。他笑容满面，因为战争已经过去了。人们应该可以重新彼此友善了。

在小树荫下，两三个罗马尼亚官员正在等候。他们神经紧张地复习几句苏联话。他们带来给外人的传统礼物：一块面包，一把盐。

我们望着空荡的道路，不知将会遇到怎样的占领军。如今苏联是我们的同盟。可是这些占领军却是出名的好色，强奸和掠夺。

从远处一个小男孩骑着脚车，没命地踩踏。“他们来了，”他尖声叫道：“苏联人来了！”

本土共产党们列队，拉升红旗。官员们都在烈日下站立，就如祭祀的贡物。不久大型电单车队抵达，随后便是第一支坦克车队。

从坦克的车顶盖露出红星的头盔。本地共产党们哼出国际共产歌曲。泊油马路在占领者车队的重量下震动。这些车辆终于全部抵达，停顿下来。

带头的坦克在我们面前，高大威武。它的钢板布满了沙尘，巨大的主炮管指向天空。在欢迎词说完了，一名苏联军官就从坦克上俯身领取本地人奉上的礼物，就是面包和盐。他看着那粒黑面包，宛如它是一枚随时可能爆炸的东西。然后就大笑起来。

一位在他身旁是年轻曹长正好注意到我的眼睛。

“好，甜心儿，”他露齿微笑道：“你又有什么要呈现的？”

那日很少妇女出现在街头。我回答道：“我给你带来圣经。”

“哎呀，面包，盐，圣经。我们要的却是一瓶酒。”他吃吃地笑道，随即推开钢盔，露出金发，在日光下闪亮。“无论如何，多谢。”

坦克的钢制腹带又在马路上辗压。引擎发出黑烟。车队轰然驶过，烟尘令我们都咳嗽了，眼睛也进了沙尘。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苏联人的掠夺；他们把酒桶从店里推出，放在走廊上，把鸡肉，牛排，香肠都往袋子里塞进去。士兵们兴奋地指向市郊的商店。布查勒已经是一个可怜的战后空壳，但对这些苏联

孩子们，她还是难以想象地富有。

理查对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说话，但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哪里可以找到沃卡酒？’于是我们回家重新打算。共产主义已经把神从这些可怜的灵魂夺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地上乐园的应许。但这应许是真的吗？

每个人都晓得一件事：纳粹的恐怖过去了。人们希望苏联人不久就会安静下来，然后好好地回去。鲜少人会猜到一个更长久的暴政正在开始。我肯定不晓得，我们正在前往一条监狱的道路，而且一路都是朋友们的墓碑。

在我嫁给理查之前，他警告我说，“你嫁给我，不会有轻松的日子。”那时我不信。

那些日子我们不理睬神。我们也不太理会其他人。我们不要有孩子。我们只要享乐。

后来我们成了基督徒。理查为挪威，瑞典，英国宣教会工作。他成了牧师，参与世界教会协会，也到酒廊，低级旅店，并监牢里传道。

当苏联人来时，我三十一岁。那时理查已经是一位有名的传道人和作者。

我们因为身为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希特勒傀儡政权安多尼古将军的罗马尼亚，受了不少苦。理查三次被捕。我们七位犹太人被带到军事法庭，被指控举行“非法宗教聚会。”一位罗马尼亚妇人来的警察局，告诉警官说：“你们逮捕了我的犹太弟兄们。我也要与他们一同受捕。”于是她也就被捕。

神在我们的道路上预备了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就如天使，日夜为我们的好处效劳。他们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出现。

其中之一是一位在东正教大有影响力的神父。他是安多尼古将军最惬意的一名神父。他发言支持我们的案件，说我们是他主内的弟兄。一名德国浸信会牧师腓立奇，连同其他人，为我们作证人，为我们说好话。他们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叫法官们也惭愧。因为法官们都晓得我们是无辜的。

那时每逢理查落难，总有一位人士为他撑腰：索海音（Solheim）牧师夫妇，和瑞典大使路德斯瓦（Reutersward）。若非他们的插手，理查在纳粹时期必然都呆在监牢里了。这瑞典大使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安多尼古将军必须使用他的中立地位，与莫斯科保持联络。（安多尼古大概也晓得，他的盟友希特勒有可能最终战败。）有一次，当

理查被抓，将要被带去奴役时，路德斯瓦强烈抗议，以致当局终于放人。

那时全国都针对犹太人，各地都发生可怕的屠杀。布查勒首都却得免于难。在伊亚斯（Iasi）城，一日之间就有一万一千名犹太人被杀。也许布城有十位义人，就如圣经说的，若有十个义人在其中，所多玛与俄摩拉就可得幸免于难？我们听说在达西

（Tassy）城的挪威宣道会，奥加姐妹引导归主的七位犹太少女尚还活命。但怎样才能把她们带到首都？达西城随时将会爆发屠杀。犹太人不准交通进出。

一位担任警员的基督徒朋友就把这些少女逮捕，送上火车，押往首都。我们就在首都火车站等，她们回我们的家。另一位青年人也和他的女朋友从达西城来到首都，与我们一起住。他们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忙——尤其是那青年人。当我后来被捕之后，他就作我的代理牧师。

只要我们有一个意欲，就有成就那意欲的可能。我们可以救出这些少女脱离危险。但许多人只希望不被牵连。他们不晓得自己的基督徒任务。当数万名犹太人从各省运输到屠杀地点时，无人救助。我的家属那时也

被杀。他们住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希摩威（Czernowitz）城。那时是冬天。许多被捕的犹太人倒毙在雪地上，另一些死于饥饿。士兵们屠杀其余的。我的父母，弟弟，三个妹妹，许多朋友和亲属都不再回来。至到今日，这记忆就如一个伤口，想到就出血。

犹太人的历史充满了这种痛苦。每个犹太人的心都有这伤痕。这叫他们可以与他国遭遇相同悲剧的人，一同哭泣。

我们的独子米海在纳粹倒台时才五岁。他比一般正常环境中的孩童承受更大的压力。到处都有种种的恐怖死亡，无一缺乏。我们的公寓是聚会的地方，每天晚上人们都来述说他们的困难。米海小时就听到各种痛苦。理查教导他，讲故事给他听。米海崇拜他的父亲。理查虽然教会事务繁多，却每天都抽空和他玩耍，与他谈话。有一次理查解释施洗约翰说，有两件外衣的，就分一件给那没有的。米海就问：“爹地有两件外衣呀！”理查承认了。他刚买了一件新的，取代老旧的。米海却说：“你可以把新的一件给老伊亚尼古先生。他总是穿着一件又脏又臭的大衣。”理查答应必然照做，米海就欣然上床。他总是非常认真，又会达到自己的结论。他非常留意他父亲改变人心的工作。

有时理查带领人归主后，米海也得到意外的好处——他成了新门徒们的宠儿，他们给他玩具和点心。

在战争期间，我们迁到一个比较小的公寓。我们的邻舍们都是激烈反犹的。这种憎恨在罗马尼亚流行。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领袖，更是鼓动这种情绪。鲜少有人可以不受这种风气影响。

在公寓的庭院贴着铁卫军领袖哥尼流（Corneliu）的大型图片。他代表一切反犹的事物。在犹太人的登记上，盖有犹太人的字样。我们没有安全感。但理查却逐家拜访，破除隔膜。他深信可以为基督赢取灵魂。这信念不因为世界的残酷就轻易失望。

他为不同的人，找到正确的词句形容救主。他也能警告人有关神的审判，却又不得罪那人。他能叫人着迷，同时又直接针对人性的弱点。他的那双蓝眼能看透你的灵魂。

理查按步行事，先见我们的新屋主，然后是每一个邻舍。他先叫他们大笑，作为开始。

三楼的巴瓦利古先生大声说：“你们犹太人从来不曾做过什么好事！”

理查那时正站在他们的会客室。他回答道：“那边有一架上好的缝衣车。是什么牌

子呀？辛格（Singer）！等一等，这不是犹太人制造的吗？巴瓦利古先生，如果你真的以为犹太人无用，这缝衣车就该丢掉！”

另一位是乔治古太太。她常常向“那些犹太人”发怒。但不久她就向理查投诉她的难题。她的丈夫离弃了她。她的少年儿子不听教养。她恐怕这孩子会染上花柳病。理查答应与这孩子谈一谈。

“但也不必太担心。就算这孩子染上什么花柳，如今也能医了。虽然那些药是犹太人发明的。”

他打破众人的偏见。然后开始向他们传福音。不久众人的态度就转变，先是礼貌，后是友爱了。哥尼流的大图被圣经的大字经节取代。当外面的世界充满凶杀时，我们这社区却是充满了和平友爱。

其中一位新朋友是一名拥有一部电单车的警察。过去他酗酒，打太太，直到理查与他谈话。基督赐给他一个新心。他就带米海去兜风。那时电单车十分罕见。米海成了最幸运的孩子。

当空袭开始时，我们不能出城。犹太人更不能从一处到另一地去。但那位警员却能

把米海带出去，到乡下一位朋友的家，直到情况改善。若遇到问话，米海就使用一个罗马尼亚的名字“约翰瓦拉”。米海对那次的旅行感到异常兴奋。

米海听到许多残忍与痛苦的事，但在我们这公寓中，他也看到非常的善良。他身边的，都是朋友。他们的爱与关怀，给他许多非常有益的功课。

有一天，我们的一位密友雅努莎（Anutza）到我们的公寓做客。她小巧玲珑，又口若悬河。

“啊，那些苏联人，你们有没有听到我们与莫斯科的新协定？他们要我们的一切小麦，条件是我们必须把全国的石油都送给他们。昨天我看到一位苏联兵，两条手臂都各有三只腕表。他们在街上向每个人收取手表，就如收车票！”

她大笑起来，可是对我们的国家，这却不是好笑的事。苏联军队抢劫的财物，数以十亿计。然后克里姆林宫吩咐，我们的海军，商船，一半的陆路交通工具，并所有的汽车，都送去俄罗斯。商店只剩空架，到处看到大摆长龙的人民。史达林说当德国最终战败后，红军就会离开。我们都希望他不会食言。

“啊，萨比娜，让我们谈一些好听的东西！我听你在妇女协会的演讲；法律界失去了你，真是丢失人才！你说得好极了，你丈夫的讲道也非常了不得。他说及那么多历史与艺术与哲学，两个小时不是很久吗？我们在挪威不习惯听那么长的讲道，虽然我个人希望他继续不断讲下去。”

雅努莎喜欢谈话。她来领取我们的教会杂志《朋友》。法西斯党曾经查禁它。如今我们都一起努力，重新出版。

德国战败后，我们得享短暂的宗教自由。独裁者安东尼古（希特勒的前盟友）被带去莫斯科，不久就带回来枪毙。曾经压迫犹太人和更正教的东正教的领袖们，如今失去他们的绝对权力。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民主的政府。为了叫苏联人喜欢，我们这民主政府也给共产党一些官职。鲜少有人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拥有二千万人口的国家。我们中间，真正的共产党员有多少？连一个足球赛场也不能坐满！”

\*\*\*

我们在大战期间，一直在帮助遭受纳粹

党苦害的人 —— 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屠杀后遗弃的孩子们，还有被安东尼古逼迫的罗马尼亚的更正教徒。我们也开始援助匈牙利的犹太人，也帮助另一个遭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吉普赛人。

但如今出现一群新的弱势少数群体：德国败军。他们是过去的猎人，如今成为猎物。德国战败后，来不及逃走的，如今必须自寻生路。其中许多被杀。

我们完全反对纳粹主义：他们屠杀了百万计的人。但如今他们被打败了，不再构成危险。流落四散的士兵们正在饥馑。我们不能拒绝帮助他们。

人们说：“你们为这些凶手们冒险，太不值得了。”

理查回答道：“神总是在遭受逼迫的一方。不单只是马丁伯曼（纳粹头子）和他的同党们如今被追捕，也有许多过去在星期日穿着童子军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在德国被一纸通令，召集成军。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胆敢拒绝参与纳粹军队的（拒绝从军的，面对死刑）。虽然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一般都反犹，但亦有一小群冒险帮助犹太人。为什么因着希特勒和他的党羽，就憎恨

所有的德国人？为什么不因为德国人中的圣徒和义人，就爱每一个德国人？”

圣经告诉我们，成为犹太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希伯来”的圣经原文（יִבְרַי）意即另一方（河的对岸）。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他正是站在另一方。当所有的人都崇拜偶像时，亚伯拉罕崇拜永活的神。于是当其他人都要报复时，神给我们力量，以善报恶。

有一次，三名德国军官躲藏在我们院子里的小屋中。那是一个阴暗的小储物房，一半埋在雪堆里。我们给他们食物，晚上清理他们的便桶。我们憎恶他们过去的暴行。但如今我们与他们谈话，尝试使他们不会感到自己好像笼中的动物。

一个傍晚，他们的队长对我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心中想的是什么。你知道隐藏德国兵，政府就要处以死刑。但是你依然这样行——而且你还是一个犹太人！我必须告诉你，当德国军队重新夺回布查勒时，就是他们肯定要夺回的，我决不会向你行善，就如你向我们行的一般。”

他看着我，眼神怪异。我想我必须解释。于是我就坐在一个翻转的木箱上，说：“我是你的屋主。我的全家都被纳粹党杀

了，但虽然如此，只要你还在我的屋顶之下，我就欠你一笔债。我不单必须保护你们，也要款待你们就如宾客。你将要受苦。圣经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我会尽力保护你不被警察发现，可是我不能保护你脱离神的愤怒。”

“废话，”他回答。

他拍我的肩头。我倒退。他的手曾经流无辜者的血。他道歉说：“我无意用言词中伤你。我只是希奇为什么一位犹太妇女会为了德国士兵冒生命的危险。我不喜欢犹太人。我也不怕神。”

“我们不必谈那个，”我说。“我们记得神在旧约的一句话，‘爱异乡人，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曾是异乡人。’”

他看来不解。“那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就算那时你的祖先真的在埃及受苦，与今日的你又有何干？”

我回答：“神说爱异乡人，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到了最后，我们都是异乡人。。。我们都成了单独的，连自己是谁，也不晓得了。于是当耶稣说饶恕人（所有人，包括不相识的人），对我们是最有利了。”

“等一等！”他说。“犹太人伤害了德国人并全人类。我必须诚实的对你这样说。

可是你肯定也会看我们是杀犹太人的凶手。你真的饶恕你的敌人吗？”

我真诚地回答道：“就算是更坏的罪行，在耶稣基督里都得到赦免。我没有赦罪权。但如果你悔改，耶稣能赦免你。”

这时外边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踏在雪花地上。我从一个裂口往外看。原来是邻居耳聋的老守门人。这队长点燃一支理查找到的香烟（虽然理查自身厌恶抽烟）。他吸了一口，就把香烟传递给同伴。他说：“我不说我了解你。但如果没有人以善报恶，这种互相对杀的光景真的没完没了。”

当我起身离开时，他们都起立稍微鞠躬。我把他们的衣物放在我的购物袋，就出去。

这三人最终成功越过边界，安全回到德国。但数以千计像他们一般的人都被逮捕，送去苏联奴役营多年，直到累死。

那时每个德国士兵都急于更换他们的军服。他们曾经多么骄傲，以自己的军装，军功勋章为荣。

这时理查开始接待苏联士兵。他必须告诉他们有关基督。虽然其他人正确地以为我国必须排除这种外军。

雅努莎警告说：“萨比娜，你要小心！”

如果这两种军队在你们家里撞头，你要怎么办？”

我们小心安排，不让这种事发生。

理查开始进入苏联军营，装作收购黑市手表。一群人就会聚在一起。过了不久，他就开始谈及圣经。

一个年长的士兵说：“你不是来买手表，你是要告诉我们有关于圣徒。”

当理查谈福音时，间中会有人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

“谈手表。有奸细来了。”

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充满了这些告密者。他们窥探自己的同僚，然后向上级报告。年轻的士兵们完全不晓得神，也未曾见过一本圣经，或进过任何教堂。如今我晓得为什么理查说，把福音带给苏联人，就如“地上天堂。”

我也遇见过一些晓得德语或法语的苏军。我就告诉他们使徒信经。

“这信经的开始，就是‘我信’。它不像党方的训令，命令你怎样思考。它说你必须成为一个‘我，’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你必须为自己思想。”

“当一支部队进行时，他们只能按照队中最慢的一辆车的速度。如果人们按照群众的速度前行，他们就只能按照群体中最迟钝之人的速度。基督呼召你脱离群体。人的最大恩赐，便是能说‘要’与‘不要’；

‘是’与‘不是’。你可以对神说要或不要。这是神给你的自由。”

看到这些人对真理醒觉，真是好极了。

我们的教会大多数人都参与这工作。我们印行数以千计的俄文福音书。共军一般成群而行，难以处理，于是我们发明新策略。军队常是乘搭载货火车。这些火车会停泊在车站的旁道上几个小时，等候开行。我们就登上另一辆火车，与他们比邻。当他们的火车开始起行时，我们就赶快把福音书抛过去。

红军时常在我们的空房睡觉。一天傍晚，有六位留宿，他们的军鞋和来复枪到处散放。我很不容易清除家里的跳蚤。但其实士兵们本身也感到难为情。他们好久未曾在一间屋子里住了。他们多么高兴可以离开他们喧哗的军营一个小时。

但他们却不能停止自己偷窃的毛病。一天两位孩童脸的少年军士来到我们的家门。

“你们要不要买雨伞？”他们问，同时

呈上三把偷来的样品。

“啊，我们是基督徒，”理查回答。

“我们不能买那个，我们倒有些东西要卖。”他就请他们进来。我给他们一些牛奶喝。然后那位年纪大一点，头发金黄，大概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就定睛看我。

“怎么，给我圣经的就是你啊！”他叫道。

我同时也认出他来。“你便是开进布查勒的领先坦克曹长！”我说。

他还有那圣经。他曾经阅读了其中一些，了解了一项他长久思考的问题。

伊万（这位曹长的名）告诉我们，在他的团队中有一个犹太人。这犹太人也像他们一样，自小就接受无神的教育。他们一路征战，横越东欧。

“我们队里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军士，常常讥讽那犹太人说，‘你杀了基督。’这犹太人想，那位老军士必然疯了。他们一路从史达林科勒杀到布查勒，正是一笔无头无尾的账。这老家伙怎么知道他杀了谁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基督的名号。

伊万把这犹太人带到我们的家。理查告诉他们一切事物，从亚当到启示录。于是史达林不再是他们的神了。

他们时常来探望我们。当伊万的部队离开时，他留下一个再见的礼物——一架发亮的新电炉。

我看着理查。我们晓得这又是偷来的。

雅努莎却叫道：“好漂亮！正好给利比曼一家！”

利比曼一家刚从奥斯威集中营回来，一贫如洗。我们就把电炉送了给他们。一个单纯灵魂的爱，有时会以奇怪的方式表达。如果神真的按照每个人的行为审判，没有人能得救。耶稣基督的宝血也能遮盖这样的罪行，真是一件好事。

理查和路德会索海因（Solheim）牧师开始为争战难民提供免费食物。我们的公寓，或说是会客室，时常充满朋友和陌生人。许多是在坐牢时听到福音的（这是一位老朋友米利的探监成果。）在星期日的午餐，与我们一同吃饭的从来不会少过十二位。

好些少女也与我们同工。有时她们会问我一些道德的问题。其中一条是我难以回答，因为那也曾是我的问题。

我十七岁时，开始住巴黎。那时我初次脱离了父母的约束。我自小生活在一个传统

的犹太家庭里。我们住在一个乡村，充满了规律，约束，禁忌。如今我在这大学里，我生命中的第一位男朋友带我出去。他要吻我，我拒绝。我告诉他一点有关于我的家教。

那少男只说，“如果你相信神，你岂不会说，这神创造了你的手和你的嘴巴？如果我可以触摸你的手，为什么不能触摸你的嘴巴，或拥抱你？”

教师和父母都没有警告我有关这问题。我无以回答。这少男又那么吸引人。于是我就改变自己的信念，随从巴黎的放荡生活。一个无神论者可以随意生活。

但这问题依然存在。一位少女为什么必须贞洁？这是许多道德规条的核心。可是这规条的目的是什么？

我那时不晓得。直到多年后，我才晓得那答案。

一位背景良好的牧师娘多半不会讨论性的问题。她更不太可能自身会遇过这种问题。但理查和我都是在人生的中途才归信的，对好些事物都不如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们一般严谨。理查是那么善良，那么英俊，那么充满才华。在婚后，我也担心他会被倾心的少女冲昏头脑。其中一位特别吸引他。我

必须说那少女真的可爱。我看到理查几乎被撕裂成两半。我安静的尝试帮助他。罪恶常常是机会造成的。妻子的责任就是常常靠近她的丈夫。

理查没有说什么。但一天，当他弹奏一首基督教诗歌时，他来到一句话“我时刻需要你。”那时钢琴的乐谱似乎都齐鸣起来。他就哭了。我把手臂围着他说：“理查，你不是天使。不必太过认真。你也是一个人。这些事都会过去。”这些事果然都过去了。

当理查下牢后，十四年我单独生活时，试探也临到我。我几乎也跌倒。那时我就更明白理查。

## 第二章

# 恐怖时代

我的家庭在一夜之间，从一个男孩增加到四个，另外还有三个女孩。数以千计的犹太孩子从集中营回来，父母都没有了。其中有许多只用纸张包着保暖，因为他们的身上只剩一点烂布。我爱孩子，于是我们很高兴可以接受六个。他们在我的家，给我们无限快乐。

米海很是高兴。他说：“妈妈，你说我不会有弟弟或妹妹，看现在我有多少个！”

这些都是可爱的孩子，然而多么消瘦。他们的眼睛都凹了下去，神色阴沉。他们曾看见了什么？他们的亲属朋友们都被杀了。

不久他们下凹的脸颊开始填平。他们又能发出笑声，也能游戏了。

在外头，苏联的士兵们也喜爱孩童。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们已经几年没有回家了。于是在街上的苏联人就会与米海和他同伴们谈话。

“来，送你一粒糖果，”他们就掏出一粒糖来，把一只手按在一个孩子的头上。这

些孩子们就多谢他们。然后就送一本福音书给兵大哥。

这种对成年人危险的工作，在孩童却是安全的。苏联人宠爱孩子，许多士兵因此开始听到神。于是米海在五岁时就开始宣教。

我们的教会成员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巴士车的两旁，在门口，在墙壁上，都贴上海报，写着福音的信息，或圣经的经节。虽然有些朋友因为向苏联人传福音而被捕，却没有一个出卖我们。共产党把这些海报撕了下来，我们就及时再贴上去。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加百利是顶漂亮的。她与苏联士兵们交谈，从来不会有问题。她把圣经送给几位高级官员。但一天她却也被捕，苏联人把她交给罗马尼亚军方。当她坐在监室等候受审时，一个人来她的狱室问她是什么缘故。她解释之后，那人就微笑说，“我会尝试帮助你。”不久另一个陌生人来打开她的监室门。他带她到一个面对大街的旁门。

“快快消失掉！”

她就重获自由，满心感谢神。那人是新近悔改的警察首长。

我们看到许多奇迹。一位朋友，乔治古太太，病了。可是她不去看医生。她属于一种严格的宗派，不接受人类的药物；因为他们相信神自己的医治。她每逢有空，就向苏联人的宣道。一次她被捕，带到一位满面红光的队长面前。当这队长向她大声呼喝时，她就严重溢血。那官员给吓了一跳。

“快把她丢出去！”

他的手下就把乔治古太太丢出大街。神的旨意叫她得以逃脱。

\*\*\*

“我的脚可累坏了！今早我在维多利亚街排队等，只得到这些东西。”雅努莎从袋子里掏出一点咖啡和一些灰色的香肠，这是我们好几个星期吃不到的东西了。

这日是苏联“解放”的周年纪念。这两天商店有食物。过后又是空空如也。商店的窗口只是摆着充满灰尘的纸皮，上面有肉类的图画，还有空酒瓶。罗马尼亚面对饥荒。

除了苏联人的掠夺与勒索（所谓的“战争赔偿”），我国那时又面对旱灾，收成大减，百万人生活在饥馑的边缘。人们用树叶和树根煲汤。

世界教会理事会的一个部门送来食物，衣服和金钱。我们就组织救济饥民。索海因牧师和理查成立一个免费餐厅，每天在教堂的大厅给二百人吃饭。共产政府试图干扰，给我们许多表格必须填写。但我们有许多写字的义工。

饥荒最严重的地方，当地的儿童被送去首都布查勒，住在弟兄们的家。我们接养一名六岁的小女孩。她瘦到皮包骨，只有身上穿着的衣服。我给她有营养的食物——开始时，是麦片，白糖和牛奶。她却不吃。她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只要她自家的食物：一种称为“麻麻立卡”的玉蜀黍糕。我们必须非常严厉的对她说话，才能使她尝试我们的食物。她慢慢增加体重。

我们都非常喜欢她。有一次她说：“我会爱你直到秋天。”秋天会有新的收获，她父母就会接她回去。

当苏联人占领Budapest（布达比城）后，我们需要一个人带救济金到那儿的宣教会。理查不能离开首都布查勒

（Bucharest），又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代劳。于是我必须去。

雅努莎叫道：“你不能去！那些苏联士

兵最是好色。你到街上，就看到到处都有喉咙被割的少女尸体，没有人理会！”

在过去，这行程不太远。但红军抢夺每一辆火车和汽车，作为自用。在火车站的混乱难以想象。饥民和丧失家园的人都尝试涌进几节民众使用的车厢。我找了好久，总算找到一个能容身的角落。我们数天之久，才抵达布达比。我是这充满苏联士兵的火车上唯一的妇女。

当我抵达时，德国军队还在进行市区房屋之间的巷战。所有的建筑都毁坏了。没有巴士，德士，或任何交通工具。我在冒着烟的墟废中，不能找到任何我正在寻找的人。德国人已经把许多人带走，永远也不再回来。另一些是在最后的巷战中被杀。我最终找到挪威宣道会主任约翰森牧师，并希伯来基督徒恩格牧师。他带领一间独立教会，犹太人和各国人士都能一起崇拜。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说我就如神差派的天使，正在饥荒最严凌的时候把援金送到。当人们从隐藏的地窖里出来后，食物更是稀少了。一只在战斗中被杀的死马，也被人吃掉了。

许多教堂都被摧毁，数以百计的弟兄们无家可归。

我又遇到布达比的红十字会代表兰利博士。他努力从事救济，绝不停息。我离开之前一同进餐。我说：“愿基督报答你的一切操劳。”

兰利回答道：“有一次当我乘搭公车时，没有车资，某个人就为我付了。我尝试向他道谢，他说，‘不必谢我。我只是偿还昨天另一个人为我付的车资罢了。’如今我正在偿还基督。我还欠祂许多呢。”

我从布达比往维尔娜（Vienna）去。通常这是四个小时的行程。如今却要六天！

我找到一列清晨出发的火车。人们已经挤满，连车顶也满了人。看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加上去了。

忽然我听见有人呼叫我的名。在一节车厢上有一群少女，都是来自奥斯威的难民。她们曾在首都与我们一同住。她们笑道：

“这里没有空间了，但我们会制造空间！”于是从星期二直到星期日，我们都坐在车顶上，直到维尔娜。那城也正在饥馑中，严重毁坏。我联络当地的朋友和基督徒领袖，直到工作完毕才回家。

我数周之久完全不能与家里联络。理查告诉我说：“我们极其为你担心。我在异象中看见你，在白日梦中也见你。”当他打开

一本书，就看见我的面孔。当晚上有一个树丫敲击屋边的木板，他就以为我回来了。

“我到山间去，大声呼唤你的名。我似乎听到你的回答。”

我真的听见了，也回答了。我那时正在破落的街道上呼叫，“理查，理查！”我们是那么接近。

\*\*\*

如今我国由莫斯科统治。但本地的共产党依然装作民主。“我们要与每个人作朋友！”他们说。“信仰的自由？当然有。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包容所有的党派？当然可以。以米迦勒王为名义上的元首？也非常好。”这只不过是為了欺骗西方列强。

当苏联部长威辛斯基在一个早上，步入皇宫，施发号令之后，这面具就丢开一旁。我国军队和警察必须解散。国王必须任命共产党员为主要的政府大员，不然。。。我们晓得苏联如何使教会作为国家的工具。他们几时也开始在罗马尼亚推行？

一天我正在教堂预备主日崇拜。索海因牧师进来，脸色烦恼。

他说：“我听到奇怪的消息。政府宣布

举行宗派大会。每一种宗教与派系，都必须派出一大群代表。那大会将在国会大厦进行。谁曾听过这样的事？他们如今打算什么？”

每个人都在猜疑。许多教会人士依然相信政府说的“完全的宗教自由。”

但理查却诧异地说：“苏联发生了的事，如今轮到我們了？列宁曾经强力维护受逼迫的教派，直到他夺权。那时开始，数以万计的信徒就死在集中营。”

我们与索海因讨论。他是宣道会的首领，他必须作决定。

他决定说：“我们上去，我们要发言。”

在那天早上，我们就爬上国会山。在那儿，约有四千人聚会，包括主教，牧师，神父，拉比，回教教师。众人挤满走廊和大厅的地面，席地而坐。

到处都是红旗，史达林被正式推选为大会主席。在高位上，坐着我国共产党的巨头：傀儡元首果撒（Petru Groza）和大有势力的内政部长乔治古（Theoharo Georgescu）。

在正式开幕之前，甚至有东正教的教长举行崇拜仪式。共产领袖在自身上画十字。

他们吻圣像。他们又吻教长的手。

然后开始演说。亲苏的果撒解释说新罗马尼亚政府接纳一切信仰，也会继续给神职人员提供薪金。他们甚至打算提高薪金。众人都热烈响应。

神父和牧师们轮流上台发言。每个都说他们很高兴政府那么开放。他们说只要新政府支持宗教，宗教就支持新政府。一位主教说，历史上各种颜色的政党都加入教会。如今共产红旗也加入，教会很高兴接纳。每个人都很高兴。他们的兴奋情绪就广播全球。

这是可怕的谎言。共产主义极力消灭宗教。在苏联，它已经露出自己的真貌。这些宗教人士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薪金，所以如此说话。他们既然知道共产党的心思，至少也不必拍马屁。

这些人就像在耶稣脸上吐痰。我可以感到理查生气。于是我告诉他说：“你不上去清洗基督的脸吗？”

他说：“如果我上去，你就没有丈夫了。”

我马上回答——这不是我的勇气，却是那时赐给我的：“我不需要一个懦夫丈夫。”

他就递上名片。共产党很高兴。一位世

界教会理事会的代表，同时也是外国宣道团体的领袖，将要为他们打广告了。理查就上去发言。当时礼堂突然肃静。就如神的灵临近了。

理查说，神的孩子们相遇时，天使也聚集，要听神的智慧。于是聚会的人，不该称赞地上的权力，却该荣耀造物主，赞美基督。

当他发言后，会堂里的气氛就开始转变。我心中充满喜乐，因为知道这演说要传遍全国。

突然间，宗教部长布杜希雅跳了起来。他怒吼道：“你的发言权终止了！”他就大声叫工作人员上去。

理查不理睬他，继续演说。群众开始喝彩。他正在说他们都想要说的。

布杜希雅大叫：“把麦克风切断！”

众人喝倒他。

“牧师！牧师！”他们同声说。“那个牧师！那个牧师！”于是理查就从一个牧师变成那个牧师。

这呼唤维持了好几分钟。在麦克风断线。理查下台后，呼喊与鼓掌声还继续好久。大会就这样结束。我们从混乱中跑出去。

回到家里，理查的母亲已经从收音机听到这一切。当广播收到干扰时，她以为她不能再见自己的儿子了。

“我以为他们已经逮捕了你俩。现在事情会怎样？”她脸色青白地问。

理查回答道：“妈妈，我有一位大有能力的救主。祂会为我安排最好的。”

当局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但不久共产党就开始解散我们的聚会。我们不久前刚开了一间更大的教堂大厅。每个星期日都有一群相貌粗狂的年轻人从后面推进来，大声吹口哨，呼叫，干扰。

索海因说：“我们该高兴，一群喧闹的会众，好过一群只会佯装听道的会众。”

我们计划街头布道。许多人羞于进入教堂。这街头布道便是接触他们的方法。我们在街上的一个角落聚集唱诗。这是罗马尼亚的首列，过去未有人尝试过。当有人群围上来时，我就开始传达信息，这必须简短有力。

在一个下午，许多人在马拉沙大工厂外示威，反对共产党夺权。我就对员工们谈及救恩。对其中一些人，这是最后的警告。第二天警察就向群众开火，许多工人丧生。

有一次我在大学的梯阶上演说。群众增加，直到满了整个场所。我未曾有那么多听众。人们从旁道跑过来听。交通在布查勒最大的交通中心堵塞。没有人干扰，只有不停的喝采。

后来当我对理查谈及我的成功时，雅努莎就从外头冲进来。

“安娜宝克（Ana Pauker）从莫斯科回来，在大学门外演说。全城的人都说她将要为史达林领导罗马尼亚！”

宝克太太是一位共产党教师（她身材矮小如我）。她到莫斯科去，成为一名共产军官。她皮肤黝黑，是一个犹太人。当我在那公众场所演说时，谣言就说臭名昭著的安娜回来了。安娜曾因为她丈夫马克“不忠于党”，就亲手把丈夫枪杀了。

但没有人能明白为什么安娜同志会叫他们为罪悔改。我们都大笑起来。

\*\*\*

在1947年，当局开始逮捕。他们在选举中舞弊，共产党就完全掌握政权。反对党的领袖，警察众首长，包括诚实与不诚实的，并政府公务员，一律解散。然后就是一切天

主教的主教们与无数的神父，僧侣，修女。他们在晚上逮捕，但我国的宗教节目依然继续向西方广播。数万普通老百姓消失在监狱和奴役营中。其他人跑到森山，成为自由战士。

在苏联人初入罗马尼亚的早期混乱中，犹太人还可以出国，如今却不能了。现在一切边界都封锁了。数以千计已经逃跑了的，丢下他们一切的财产。他们宁作难民，也不要生活在苏联的“自由解放”之下。

雅努莎有理由相信她也是当局要逮捕的人之一。天知道是为了什么罪名。任何人都得会得罪当局。与外国人有交往的，就被怀疑——包括为外国人理发的。

我们悲伤地向雅努莎说再见。我们是那么亲近。

雅努莎哭着说：“就如大卫和约拿单。只是我是约拿单。约拿单获得更多的爱！”

我们彼此拥抱。雅努莎说，“我会设法把你俩带出国。我们将会自由中再见。”

那天理查生病在床。雅努莎知道理查极有可能被逮捕。她弯身吻了他，给他一些应许。

她果然不食言，我们果然重新再见。只是这必须是二十年之后。

恐怖时期开始了。秘密警察突击住家，到处翻箱倒柜。然后你就会被带去“作认罪书。”

他们会说：“不必带任何东西，只不过几个小时。”

外国新闻从业员看见街市上许多标明“肉类，”“鱼类，”“面包，”等的货车，就报道说我国公民得到许多供应。他们不晓得其中载运的不是面包，却是犯人。

然后我们得到第一个警告。理查正在宣道会做工时，一个穿着便服的人走了进来。

“我是里尔萨努警长，”他自我介绍说。“你就是魏恩波？那么你便是我一生最痛恨的人了。”

理查定睛看他。“我们未曾见过面。你是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十多年前，你常常与一位名叫贝蒂的少女同行？一个蓬发少女，喜欢谈话的？”

“好，那又怎样？”

“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娶她？”

“我没想到那个。”

“不，我却想到那个！魏恩波，如果你你娶她，你就会叫我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他真的是这个意思。

“但只是表示没有恶意，”那警长说，“我来给你一点暗示。在秘密警察总部，有一大叠关于你的文件。我看过内容。有人近来通报说，你与许多苏联朋友们谈话，对吗？”

里尔萨努擦着他的粗糙双手。“但我想我们可以商议。”

只要给他一些代价，他就可以消灭那些文件。

我也参与谈话。我们同意一个数目。里尔萨努把钱塞在口袋里，说：“交易成功。那通报的人是。。。”

我马上插嘴说：“不，我们不要知道。”

我不想对那人感到厌恶。也许这是我的愚笨。但在那些日子，我们不晓得一个告密者会毁坏多少人的生命。

里尔萨努耸耸肩说：“随你喜欢。”他就走了。

不久之后，理查就被带去问话。当局没有提及向红军传教的事。我们依然有些朋友，是有影响力的。透过他们，理查得以在三个星期后获得释放。但我们晓得这不过是暂时的。

我们的朋友和协助者们，越来越多遭捕。

我记得一天，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被秘密警察酷刑的人。他几乎不能说话。他的嘴巴变成紫色，肿胀。他曾经是一个友爱的人。他对每个人都发声问候。如今他的双眼只有憎恨与绝望。

共产党利用贿赂和威胁，使一些教会领袖们为他们效劳。拒绝合作的，他们就加上颠覆的罪名。最顽强的，就最先下牢。

他们还有一个政治的障碍：我们敬爱的米迦勒王(King Michael)不肯就范。但在1947年十二月，美国与英国却承认果撒(Groza)的政权。果撒和乔治古，一个诡诈的律师和一个前铁道工人，就成了我国的统治者。他们命令国王下台。军队包围王宫，国王没有别的选择。在那天，“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就诞生了。

我记得一句箴言说：“当一个仆人作王时，地就震动。”

\*\*\*

起初我只是有一些轻微的咳嗽。过了一个星期，我就病倒在床，严重咳嗽。这段日子的饥饿，风寒，并布达拉之行，把我搞垮了。我躺在床上，感到精力枯竭。那时有一位访客不请自来。这是一位苏联女医生。她的面孔充满了悲伤。

亚可丽娜（Vera Yakovlena）夫人只稍微听过我们。她来自乌克兰的一个城镇。该城的神父和教友们，包括她本身，都被送去西伯利亚奴役营。最后能回来的，寥寥无几。

她对我的病，并不感兴趣。她有一个信息传达。

“我们砍伐森林，男女一同工作。我们可以死于饥馑，也可以死于寒冷。任你选择。”

亚可丽娜夫人触摸我的手臂。她的双手满了疤痕。“每天都有人死，因为过劳，倒毙在雪中。”她的声音发抖。

有一次，有人投报她向别人见证基督。她受到的刑罚就是赤足站在雪地上。又有一次，她不能完成工作的数量。于是回营时，就不能获得一碗稀饭。

她说，当她哭泣着走出营地时，在悲伤中，她误入靠近围篱的空地上。这是禁区。

踏进去的人马上就被枪杀。

突然有人呼喝：“嘿！你母亲是一个信徒吗？”

亚可丽娜夫人吃了一惊，“为什么？”因为那时她正在想着她的妈妈。

那个守卫说：“我已经观看你十分钟了。可是我不能开枪。我的右手不能动。它是完全健康的手。我整天都在使用它。你的母亲定然正在为你祷告。”他的声音带着温暖。“快跑。我转脸看另一方。”

亚可丽娜不久后又看见那个守卫。他挥着右手笑着说：“现在我又能使用这只手了！”

她在那营中挨过十年。大多数人都死了，她却回来告诉我们神的能力。如今她是苏联军队的一位医生。

我开始惊讶。我想到的，不是她的奇迹，却是她的痛苦。这是什么意思？她为什么来告诉我这些事？

当她站起来离开时，我软弱地挣扎起来，要求她留宿，或至少等到理查回来。但她已经到了门口。她稍微停顿，说：“我的丈夫也被捕。他已经坐牢十二年了。我诧异我们能否在这地上重逢。”然后她就走了。

十二年？我不明白。好久之后我才晓得

这神的使者来，是叫我和丈夫可以期待将要受的苦难。两千年前，大马色教会的门徒亚拿尼亚也听到主的吩咐说：“去告诉那新信徒保罗说，他将要为我的名承受多大的苦难。”

\*\*\*

那时出国还不太迟。虽然每天越来越困难。数以千计的人都企图买通道路。我知道理查并不真的想要出逃。但他说，“在安东尼古统治下，我们每次下狱，都不会超过两三个星期。在共产党之下，就要好几年。他们也可能逮捕你。那时谁照顾米海和其他孩子？”

然后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一位我们整年没有看见的牧师来访。神曾经使用理查叫他悔改。他曾是一个酒鬼，到每一个酒廊去。理查一晚遇见他，就与他同行，不断辩论和劝勉。当他第二天酒醒之后，就已经是一个新人了。

如今他提醒我们。他几次重复说，“那天晚上你告诉我一句经节，特别启发了我：‘逃命吧！不可回头看。’就是天使对罗得

的那句话。”

他离开后，理查问我说，“你想这是不是神给的信息？为什么他消失那么久，这时却出现？为何又重复说‘逃命’？是不是一个警告，叫我出国逃生？”

我说，“逃生？逃到什么生命去？”于是就进去睡房打开圣经，指出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就得着生命。”

我吻理查：“如果你如今离开，你能不能再传讲这一段圣经？”

我们该晚就不再提出国了。

但几天之后，理查说，“如果我们到西方去，不更能服侍罗马尼亚的教会吗？我们留下，我就跟其他人一同下牢，一起死亡。我会被酷刑，或者被杀。如果你也被捕，便是这宣道会的完结。索海因夫妇是外国人。他们不能久留。米海就会流落街头，变成共产党。这有什么好处？”

我说，“我想我们还是必须留下。”

然后是最最后的警告。我们开始在私人住家举行聚会，这比教堂安全。我们未曾有那么蒙福的聚会。那么多人悔改。就如神晓得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就在最大的困难之前，给我们最大的安慰。

一晚我们在一位富人的家里聚会。那人除了自己的大屋，其他的财产都没有了。连这屋子也不会维持多久。我们轮流守卫。像这样的秘密祷告会，可以令我们全体下牢。

我们将近五十人聚集，通宵祷告。将近午夜时，一位同跪着的妇人，大声叫道：

“你呀，还想要离开！记得，好牧人不会离开他的羊群。他会留到最后。”

她不晓得理查的困扰。我们惊讶的看着她，但她不再说话了。

当清晨临到，我们走过寒冷的街道回家。那时是正月，雪花开始降下。我说：

“我们不能在这时离开。”

理查同意。我们就告诉每个人说：“我们会留下。”众人都非常高兴。

理查坐牢十四年后，在他出狱的日子，这妇人也和我们一起在车站迎接他。她送理查一束鲜花。理查对她说：“我没有后悔听从你的劝告。我甚是感谢。”

### 第三章

## 理查消失了

“理查，你以为地狱是怎样的？”

我们与朋友们一同谈话，不久就谈到共产党。一位我们都认识的政客被捕了。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过了几个星期，他就在囚室里上吊自尽。什么促使他自杀？有人说，“他们必然给他像地狱一般的折磨？”

理查回答：“地狱就是坐在黑暗中，想起你曾经做过的恶事。”

不过数天后，他自己就落在那种地狱中。

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1948年二月29日。理查独自步行到教堂去。我随后也去。当我走到教堂，只见索海因牧师在小办公室

里，神色焦急。

“理查还没有来，”他说。“他有那么多重要事务。可能他突然记得一些紧急的约会，忘了今早必须到这里来？”

索海因牧师必须临时上台，代理查举行崇拜。我打电话询问每个朋友，都没音讯。我开始心里发抖。在那天下午，理查应当为一对新人举行婚礼。

索海因牧师说：“不用担心，你绝不知道理查的行经。记得那次夏令营，他出去买一份早报，直到午饭的时间，才打电话回来说他不会回来吃早餐？”

我想到那个就微笑。那天理查记得一些紧急事情，就搭车回首都去了。如今他也是这样吧。星期日在我们公寓的午餐，虽然没什么好菜，却常常是一个快乐的聚会。我们又谈话，又歌唱，对好些人，这是一周里的大日。

这次我们却是静悄悄的。大家都等候理查。但他没有来。

前一晚我们也有许多客人。理查正在高兴的谈话，突然他停顿了。有人问：“理查，你看来悲伤——什么事？”他却用一句传道书的话回答说，“我指着嬉笑说，这是愚昧！”这完全不是我们讨论的题目。这话

来自他的深心。如今我们明白为什么嬉笑是愚昧。没有人说话。

索海因牧师必须举行那天下午的婚礼。我们打电话到每一个医院。我到紧急部去寻找，或者他车祸了。没有结果。

最后我认命了。理查肯定是被捕了。我必须到内政部去。

那时开始，我们就不断地从一个政府部门转到另一个政府部门，积日成年。我们试图推开每一个可能的门路。

我发现重要的囚犯被关在内政部的地下室。我国有那么多妇女寻找他们被捕的丈夫，孩子，父亲，以致当局设立了一个“询问部门”，专门处理。楼梯上挤满了母亲与孩子们。他们绝望的等候询问。在墙壁上写着一句标语：

我们会无情地对付阶级的敌人

每个人轮流发出她的问题。官员们佯装检查名单，找文件架。但那些失踪的人士，他们总是找不到。

有一个谣言说，理查已经被带去莫斯科。（这种事发生在安东尼古等人。）但我不能相信他丧生了。

每天傍晚，我做了饭菜后，就坐在窗边。我想他今晚就要回来。他没有做什么不对。他不久就会获得释放。共产党不可能比法西斯党更糟。法西斯党常在一两个星期后，就会放人。

他没有回来。我把头靠着墙哭了。我很迟才上床，可是睡不着。一天早上，索海因牧师与我一同去寻求瑞典大使，就是我们过去的同伴。路德斯瓦先生说他马上向外交部长安娜宝克。

宝克太太的回答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我们得到的消息是，魏恩波牧师拿着一个皮箱，塞满外国寄来的救灾钞票，跑出国了。他们说如今他在丹麦。”

大使把这事带到首席部长果撒。果撒重复宝克的话，还许诺说：“如果你能证实魏恩波在我们的监牢，我就去释放他！”

共产党那么充满自信。一旦一个人落在秘密警察的狱室，那人就不再存在了。他们对自己的保密能力很有信心。

如今没有任何人能插手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贿赂，虽然数以千计的人都在尝试。

\*\*\*

一位过去与我同校的朋友克拉尼问：“你晓得内阁部长乔治古吗？他的弟弟住在咱们附件。我听说只要给他足够的酬劳，他就能打开任何监门。我会代你问他的太太。”

乔治古愿意，只要每件事必须绝对保密。但他要求的酬劳却很高。

我在一个市郊的肮脏酒店里会见他。这是他属意的地方。他个子小，穿着一件漂亮的新外衣。

“我是乔治古，”他自我介绍说。“我会安排。只要向我的哥哥说一声，事情就了当。保证？我的话就是了。”

我们能找到他要求的数目，虽然极其困难。我就交上去。

毫无效应。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被欺骗。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遇到许多骗徒和罪犯。这些专业的欺诈高手，有些是共党高级官员，有些只是伪装共产党。

“谁晓得明天谁会掌权？”一位党方要员夜间来到我们的公寓。“也许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他这样想及未来（并现今的金钱报答），于是答应尝试帮助。他会尽力而为，

只要不妨碍他的职位。

我们遇到的第三位共产高官，是一位妇女介绍的。这妇女从学生时期就认识这位官员。他们两个就秘密约会，假扮是情侣，好进行协商。

可是一切都是骗局。

在几个月的徒劳后，一位陌生人在晚上来敲门。这人没有剃须，带着浓重的廉价酒味。他坚持要单独谈话。

“我遇见你的丈夫，”他说。我整颗心都翻转了。“我是一个监卒——不要问什么监狱。但我负责送食物给他。你丈夫说，只要我能给你一点消息，就大有奖赏。”

“这要看。。。你要多少？”我问。

“我冒着生命危险，你知道。”

他要的数目非常高。他不肯减价。

索海因牧师就如我一样充满怀疑。他对这监卒说，“带几句魏恩波的书写文字回来。”

他就从救灾供应品中，拿出一条巧克力。“拿这个给魏恩波，然后带出他的亲笔字条和签名。”

两天之后这人回来了。他从帽子里取出巧克力的包装纸。我读到纸上写着：“我亲

爱的太太 —— 感谢你的点心。我很好 —— 理查。”

这是他的笔迹。大胆清澈，坚决，但也可以写的人心中带着重担。我知道这是他的笔迹。没有误会的可能。

“他没事，”监卒说。“好些人不能承受那种孤独的地方。他们受不了与自己同在。”他的谈话都是酒气。“你丈夫送你他的爱。”

我们同意付那笔钱给他，只要他继续送信。最后他说，“好吧。但有人因为这样做，就得到二十年监禁。你知道，这不是钱的问题。”

他冒着自己自由的危险。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分裂的爱。他爱钱，因为钱能给他喝酒。但他也爱理查。有时他会给理查一块额外的面包。他继续给我们送口信。

“你拿钱了干什么？”我问。

“喝到烂醉！”他笑道。但主已经触及他的心。虽然还没有触及他的喝酒习惯。

索海因和他的太太马上放下一切事务，特为提拔我的勇气，营救理查。索牧师和我一同去瑞典大使馆。大使马上接见我们。他看到理查的文字，马上电报给我国元首说：

“你答应说，如果我们能证实理查正在

罗马尼亚监牢，你就释放他。如今我有那证据了。”

果撒把那纸条传给外交部的安娜宝克。他的玩笑开错了。安娜就召见这瑞典大使，向他大发雷霆。如果她已经说魏恩波逃到丹麦，那便是事实。她不会被一个小国外交官干扰她的本国事务。她绝对不是一个随便信口开河的人！

这位大使就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他的上级诘问他，这样干扰他国的内政，是否明智。路德斯瓦回答道，他的良心叫他必须帮助一个他肯定是无辜的人。罗马尼亚的国家部长欺骗他，他的责任便是抗议。

这大使是属神的人。地上的政权不常会赏识这样的人。他被召回国解职。

不久后，果撒就被调到一个更空虚的职位，成为国家大会的主席。有一次，他遇见罗马尼亚有名的讽刺家巴斯德里。他诘问巴斯德里带刺的笑话。

“我有权诘问你 —— 我乃是国家的主席。”

巴斯德里回答：“那是我还没有作的一个笑话 —— 你是国家主席！？”

受逼害的人用苦涩的笑话报复。犹太人善于创造悲剧式的笑话，就是这原因。但如

今你可以因为一个笑话就下牢：巴斯德里就被送去监狱六年。

索海因是第二个被对付的。他被逼出国。他不再能帮助我们了。但我们还有忠实的朋友，虽然作我们朋友的，就意味危及他们自己。

政治犯的太太不能得到粮票。粮票只给“工人。” 政治犯太太不能获得工作卡，就没有粮票。

“那么我怎样生活？还有我的孩子？”

“那是你的事。”

\*\*\*

米海又成为我唯一的孩子。在理查被捕之前，我们就丧失了来自罗马尼亚东部的六个孤儿。那时我们听到苏联人决定增加人口，填补他们侵占我国的两个东边省分（伯萨拉比省和布克维纳省，）我们意识到当局不久就会把这些纳粹屠杀后的孤儿送去那儿。数以百计的犹太孤儿都可能被遣送。于是我们想，不如趁早送他们去巴勒斯坦，到新以色列去！我们在忧伤中作了这个决定。这胜于等候苏联人的安排。

他们就加入一大群难民，登上一条土耳

其船，布尔布尔号。过了几个星期，我们还没有他们抵达的消息。理查每天看来更消瘦。一个国际寻索队伍开始从黑海找到地中海东部。毫无踪迹。众人猜测布尔布尔大概是撞到战时的海雷，全船人都灭顶。这船出发了，却没有抵达。

那疼痛不能形容。我们爱他们就如是自己的孩子。当我们最终接受他们丧失的事实时，我不要见任何人，也不要和任何人谈话。我的一切信仰，有关复活，永生，如今面对严峻的考验。我必须明白，你不能在死人中寻找你丧失的孩子，必须是在活人中。我多次以为自己挨不过去了，但主却给我力量。一天，神的一句话安静的进入我的心，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重新明白“忍耐”的意义。这词在新约多次出现。在希腊文，这字hupomone意思是“保持留在下面”：接受神给的疼痛。这将会大结果子。神不单赐予，也会取去。如今祂又赐我许多青少年。

那时我在忧伤中安慰米海。他哭得那么悲哀。我抱他在怀中，告诉他说，理查曾经提及的一个故事。这来自犹太人智慧书《拉姆》。

它说到一位著名拉比的故事。一天这拉

比不在家时，他两个孩子爬树跌死了。这对孩子非常漂亮可爱，又倾心于律法。这拉比的太太就把他俩抱入房间，盖上白布。到了傍晚，拉比回来了。

“孩子们呢？”拉比问。“刚才我在学校里，找他们不着。”

他的太太递上一杯饮料。他就为安息日的结束而赞美神，干了那杯，然后又问：

“孩子们呢？”

“他们不会很远，”她说，然后又在他面前摆设了食物。

当拉比吃完了，向神谢恩后，这太太就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要向你请教。”

“问吧，”他回答。

“几天前一位朋友把一些珠宝给我代为保管。如今他向我索回；我该归还吗？”

“什么话！”拉比回答：“别人的东西，不该归还别人吗？”

“不，”她说：“我想凡事最好先得到你的同意。你且来看看那些珠宝。”

于是她就带他进入房间。她拉开白布给他看。“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拉比哀嚎。那母亲就转身痛哭。

最后她提起丈夫的手说：“你不是说别人的东西，就该归还，越早越好吗？赏赐的

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不是應該讚美的嗎？”

\*\*\*

在1948年，正当那么多悲伤的事故发生在我們身上时，我的心同时为历史上一件至大的事件而欢喜。以色列成国了，正如经上说的。

“我必把他们从众国召回，就是我在烈怒中赶散到的众国中。”神这样对先知耶利米说。这归回是神预先安排的。祂赐福给犹太人之父亚伯拉罕，全球也都因此蒙福。如今我看见神的计划成就了。当众先知预言神将召回祂的百姓时，他们不晓得犹太人将会被散布到多少国家和大陆。如今人们最愿意解译他们看见的大事。那些多年不读圣经的，如今也开始考察圣经，就如这圣经是刚才出版的。人们重读以西结，耶利米，亚摩斯书，要晓得下一步该如何走。

罗马尼亚首先出现大移民。纳粹已经杀了五十万名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留下的犹太人不堪共产党的折磨。这些共产党起先看来好些是释放者。我国东部的省份，被苏联并吞后，苏联人就把犹太人从街头拉去，到苏

联当矿工。唯一不同于纳粹的是，如今苏联人不单拉犹太人，也把罗马尼亚人一拼带去。他们被带上罗里就出发，连向家人告别的机会也没有。其中鲜少能回来的。

一位来自我本乡的青年告诉我说：“我的哥哥躲在一个碗碟柜后面的洞里，足足四个月，避免被带走。我出来时只有身上穿着的衣服。我告诉一位苏联官员说，他可以拿去我的公寓单位，并其中一切，和我的每一分钱，只要给我一张离境通行证。我得到后就马上离开。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它是每个人抢窃每个人，抢个光。”

在以色列诞生不久后，安娜宝克就与这新政府签下条约。罗马尼亚容许犹太人离开她的共产乐园，只是必须付钱。罗马尼亚共和国急需外汇。它出售本国犹太人，价钱依照那颗头脑的斤两。科学家，医生，专业人士，必须加价。

每天晚上，群众都在护照部门外等候。老少不分，连祖父母和包在毛巾的婴孩，都睡在走廊上。一个故事说，一位陌生人看见犹太人从警察局排到国会广场。

“这排队是等什么？”他问。

“等橙子。”

“但对面那间店，不是有好些橙子吗？”

不见有人去买？”

“啊，我们却想要那长在树上的。”

政府要把“以色列行动”维持低调，不让多人晓得。他们安排特别的火车，从偏僻的地点出发，从来没有直接从首都车站出发的，而且只在入夜才起行。但总是挤满人。

每天晚上，我们都含泪送走朋友们。

“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见！”这呼喊数世纪以来就在犹太贫民区与犹太会堂里回响。但这次却是真的了，这叫我的心那么充满欢喜。

出埃及记说及“闲杂人”与犹太人一同离开埃及。这时也是如此。许多人也假扮犹太人，乘机逃离共产主义。

有一位警察高官对我说：“如果你给我钱，又帮助我作为一个犹太人，得到离境准证，我就把你的丈夫放出监牢。”一位我信赖的朋友说这警察能办到他应许的事。这给我新希望。我告诉米海。

那时他十岁大。他比一般孩子长得高。双眼常带着问号。在学校，他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社会渣滓”的孩子。这是艰难的功课。米海崇敬他的爸爸。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会被当局逮捕，下狱，是不容易的事。有

时我极其担心米海的信心。当我告诉他这新希望时，他非常兴奋。但第二天早上，他的兴奋就消失了。

他说：“妈妈，我作了一个梦。我看见我们的邻居拿着他的帽子，要求两只小鸟进去。它们在旁边飞，不久就飞去了。”

他说这意味我们的计划成空。几天之后，我们听说那位警官自己被捕。米海多次在他的梦中得到预警。

每天都有更多人消失。有一次，一些有名的囚犯被释放。当局使用救护车把他们送回家。他们向家人显示所遭受的酷刑印记。当共产党估计恐怖的印象已经达到了，这些前囚犯们又被重新被捕。

我想到理查可能那个时候受酷刑，就哭泣。我恐怕他会崩毁，出卖朋友。他曾应许说，他宁可死，也不会那么做。但一个人能够挨得起多少痛苦？彼得也曾经应许说他不会否认基督。

如果理查死了，我晓得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相会。我们同意在天城的十二城门之一，便雅悯门相会。耶稣曾与门徒约定，在他过世后，他们将在加利利相会。祂果然如约赴会。

## 第四章

# 我的被捕

在八月的一个晚上，我迟回家。米海那时住在乡村朋友的家，于是我可以自由侍奉。我们妇女们在秘密中作教会工作，伪装护士或清洁工人。那时已经是深夜十一时左右。我刚为一个生病在医院的妇女，打扫了她的家。她有六个孩子。她丈夫的土地和储蓄都被共产党充公了。

我行过街道回家。我已经太疲倦，打算不吃饭，马上倒头就睡。

但我看到我的侄儿，情绪惊慌（他等着移民去以色列，暂时住在我家）。他说有一个可疑的人曾经来访。

“那人自称是来自政府的‘生活空间部门’，”侄儿告诉我说。“他声称要安排更多人住在这公寓里。但我肯定他的意图是了解，除了前门，这个单位还有多少出口。”

我晓得什么将会发生：警察不久就会突袭检查。我不感到意外。我太累了，不去理会它。米海在神的恩手中。那是唯一重要的事。我倒头就睡。

在清晨五时，他们就大力大门。我侄儿开门。我听到呼喝声。鞋子登楼梯声。“你叫什么名字？”

“希特勒，”我侄儿回答。他正是有那

糟糕的名字。

“什么！逮捕他！”

我可怜的侄儿尝试解释。他的妈妈嫁给一位名叫哈斯可-希特勒的传统犹太人。这场误会很快就完结。他们发现他与希特勒其实没有关联。他们把他推开一边，开始进入睡房。

那时我与一位女访客同睡。她是一位亲爱的主内姐妹。我两坐起来，包着被褥。

他们大声呼叫，把我们的房间翻箱倒柜，佯装要找隐藏的武器。我们被逼在他们面前穿上衣服。随后他们就把我带去警署问话。

正当他们带我出去时，我随手拿起一小包礼物。这是一位教会姐妹送的。我还未打开来看。原来里面是一对长袜和内衣。这成了我在监狱中最珍贵有用的东西。

我被带到一间大房子，里面都是妇女。有些坐在长凳，有些坐在地面。房门不停地打开，容纳更多被捕的女人。我看见房中有一位自由派政客的太太，又有一位我曾在报纸上看见的社交妇人，还有一位穿着迷你裙的女明星，又一位是皇宫的女史。

我们都是罗马尼亚的“社会渣滓”，“危险分子”。

到了晚上，已经有几百名妇女挤入这房子。这是全国的逮捕，是为了八月23日，就是苏联进驻的日子。共产党称之为解放日。

我们在一盏灯泡下密缩在一起。没有食物和饮料。每个妇女都缠绕在自己的惧怕中。

我们要等多久？我们的孩子们怎么了？米海已经见不到他的爸爸。如今他母亲也被夺去。我们的家和其中一切都要被当局充公。米海就只有仰赖朋友们的善心。但这些朋友们自身也在危险中。

当我为米海祷告时，一个妇人跳起来，用拳头打门。她呼喊道：“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其他人哭着叫丈夫，爱人，孩子。我身边的一位妇人急心疯发作，昏倒了。另一个病了。唯一的厕所爆满。每逢大门开时，守卫就把新捕的人推进来。这些人都怒气冲冲的对守卫们叫道：“我没做什么呀！”

那位女明星信心满满地说：“我肯定会被释放。你们等着瞧。”

她们以为她们的无辜就能救她们！她们不晓得什么是共产国家。

警方对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你们只是到警察局去做一份报告。”其中一些人必

须呆在那儿十年，作这份‘报告’。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到同乐队的鸣奏。自由日的游行正在进行（人民都必须出席。）我们这房子的玻璃窗被涂漆，不能看见外边。但如果游行的队伍会从我们的下方经过，我们便是在布查勒主要街道的警察扣留所。这条路叫维多利亚街。

我们听见几千皮鞋踏地排操行过的声音，并呼喊的口号：

“八月二十三日是我们的解放日。”

众人又喊道：

“在监狱的小偷和卖国贼，都该处死！”

“可耻！”这些社会渣滓们喃喃地说。

罗马尼亚开国以来，未曾有那么多人被铐在铁链中。

我们除了等候，什么也不能做。时间是怎样挨过的。我在那间大房子里，白天晚上，仿佛时间已经停顿了。我体会地狱就是这样，没终没了。

最后守卫们给我们黑面包，和用大铁桶带来的稀饭。

第二天一名曹长开始叫名。他们会放我们吗？

我的名字也在最先的一群人中。他们又给我们加上眼罩。我被带上一辆卡车，送去秘密警察总部，在拉赫瓦街。

在他们把我推入一间小囚室之前，一名女守卫问那些已经被关在其中的人说：“有谁晓得这妇女？”

没有人回应。于是我就被容许加入她们。当局的策略是，不让朋友们相聚在一起。你不能得到任何安慰。在这段问话期间，他们不容许你留在一间狱室过久，免得你在里面结交了可以信任的朋友。每个新进来的犯人都可能是当局的奸细。为了观察其他的犯人。

在这间囚室，除了一位年轻的医学生之外，都是农家妇人，都是随意逮捕下牢的，只为制造人民的恐慌情绪。那时罗马尼亚开始进行集体农场，人民普遍大反抗，不愿耕地被充公。被杀的农民不知其数，被拉下监牢的接近十万人。

好些日子后，他们把我关在单独狱室里。我的狱室只有一个钉在墙壁的铁吊床，没有马桶——每个犯人首先希望得到的东西。我多么困难。马桶比食物或温暖或光线更重要。当恶劣食物引起腹泻，或“问话惊恐”引发的腹泻时，你都不能要求守卫让你

上公共厕所。他们只容许你一天三次去如厕：清晨五时，下午三时，晚上十时。

在墙壁上的高处有一个铁条小窗。这囚室又冷又湿，虽然才是八月。我多么庆幸带着一对长袜，和穿着夏天的轻大衣。

他们要等多久才会叫我呢？他们会问我什么？我记得过去与警方的纠纷：在警察局对面的咖啡店等待理查。理查曾说，“地狱就是在黑暗中想起过去的罪恶。”我已经尝过无数这种黑夜。如今又是了。

守卫带来食物——煲大麦。那守卫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这种年龄的人比年轻人好。有时他会说一句同情的话。

“今天的稀麦比较浓！”他喃喃地说。他显然是其中一个还以为美国人会来的人。

他曾一度愿意替我走私一封信。但我怀疑这不是一个陷阱，诱捕收信的朋友。

他低声告诉我说，一次他问一名军官，“为什么那么多人下牢？”

“你少管闲事，不然就多一个笼中鸟。”军官回答。

然后这老守卫就高兴的笑道：“后来怎么了？第二天他们就逮捕了他！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自此就消失了！”

在晚上我试探塞耳不听钢门的呼然声

响，军鞋钉底的尖嚓声，和守卫们的污言秽语。

每次靠近我的几扇铁门被打开锁头时，我都以为他们正在开我的房门。但他们在漫长的数日之后，才叫我出去。

\*\*\*

房门打开了。

“转向墙壁！”

他们把我的双眼蒙蔽。我感到黑暗惧怕，当他们拉着我的手臂，向左，向右，再左，再右。又是一个角落直转。他们带我去枪毙吗？死在黑暗中，不给任何预告？

最后我们停了下来。面罩除去了。阳光使我睁不开眼来。我在一间大房子里。守卫把我引到一张椅子上，我坐下来，前面有一张桌子，我用一只手靠着桌子，扶持自己不至于跌倒。这是一张橡木大桌。桌子的对面坐着两个穿着秘密警察蓝色制服的男人。一位留着胡须的大块头中年上尉，另一个是面孔白泽的年轻少尉。那少尉是前来我家捉我的警察之一。这少尉一直在盯着我，似乎晓得一些事物。他的双眼碧蓝。他漂亮的面孔

叫我想起某人。无缘无故的，他自己会开始微笑。

我感到战惊。后来我认识到，他看来好些是多年前我曾在巴黎爱过的那人。他的面孔真的像那人。

我想他们会指控我一些事。可是那上尉只是不耐烦的说，“魏恩波夫人，你晓得你针对国家的事件是什么。如今你就写一份详细的报告。”

“可是我该写些什么？我不晓得为什么你会把我带到这里来。”

“你知道很清楚，”他强调。在一张旁桌上有纸笔。我就写下说明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被逮捕。上尉看了看，点头，就轮到另一个犯人。

在回去囚室的途中，守卫向我呼喝，又把蒙着眼睛的我推向墙壁。当最后抵达我的囚室，门在我身后关上后，我看见这守卫的眼睛正在窥视小洞外观察我。

“现在你就坐在好好想，直到你会写出那长官的吩咐。不然你就要面对处置！”

酷刑。欺负，戏弄，侮辱。给人心理折磨，好叫人面对问话时，可以乖乖听从命令。他们播放哭喊的声音。在走廊用播音器转播枪毙队的声音。还有一个母亲被夺去孩

子的声音。

又有身体的酷刑。我看过他们在囚室里进行酷刑的结果。我们都晓得回答问话的难题。我们已经在纳粹时代面对这个。一些人相信，你不可撒谎——就算是为了救人，也不能说谎。他们按照那信念而行。但爱比真理更重要。我不会告诉一个小偷说，我家里的钱藏在何处。一位医生会用计误导一个拥有枪的疯人，好叫他交出自己的枪。共产党的憎恨是无理的疯癫。我们有责任误导这些意图毁灭人类的人。

\*\*\*

这名上尉和他的助手第二天等着我。他有一列问题写在一叠纸上，随问随钩。他们寻找对理查不利的消息。

我记得那上尉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他的助理少尉就转过他如雕刻品一般的头来，给与会心的微笑。

他们正在寻找理查的弱点。理查面对的问话肯定是无情的。上尉好久才来到要点。他发表一些称赞共产主义的小演说。他向我肯定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魏牧师的朋友。他们愿意释放他，但需要一些消息。他问理

查在某些场合，对同工们说了些什么。

我回答说，我们谈的是宗教，从来不提政治。

上尉真诚的微笑道：“魏太太，圣经充满了政治。先知们反抗埃及政权。耶稣也反对当时的统治者。如果你的丈夫是一个基督徒，他必然对政府有清楚的看法。”

“我的丈夫对政治不感兴趣。”

“但他在米迦勒王出国之前，曾与王会晤。为什么？”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国王与许多人会晤。”

“那次见面多久？”

“大概两个小时。”

“在那段长时间里，从来没有提到政治？”

“就如我说的，我的丈夫对政治不感兴趣。”

“好，那么他说了什么？”

“有关福音。”

“王怎样说？”

“他很表赞同。”

少尉几乎笑了出来，赶快把手掩盖口。从上尉的眼神，我想他不久就要给少尉一顿大骂。

上尉的笑容越发真诚。魏太太，你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妇人。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态度。“你和丈夫都是犹太人。我们共产党把你们从纳粹的手中救了出来。你们该感恩。你们该站在我们的一方！”

他的眼睛缩小了。他更慢地说：“你丈夫被指控反革命活动。他可能遭受枪毙。他的同事们已经开口了。他们支持针对他的指控。”

我的心几乎跳上喉头。他撒谎。他正在观察我的反应。我尝试看来无动于衷。他继续说：“可能这些同事们不过是为了自救。可能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不能决定。除非你告诉我们每一件事。那些在你们宣道会中工作的人，他们常说的是什么。每一件事。坦白的说出来，把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说出，你的丈夫明天就得自由。”

上尉转身与他的助手微笑，要他一同分享快乐的憧憬。他的学生就鼓舞地说，“你也就能回去自己的家庭了！”

那想法多么吸引人。我把这梦想推开，回答道：“我完全不晓得那个。”

回到囚室里，摸着刚被守卫打的伤痕，我把脚顶在床脚，心里想，可怜的理查，他的脚必然悬吊在床脚外。他个子那么高。

他们现在对他做些什么？有时我准备为他的安全，什么话都愿意说。不久我就战惊。我要他活下来，又要他坚持不投降。这两个相反的意愿在我里面挣扎。

\*\*\*

那上尉看来疲倦。他的眼睛有些浑浊，但其中却有一丝得胜的光彩。他不耐烦地用手指敲打桌面。这次的问话集中在纳粹。我认识什么德国人？我们与他们有什么关联？我知不知道，有人因为运送纳粹党人，就被枪毙？我为什么在家里收藏德国军官？

我可以真诚地说，我没有收藏纳粹党人。在我的心目中，那些德军不过是普通德国百姓，不是什么纳粹党。他们在缺乏当中，我们无需操心他们信什么，属什么派系，都该帮助。就如我们帮助受逼迫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那么你就是否认这回事。好，我们会给你一个惊奇。”

他按下抽屉里的一个电按钮。守卫们就带入一个我马上就认识的人：斯提法尼古。他在1945年与我们在一起。他晓得我们为德国人做的每一件事。

他满姗而来。上尉神经紧张的眼神传到他的助手，又传到我。这位斯提法咽了下喉头，就闭上眼睛，不看外边的世界。

“现在，斯提法尼古，”上尉说着，点燃一支雪茄。“告诉我们，魏恩波一家如何在自家里接纳纳粹党人。你当然晓得这妇人？”

“不。”

“什么！”

“我从来未曾见过她。”

“你撒谎！”

“不，我没有，长官。”

斯提法又再闭起眼睛。

上尉大叫。他把脸孔靠近斯提法，直到只有一寸之遥。他鼓足满胸的怒气，大声咆哮。

斯提法却坚持说他不认识我。但其实他很晓得我。他曾对我不怀好意。神却在那时叫他眼睛瞎了。

最后，那位上尉不再耐烦，就吩咐守卫把他带去了。上尉又再满心疑惑的看着我。他似乎在想：“这可能吗？有没有犹太妇女会为了接待纳粹党，就连自己和丈夫的生命也不顾？还有，她自身的家庭成员，全数死在纳粹手中。于是他转而问我有关我们在苏

军中的工作。

我幸亏得以避开这些危险的问题。

当我回到狱室，我就想起那些身材高大的红军男孩，充斥我们的公寓。他们听到福音时的反应，多么的单纯。当理查告诉其中一位时，他听到基督在第三日复活，就高兴的在房间里跳舞。

这天的经历给我鼓励。我感到神在这孤独的囚室里与我同在。神给我力量，胜过有关印刷俄文福音书和接受外国救济金的问话。或者最糟的已经过去了。

在墙角有一块石灰掉了下。我拾起来在黑色的被褥上画上一个大十字架，满心感谢。

\*\*\*

新的问话官是一个高大发汗的光头佬。我在那充满墨汁的桌子前站了好久，听他读出一个褐色文件夹的文件。

那位金发少尉用一本厚练习簿作记录。他不时抬起头看我，就如他晓得一些我不晓得的事。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上戏院，晓得紧张刺激的故事即将发生。

那位秃头长官的双手都长满毛发。最后

他开始了。那些问题都是私人的。有关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行程，我在巴黎的学生生涯。他是热情友善，很通情理。

“现在是你的性生活史。我想你曾经有过一位男朋友？你最初的经验？他如何亲近你？你又如何回应他的吻？以后又如何？他当场就得着你吗？在哪里？或者那是留给第二位？告诉我们，这两位男朋友的不同点。或者是三位。我们要完整的报告。”

这些温文有礼的问题就如给人当面刮一巴掌。

那少尉看着我。他的舌头舔着嘴上，直到它抵达口角的一粒小红疮。

“把这些都写下。我们要每一个细节。我肯定非常多。”

我尝试沉默。

“你没有权力问我这些。你可以控告我反革命，或任何你要的事。但这里不是《道德法院》。”

那些毛熊熊的手指敲击桌面。

“我们要怎样就怎样。传闻你就如一个圣徒。我们不以为是。我们晓得另一面。如今我们拆露你的真面目。”他盯着我，目不转睛。

“就如一个娼妓，”少尉说。

“我当然不说。”

“我们就看你说不说！”

这秃头官不断地用污言秽语向我咆哮。他不时用肥厚的粗掌击打桌面，中断了自己的问话。

我满身是汗。我感到头晕。我想我可能会昏倒。我坚持不书写。

过了一个小时，他停止了。那少尉已经坐回原位。他们肯定已经多次重复这种把戏了。这是一场没有看头的低级戏。

“我们有的是时间。”秃头官说。

直到如今，这拷问官还有一个杀手锏，未曾动用。

“你的丈夫已经承认是一名卖国贼，又是一个奸细。”他渡过桌子，直喘气到我的面孔说：“除非你告诉我们你的性生活，不然就不能离开这里。”

他好久这样对待我。

我战惊。

回到狱室之前，他们把我的面罩除去。我看到我房门的数目。

七号。

我正在七号房中。这是创世的日数。也是七灯台的数目。

我躺在床上哭泣。过了一会儿我安静了

一些。我的身体躺在黑暗中，但我的灵魂却上升，超越这监狱。

我记得这话“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果我的生命必须完结，已经到了必须说“完了”的关头，我就要向父母，朋友，并那靠近我身旁的贼说友爱的话，就像耶稣做的。神与我共度患难。

“起来！”

红脸的狱卒米卢正在门口。我就起来，转身面向内墙。

“这里不是客栈。如果每个人都躺在这里发肥，人人都要争着进来了。你必须学习监牢的功用是什么。”

在罗马尼亚文，米卢意即羔羊。但他却不是。除了每天早上的定时检查，他还不时突击检查。

“转身看我。有什么要报告的？”

“我可以有一只汤匙，用来喝粥吗？”

“如果你要向我说话，就必须闭嘴。”

他为自己的笑话而发笑。这使他在罗马尼亚的监牢出了名。他们说他曾战前，在咖啡店卖鞋带。

他得到这份差事，是因为刻力作当局的情报员。他必须向每个人证实他的重要性，在每一种场合。

中午有一顿油液的汤粥。你必须把它喝光。这是规条。禁食抗议的人就被强逼进食。两个狱卒按着你，第三个就强喂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得到比较丰富的粥，加蛋黄与糖的粥，好保持“病人”的体力。他们说这等于普通粥的三天养分。于是人们拒绝进食，希望可以得到强逼喂食！

我想到当我们刚结婚时，理查如何挑食。如今他该多么欣赏家里煮的食物了！

我们都心中记得摩西的第二部书，出埃及记里头的记述。它说以色列的孩子们脱离埃及的奴役。

每天晚上，我在七号囚室重复这些经节。我晓得理查在某处也同样作。神必拯救我们。

“预备好回答我的问题吗？”又是毛熊熊的手，散发酒精和烟味。“我们可以听到一位圣徒的性生活吗？”

那个金发少尉看了看他的上司，似乎对这粗鲁的开头有些惊讶。

他又打开他的记录本。我想他应该是一位新入行的“劳动领袖。”可能他是一个工厂的聪明小伙子，希望获得提升，却被安排进入拷问的行列。

秃头长官又重复他满口肮脏话的日常功

课，长达二十分钟。我重复说他没有权力问这种事。他停顿，点一支香烟，走了出去。我以为那少尉会取代上场。可是那少年官员却继续看他的书。

我看向他，感到有些战惊。我的眼睛不能好好聚焦，双膝也几乎不再能支掌。我一夜没睡。

他多么像过去巴黎的男孩。那青年如今在哪里了？他俩都是英俊的。可是一个漂亮面孔的后面，可以隐藏多少的东西？他不时提起头来看我，发出他那晓得某些事的微笑。就如他晓得他那鲁莽长官的一切问话的答案。

我站了三个小时。这是相当平常的做法。为了避免浪费他们的空闲时间，他们会叫一个犯人来，叫她站在那儿，正当他们自己却在阅读。当一个犯人到拷问室，他们就签下一张收条；当犯人出去时，就签另一种收据。这就是他们作业的官方记录。

秃头长官回来继续诘问我一个小时。我与谁睡过，我与他们作了什么。

我非常疲倦。这过劳就如黑暗的潮水，一阵阵的涌上来。但我却找到力量回答道：“我不会告诉你有关你的问题。”我不给他任何一点消息。最糟糕的“性历史”也不能

阻止一个人成为最伟大的圣徒。喇合曾是一名妓女。但她依然大得尊荣，而我们却被遗忘了。

这长官终于发出一句秽话说：“把她带走！”

当我被带出去时，少尉正在打呵欠，伸懒腰。

好些日子之后，他们把我带回大囚室，与别的犯人一起。这囚室就如一只大冰箱。冬天就要到了。众人都羡慕我的长袜和夏天的大衣。我是富有的！

我尝试分享我的财富。这外衣有时可以给一个人当被褥使用，有时可以作为彩衣，加强我们的信心，去面对问话。我把那双长袜送给一个只穿着一件单薄衣服的少女。她得着时，眼泪在白泽的脸上直流。

这间囚室里，有四个妇女穿着整套晚装。只是这些白色晚装，在监牢污秽的地面拖，不很理想。

“那时我们刚从美国大使馆看戏出来。”其中一位说。“那是一套有关北极熊的电影。我们正在乘一辆德士回家。半路就被拦住。他们就把我们送去秘密警察总部。

‘我们晓得，你们是美国特务！’”

她们被连日拷问，挨饿，不得睡眠。她

们坚持不认罪。如今她们等候审判。她们漂亮的服装已经成为烂布。晚装已经撕开，作为手帕，面巾和其他用途。

每个轮流穿到我的大衣的，都笑开怀了。

“你要不要穿着去拷问？”

“好呀。这给我勇气。在那些野兽面前，我的单薄衣服就如没有穿衣一般。”

狱门突然尖声打开，我们的心都给吓了一跳。

“你，”守卫说。他们从来不叫我的名字。魏恩波是德国名。这w音常常叫他们困扰，咬不准。

“戴上脸罩。”

又是长长的蒙眼走廊。

我进入一间充满男人声音的房间。突然一切沉静了。我可以感到众人都在看着我。这是令人毛发竖立的感觉。我听不到什么，眼睛又被蒙着，但却可以感到被人注视。

“把面罩拿开！”

那强光令我头昏。这是一所新的拷问室，相当长，没有窗口。它就如在地下。在一张长桌子后面坐着十名制服官员，包括那三个我曾见过的。他们都定睛看我。

“你晓得你的丈夫怎么了么？”

“但你们不晓得吗？”我说。“应该是你们告诉我！”

“坐下来，”那位留着胡须的上尉说。“如果你合作，回答我们的一切问题，我们就容许你见到丈夫。”

我真的相信他们能办得到。我们没有犯任何罪。或者理查已经被审讯，如今已经获得了释放。那些日子我多么无知。

他们在桌子上摊开许多相片。有男有女。一名曹长逐一举起了。

“这是谁？”

“这是谁？”

“你认识这人？”

“你认识这人？”

在这其中，我认识一个人。我尝试眼睛木然，继续说不。

那人是一个亲爱的朋友。他是一名苏联士兵，在我家受洗。这是一张警方的照片。他的相貌改变了那么多！他如今在哪里？我不断地说：不，不，不。同时摇头。

他们呼喝，欺负。问题，问题。有些我不能答，另一些我不愿答。这是冗长的拷问。我被声音和强光弄得混乱了。我的头发昏。

“我们有方法叫你说出你不要说的。不

要自作聪明。这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也浪费你的生命。”

那重复，强求，叫人发疯。我的神经几乎被拉至断裂。

过了许多小时后，他们才把我送回囚室。我躺在草席上大声哭泣。

“你不许哭泣。”狱卒站在门口说。

但我不能停止。我的眼泪也影响同伴们。她们也开始痛哭。

那狱卒就转身把门关上，走开了。

我哭了两小时。过后我开始尝试思想。他们问的，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我提到的任何人，都会被捕，被拷问。我必须不说任何名字。我想如果再来几个这种拷问，我真的挨不下去了。

但下一个会面，他们却用新法。那秃头长官独自一人，正在微笑。

“魏太太，你才三十六岁。这是一个妇女的最好时光。为什么你那么顽固？为什么不与我们合作？只要你给我们那些出卖者的名字，明天你就可以出狱。”

我不回答。

“让我们理智的谈。每个男人都有他的价码。每个女人也是。你听过一个故事吗？一个男人在夜总会里，问一位待应生说：

‘那位金发少女多少钱？’ ‘她要价一百法郎。’ ‘那个绑发的呢？’ ‘很特别，五百法郎。’ ‘那么，那个正与一个男人谈话的呢？’ ‘啊，不，她已经嫁了给那男人。除非你出一千法郎，不然就休想得到她。’ ”

他为自己的笑话，大笑了一场，然后用手帕摸脸。

“你是一个正当的妇女。你可以加价。犹大为三十块银子就出卖他的老板，太是愚蠢。他可以出价三百。告诉我们你要的是什么。要给你并你丈夫自由？要给他一个好的牧区？我们会照顾你的家庭。好不好？”

当他说完了，我沉默了好一段时间。最后我回答说：

“谢谢你。但我已经把自己卖掉了。神的儿子为我受刑舍命。我透过祂可以到天堂去。你有没有什么报酬，比这个还好？”

这秃头突然看来很疲倦。他的声音粗糙，失望。他抓紧拳头，我以为他会打我。可是他又把手缩回，放松自己的头颈，深深叹息。

\*\*\*

十月二十三日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

但想起这日的快乐，只令我更伤心。

冬天来了。米海那么容易伤风。他睡觉时常常移动，容易掉被褥。谁为他拾起来？

有时米海也会执意偏行。我们有一次去野餐。虽然我已经告诫他不可以喝一条闭塞的小溪的水，可是他还是去喝，于是喉痛了数周。他又不听话，爬上一棵树，掉了下来，几乎跌死。谁能制止他不冒险行事？他有一位亲爱的姑姑苏萨娜。可是这姑姑已经有许多棘手的事要处理。每天都有上百种的担心，把我刺透。

在十一月，监狱长会亲自巡视每一间囚室。当局通知一小群妇女说，预备在十分钟内离开。他们不许任何询问。我们充满惧怕的收拾自己的几条烂布。我们随时可能被释放或被枪毙。

其实我被判去奴役。在我缺席之下，审讯团决定我该被送去奴役二十四个月。在那段时间完结后，他们就要给我新的刑期。我们数千名是被列为“服务人员”的囚犯之一。我们没有审讯的权力，直接就被送去奴役营。那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下判了。

如今囚犯也是国家经济资源之一。这种奴役营全国都有。凡是不符合共产世界的

人，就被送进去。这包括罪犯，牧师，神父，妓女，富有的地主，还有工作不达标的“破坏分子”。这些人都是必须重新教育的一群。这些奴役营非常大，固定的人数有二十万男女成年与孩童。年龄从十二岁到七十岁。东欧诸国都实行这种“社会重组。”

共产国家作自己喜欢做的，党报从来也不发表有关法院的审讯或判决。它只会报道政府如何创造工作给每一个公民。它形容共产国的经济奇迹！不像西方世界，百万计的人民正在挨饿。

西方一些重量级人物指出，罗马尼亚是一个典型的模范，完全解决了失业的问题。

在参与这种非凡经济计划之前（在领受国家安排的工作之前），他们把我暂时送去吉拉瓦监狱。这是全国最令人惧怕的监狱。

## 第五章

# 吉拉瓦监牢 (Jilava)

当我们乘坐的囚犯罗里车突然在行驶中往下沉之后，马上就停顿，然后熄火。我们听到敲击铁管的声音。大家都在不舒服的肃静中等候指示。

“除去面罩！”

我们正在一个巨大的地下室里——没有窗口。墙壁因为石头地面的油溢而发亮。穿着制服的女守卫们到处行走。一个强壮的女守卫，姜黄头发，举起一根手指，警告我们说：“我是阿斯巴拉曹长。名字硬朗，性格也硬朗。你们不要忘了。”阿斯巴拉在罗马尼亚文意即“刻薄。”

她与一位也富有吸引力的同事一起在桌子后面坐下，另一位书记正在记录姓名。

“所有多余的附加衣服，”阿斯巴拉叫道，“都要在进入这里之前脱去。现在就除掉。”

他们就把我的大衣除去，但容许我那双已经处处穿孔的长袜，与单薄的衣服。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就走入黑暗的走廊。经过许多拱门。我们嗅到腐臭味，空气霉湿。在铁栏杆后面站着褐色制服的守卫。

我曾经来探望过这所监狱。这是在上个世纪建造的堡垒。狱室深入地下。当共产党大逮捕开始时，我曾与一位少女来这里寻找

一位朋友。他们随便在记录本上用手指聊过，就说没有这人。

当理查失踪后，我也曾从八英里外的布查勒到这里来。我填了表格，等了数个小时之后，他们就说没有这人。

当我在拷问期间，曾遇见两个被捕的十五岁的女学生。她们曾参加一种秘密的爱国组织。比较大的那个悄悄地告诉我说“如果你落在吉拉瓦的第四囚室，你真的要求神保佑了。”

阿斯巴拉曹长打开沉重的铁门。

“这群要送去第四囚室！”

这是上午，但那囚室却几乎全黑。在房顶上吊着一盏微弱的灯泡。在这室的两边挂着墙壁的木吊床。房顶是半圆的弓形。房子中间是一条狭窄的通道。在尽头有一个铁条小窗，玻璃被涂漆。

二三十对眼睛都看着我。

“我是维利克，你的房长，”一个声音说。然后一只手挥动。“给她到最尾处的床位。”

那是最黑暗的角落。那儿有一只便桶，旁边就是一条沟渠。我的床位正在便桶上面。房里的五十个妇女共用那便桶。这些妇

女好些因为发霉的食物，都有腹泻。

这是空气不流通的房间，在上层的床位，闷热令人窒息。妇女们满身大汗，半裸。无论你转向哪一方，都看见消瘦的手臂，弯曲的腿，下凹的脸颊，和伤肿。看来就如中古时代的狱室。

在一些躯体上可以看到酷刑的痕迹。

妇女们躺在靠近门口的混凝土地面，希望可以呼吸到一些空气。

“她们是傻瓜！”一个靠近我的少女说。“地面的湿气更致命。”

吉拉瓦在罗马尼亚文意即“潮湿。”这堡垒有一条护城河围着。在一个好像犯人吊颈用的架子上，悬挂着一载铁轨。每天清晨五时，他们就用铁棒敲打这铁轨，我们就起身。众人排队如厕。狱室里众人都在谈话和争吵。水槽开始装满洗澡用的水。

在我进入吉拉瓦的第一个早晨，我听到有人唱着圣诗。

“修女们正在去那边！”

我的心顿时一动。“修女？在吉拉瓦？”我问。

“是的，如果阿斯巴拉听到她们唱诗，她就要把她们双手绑在身后。上回她把她们绑了三个小时。”

一个面容苍白的少女停止咬爵面包皮说：“那算什么！我在米斯利亚监牢，看见守卫们把虔心宗教的妇女绑起来，用防毒面具戴着她们的脸。那才可怕！”

我们比邻的囚室关着另一些修女。透过十二尺厚的墙壁，我们依然可以互通消息。我们用空罐头顶着墙壁，就能听到隔壁的拍打声。但一个人必须提防狱卒。他们透过窥视孔，可以看见我们的举动。

监狱的摩斯密码给我们晓得，共有二百妇女被关在我们这边的四间囚室。另有三千男人在其他囚室。这堡垒原只能容纳六百人！

人们在进入监牢以后，才晓得没有事物可作是什么意思。不能清洗，裁缝，或劳作。妇女们都切望可以烧烤或洗衣服。她们多么想为孩子们制造蛋糕，然后用鸡毛扫清理一下家私，然后抹窗口，擦地板，桌面。我们连看东西的机会也没有。时间几乎不会走动。总是停留在那里。

“当我想到，过去我总是投诉说，我工作过劳了，”一个隔床的妇女说。“那时的我，真是一个白痴！”

一个母亲只有在孩子们都离开家之后，才体会到，为孩子们操劳是多么开心的事。

我们在上午十一时排队等候领受一碗汤。每个妇女都获得一块黑面包。每个人都安静等候。

当守卫留下食物，把门关上之后，众人就开始争吵。妇女们为了争夺一块她们以为是比较大的面包，就大打出手。开始时总是：“你这母狗，你知道今天是我排第一的。”伤人的话就彼此对喷。

狱门突然打开。狱卒们冲进来，乱棒一通。阿斯巴拉叫道：“我待你们太好了。如果还是这样，明天你们就都挨饿！”

满地都是汤汁。从黑暗的床架上传来哭泣声。当守卫们出去，门砰然关上之后，众人又开始争夺。五十个妇女呼喊谁是谁非，直到阿斯巴拉又再进来，高声说，“今天不再有食物，明天也是。”

当守卫们出去后，众人都唏嘘叹息。

我身旁的少女触动我的手臂说：“可怜，你没有吃什么。”

“没相干。反正不很可口。”

“那些都是腐烂的红萝卜。国家蔬菜局把三百吨的烂萝卜倒在这里。这些连猪农也不要买来喂猪的。我们这几个星期都在吞这

个。看我的皮肤已经发黄了。我们称这个为‘红萝卜症’！”

这少女的名字叫艾琳娜。

一个高大威武的妇人瞪着我。

“你是谁？怎么会到这里来？”她问道。“自从你到这里，一个字也不曾说过。”

我就告诉她们我的名字，并说我是一个牧师娘。

一个灰头发的农妇就问：“那么你该是虔心的？晓得一些圣经的故事？”

“好呀，告诉我们一些。”另一些声音说。“这里太闷了！”

但那武孔有力的妇人却更是敌对。“你将会把这儿变成一个牧师楼。”她就走开了，怒气冲冲。

“不必理会艾萨，”艾琳娜说。“她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她总是非常感激可以被送到吉拉瓦‘再教育中心’，改正她的思想偏差。”

其他的妇女都笑了，直到她们想起，以后的三十六个小时没有食物。

为了给她们提起精神，我告诉她们有关约瑟的故事。在看来没有希望的当儿，生命的轮子也能运转，把无望变成希望。当众人

都充满兴趣之后，我就告诉她们故事里的一些精意。

“你们记得，约瑟的爸爸给他的彩衣，其中不单有鲜明颜色的线条，也有暗淡或乌黑的。两者都在生命中。虽然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当作奴隶卖了，约瑟却成为埃及一家大户的管家。

“生命的轮子继续转。约瑟又被关在监牢里。但他又再升起，成为埃及的宰相，救全国免于饥荒。当他的长兄们来求粮时，他们却还害怕这埃及的大人物会盗取他们的骡子。这正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为细事担心，看不见其中的更深含义。一些忧愁看来巨大，只因为我们从人类的狭窄眼光看它。我们看不到那结局。约瑟被卖，看来是一个悲剧，其实却是为救埃及全国和他自己的一家。”

正当这几位妇女倾听时，其余的囚犯们却在吵个天翻地覆。

我看见维利克谨慎的眼光，向这儿转了一下。

“你得小心，”那名农妇轻声说。  
“如果阿斯巴拉听到你谈及神，就有问题。”

\*\*\*

第二天早上，维利克站在吊床间的走廊上。“我知道你是谁了！”她指着我说。

“我想了好几个小时，方才想到。”

我以为她是听到了我的小讲道，正要给我责备。

“你的名字很熟悉。我对自己说，我从哪里曾经听过。。。”

众人都瞪目等待。我坐在高架床上，就如成为一场戏剧。

“她正是一个传道人！她是魏恩波牧师的太太！”

这房长就充满神气地解释说，她的一位叔叔是首都一所东正教堂的主任神父。他曾在国会大厦听到理查在宗教大会的演说。

“在四千名出席的人中，只有一个像神人一样发言。所有其余的人都只会奉承共产党。”维利克说：“你知道吗？他们过后就把那位宗教部长给撤职了。”

她就转向我来说：“我曾到你的教会去。我想那崇拜真的可爱。”

于是我就成为当时的女英雄。维利克转移我的床位，把我迁到离开便桶十尺远的一个刚搬空的床上。她给我一个官访。

“当一个房长并不好玩，”她说。“再一天像昨天那样争面包，我就要晕倒了。”

维利克的权力甚大。她可以向阿斯巴拉建议谁该出去清洗守卫的衣服。众妇女都恳求维利克给她们机会。虽然清洗守卫们的污秽内裤不是容易的工，但总胜于呆在闷热的四号房里，什么也不能做。

当我第一次领受到一碟水煮玉蜀黍时，我开始张望可以用什么来吃。

“她正在找汤匙！”艾萨讥笑道。“用舌头舔吧！”

我尝试在浅碟上吃这煮的稀薄的，味道霉湿的汤汁。但连我下巴也浸在汁中。用舌头舔也不太好，像一只狗。于是我把早上的这玉蜀黍汁给了别人。

但不久就有一个非常令人宽心的念头出现。为什么不乐于降卑？我们的主耶稣也降卑到极处。当基甸要出去迎战敌人时，神叫他只带那些像狗一样添水的人上阵。意即那些乐于降卑的人。

于是当下一顿食物来时，我就舔吃了。

后来艾琳娜叫我如何用一小根木加上一块破玻璃，就能造成一只汤匙。

一位来自密苏里（Mislea）监牢的妇人说，在那监牢一度有格外的食物给怀孕和奶

孩子的母亲。“可是后来停了。”

“怎么停了？”

“因为一半的妇女都说她们怀孕了。另一半就妒忌，于是打斗。”

我们没有一人够肥胖冒充怀孕，虽然我们中间有些因为饥饿而发肿的。后来我们才晓得，饥饿是官方的政策。它使我们毫无力气，于是就没有那么难处置。当他们需要人从事奴役时，也就能轻易使我们“自愿”参与。因为奴役营提供更多食物。

我们通常会聚集到修女们的床边。

“您在妇女团体中的服侍，也使用在这里吧！叫我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彼此狗咬狗骨。”艾琳娜最忠实的同党，斯提辟妞说。

她是一个高个子，体面的妇人。她丈夫过世后，留下相当的财产。共产党上台后，把她一切都夺去了。于是她就靠卖蜡烛养生。如今她常去打扫那所她过去慷慨捐赠的教堂，得到一点小费。她告诉我们一个奇异的故事。

一天早上，当她站在教堂里，待售的蜡烛就放在她身旁的一张桌上。她看见一个陌生人。那人在自己胸前画十字架，可是却不是从右到左（东正教方式），而是从左到右（天主教方式）。他买了一根蜡烛，但看来

只懂得极少罗马尼亚语。他自称是来自法国的神学生，正在欧洲旅行。他看到教会被压迫，感到痛心。

斯提辟妞就用法语告诉他说，警方派来的暴徒就在那所教堂，祭坛之前，酷刑神父！

第二天斯提辟妞就被捕。那位法国人原来共产党的一名暗探。他们给这寡妇两种选择：给秘密警察知道有关于参加教会的人——他们是谁，他们说什么。不然就去坐牢。

“我在这吉拉瓦已经一整年了，”她说。她才四十六岁，头发却都白了。

在我们中间有两位天主教姐妹，总是安祥无声。她们从来不埋怨，只一味看顾老年的妇女。她们清洗人的伤口，唱圣诗。她们给人出乎预料的平安。

“他们容许你们唱歌吗？”我初次看见她们就问。

“当然，我们可以唱。狱卒也可以打我们，”维罗妮卡姐妹回答。

苏菲亚，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显示她颈上和手臂上新打的伤痕。

“我们轻声的唱，”她说。“可是有人通报。狱卒们就跑进来，又踢又打。阿斯巴拉曹长过后就禁止一切谈话。但你怎能叫五

十个妇女安静？”

苏菲亚曾经在教堂里弹琴。她带领我们唱诗。另一些囚犯晓得救世军的歌曲。

多数妇女是东正教。这些村姑们最怕的，就是临终前没有神父的祝祷。她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变成鬼魂，无法进入天堂。修女们为死者重复丧礼的颂词。虽然这些妇女们不能肯定这有没有功效，但总好过什么也没有。

“主呀，赐你这睡了的仆人，可以安息在你的群圣之中，”修女们唱诵道。“让她安息在青草地上。”

青草地。我们正在青地底下。我们狱室的顶上，隔着若干尺，就是青葱的草地。其上有牛群在吃草。它们该多么高兴可以看见阳光，又有充足的食物。

在吉拉瓦的修女包括上级母亲（Mother Superiors），初学者（novices），和从事社区服务的助理姐妹们（lay sisters）。其中有十八岁的少女，也有六十岁的妇人。当政府消除希腊天主教会，要把这教会融入东正教时，拒绝合作的天主教神父，僧侣，修女们都被送去坐牢。

\*\*\*

阿斯巴拉曹长的助理是乔治古伍长。她是一个迟钝的，脸上毫无表情，声音更是淡然无味的。她负责指挥囚犯们体操。

“当我说出去时，没有人可以留到最后。全部人必须马上出！”

五十个妇女无法同时从一个门出去。但没有人可以与乔治古争论。

“当我发命令时，你们就要听从，”她机械式地说。在她背后，妇女们都作鬼脸。她们模仿她的声调，直到她们都笑倒了。但当这伍长发命时，每个人都急忙听从。每次总是年老不济的被她殴打，因为她们总是排最后。

“你晓得什么是怜悯吗？”我问道。

“经上说，凡不施人怜悯的，最后也得不到神的怜悯。”

“不，我不知道，”她咆哮。“我也不要知道。”

但连乔治古也有她的弱点。虽然她从来不曾允许任何人去看医生，她却容许牙疼的妇女去见牙医。

她曾经牙疼过，她知道那是什么滋味。这些守卫们多么像木头。

我习于看见人们按照自己的好恶行事。

可是这些穿着制服的女监卒却没有自己的好恶。她们已经变成了木偶。当上头的命令是殴打，她们就殴打我们。我们成了被棒的地毯。当命令是放慢，她们就不理我们。她们经过保安学校，当局教导她们盲从命令。她们多数是农家的孩子，从来未曾有过那么漂亮的制服，也未曾有过像她们领到的配枪那么昂贵的玩具。她们统治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就是她们的世界。

她们管治的，主要是女教师，博士太太，并其他知识分子。她们不单单是不识字的人对知识分子的不满。当局已经教导她们说，这些“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威胁共产世界的前进。她们依然相信党方与党的承诺。

\*\*\*

桑达外表看来，就如是这狱室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她年轻，双眼明亮。个子高高，一头黑发。在她未下狱一个月前，她刚才考到大学的科学文凭。她是因为哥哥参加阿瑟尼古山间的自由战士，所以被连累受捕。有人把她在大学的一些意见，投报警方。

我们谈话时，她的眼睛有时会突然出现叫人惧怕的空白。她的话就在搁在中途。我曾见过另一些犯人也是如此，我当时也害怕。

一天晚上，桑达两旁的床位都空着。一个妇女爬到我的上层床位来。

“求你让我坐在你身边，”她请求道。“桑达看来奇怪。我想她就要在发作了。”

我过去看。桑达的眼泪直流。她修长的手指神经质地卷着一缕黑发。

突然她喊道：“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维利克从廊道上跑过来。

“这么糟糕！”她说。“他们为什么不把她带出去？我还不够烦恼吗？”

妇女们都惊愕地为自己划十字。

桑达重重地喘气；她的脸通红。突然她像一只脚被扣在陷阱的野兽，从床上跳起来尖叫。她的双手乱撕，头发也拔脱。凡她经过的地方，遇到的人都被打。她从架上抓到一堆锡碟，就往维利克的头上起劲撒去。幸好没有击中。

每个人都把被褥盖头。整个房间都是尖叫和哭喊。

两个强壮的少女与桑达搏斗。她们在狭

窄的走廊上打来打去。维利克呼喊着无用的劝导。

“抓住她，绊跌她！神啊！神啊！”

桑达就如被群鬼附身。

最后是维罗妮卡姐妹想到好主意：从后面用被褥蒙着桑达的头。于是她们一同摔倒在地上。那两个少女把桑达压住。她的疯癫停止了。安静了下来。她们把她抬回自己的床位。她已经没有知觉，衣服也破了，全身是汗。

夜间从黑暗的角落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是一个拷问官冷漠，经过调度的声音。他问同一个问题，重复又重复。

我战惊地走向声音来源，就是囚室的角落。桑达正卷宿在那儿。她怕到僵硬。

她转变自己的声音。如今用自己的平时的声音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在那儿。”

然后她尖叫：“求你不要打我！求你，啊！”

她的眼睛是开着的。她正在重新经历自己在秘密警察室里的拷问。她重复那拷问官深沉的声音，然后用自己急促无气的“不知道”回应。她作出仓咳，窒息的声音，就如

受到某种酷刑。

这只是开始。

这种折磨长达整个小时。妇女们一个一个的被击垮了，逐个开始哭泣。就如邪恶的势力在这黑暗狱室里得胜。

我起初感到吃惊麻痹。后来就感到就如热烫斗直压心头。我心中也重新出现自己被拷问的光景。

我用祷告排除疯狂。这不是我刻意做的。却是自动自发的。话语从我里面自行发出。修女们也同样如此。

众妇女都挤在我们的床边，就如这是地狱里的安全角落。她们抓住我的手；就如逃避梦魇中的屠杀。

守卫们曾见过这样的情况。她们都避开了。

桑达终于睡着了，她什么也听不到了。哭泣声音渐渐止息。惧怕的感觉过去了。

我心中祷告说，“主啊，如果你给我一些影响力，求你也给我智慧，知道怎样带这些妇女认识你。”

\*\*\*

第二天早上，我与老共产党艾萨正面相见。人都说她是一个失宠的秘密警察官员。如今许多共产党都被清算，下牢。

艾萨刻薄地对我说：

“你再传道，我就要打门，直到守卫进来。”

我说：“艾萨，你还相信党方吗？”

“当然，”她回答道。“我没有改变信仰。他们逮捕我，完全是一项错误。”

“我的被捕也是这样。它不能改变我的信仰，反而使我更笃信。我要告诉人们说，耶稣就是她们最好的朋友。”

“你会叫整个囚室的人都被处罚。我不打算为你和你的神而受罪。无论如何，看来祂没有给你什么帮忙。”

“你不喜欢的的神，”我希奇地说，“究竟是怎样的神？如果你说，‘我不喜欢杰克，’你肯定晓得杰克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么你心目中的神是怎么样的？”

“哈，”她很高兴得到一个发表的机会。“神就是那个疯狂的家伙，不让科学说出真相。祂是欺压者愚弄人的工具。这些欺压者们榨取人民的血汗钱，建造神殿，教堂。这神又是争战双方都祈求的对象。祂同

时赐福给双方使用的武器。”

我说，“你所说的神果然不值得爱。但我所爱的，却是另一个神。祂分担劳动人士的贫穷。祂自己也生长在被欺压的群体中。祂喂饱饥饿的人，医治病人。祂教导爱。祂为我们而死。。。”

“爱！”她的声音爆发出来。“那有什么用？我告诉你，我满心憎恨！如果你晓得我有多憎恶那些把我关在这里的同志们。我要他们全都下地狱！我一生尽忠于党，却得到这种报答。”

她垂下头。在她的眼睛里泛出泪光。我那时不能作什么。

“祷告？求天父原谅他们？”她唏嘘说。“我不接受原谅；这是撒谎。”她开始哭泣起来。

“这都是一样，”她哭道。“如果美国佬来，我就会被上吊。如果共产党继续留下，我就继续被关在监牢。原谅什么？”

她的眼泪直流。好一会儿之后，她坐起来，用衣角擦去眼泪。然后她质疑地看着我说：

“萨比娜，你真的也是。我叫你停止传教，在五分钟前你就向我传教了。”

但她不再威胁我说，要叫守卫来了。

于是在第四囚室，每个人都认识我。妇女们来向我学习法文和德文。

我的一名顶聪明的学生，芳妮，取笑着说：“魏太太功课的头一个字，总是Dieu 或Gott（法文与德文的神）。”

芳妮的丈夫和母亲都被下牢。她才二十一岁，安静而害羞的。大眼睛，头发修短。

我们起初在外面庭院开始交谈，那时是出外运动的时刻。阿斯巴拉曹长和她的助手就像叫卖一样，一路走，一路喊叫。

芳妮轻声对我说：“看，这里是一片青草。谁想到，它能在这地窖里生长。生命力是那么强。”她就把草放入口中。

我们成了知己。我们的法文课，是用肥皂涂在鞋底上。吉拉瓦监牢不会给我们任何教学工具。我们也不能接收任何来自亲友的包裹。于是我们没有纸张，也没有衣物。但狱方定期会在各处投放DDT消毒药。我们只要把这种消毒药洒在肥皂层上，就能用一根细木在其上书写。

有时我们必须停课，因为芳妮感到疼痛。

“我不知为什么，”她喘息道。“这疼痛就如潮水，一阵一阵地来。”

但要看医生，几乎没有可能。好久一

次，一个医务人员会来。生病的妇女都围着她，求助，求止痛药。那医务人员就容许三四个“情况危急”的病人到病院去，就是那几个最会烦人的。

治疗通常只有两种：腹泻的，给硫磺丸；一切其他状况就给阿斯菲林（aspirins）。

后来芳妮昏倒了。人们用被褥把她带出去。几天后她回来。一个医生诊断是肠道结核病。

“他们说，将会给我开刀，”她轻声说，尝试微笑。

过了几个星期，狱方就把芳妮送去监牢医院。她就死在那儿。那病原来不是肠结核（tuberculosis），却是肠癌（cancer）。

后来我在奴役营遇见芳妮的妈妈。我必须告诉她这悲哀的消息。

在我对面的床位是杨妮夫人。她的儿子参加山林的反抗军，就是阿瑟尼古上校领导的爱国军。她两个女儿也坐牢，一个在密苏里监牢，另一个在吉拉瓦，正在我们隔壁的狱室。

这母亲为了看他女儿，就在涂了漆的窗口弄破一只细小的洞口。当她的女儿随队出

来排操时，就能看见。可是如果守卫看见任何人靠近这洞口，就会马上被罚。可是这六十岁的杨妮夫人却准备接受处罚。每逢她一看见女儿，就泪流满面。

有时她会困难的爬上我的床位，说及她的丈夫与孩子们。她也听过理查的名字，于是也会问及他。她问我们怎么相识。理查从踏出学院就当牧师吗？什么，是一个犹太人该信基督？那不是相当稀罕吗？

“那是好长的故事，”我说。“有时不太好，有时却很快乐。”

我未曾容许自己掉落在过去的回忆中。但杨妮夫人那么安静地听，在黑暗中，我就如自言自语。

她不时会发出“是吗？”或表示惊讶。我不能不说这是奇异的故事。我们的第一次相会时，理查二十七岁，我比他年轻四岁。

## 第六章

# 我的悔改

有一天，我在首都布查勒行走，转向魏恩波一家住的街道。我的一位叔叔常到那儿，这是我第一次跟他去。那儿有一个年轻人，站在楼上的围栏边，满面怒容。我几乎吓得掉头就跑。他看见我叔叔，就挥手跑下来。当我们寒暄介绍之后，他就直接告诉我，为什么他那么生气。

“我的妈妈逼我结婚。她认识一个富有的遗产承继人。拥有两间屋子，百万元聘金。”

“听起来挺不错。”

“正是。我不介意得到那遗产和生意，”他大笑道。“可是我不喜欢那少女！但妈妈说这是我们发财最好的方法。我出来栏杆边，就看到你。”

他又加上说：“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能拥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女孩，我就不稀罕一百万元了。”

我没有回去巴黎。我在布查勒获得一份职业，我们就每晚与理查相会。我们发觉，几乎我们的每一项事物和爱好都相同。我们都是贫穷的孩子，也都不关心自己的犹太教。

理查是一个生意人，而且营业正开始发达。他初次用他的机智，赚了不少钱。他喜

欢花费，我们就一同到夜总会和戏院，并不多想明天。但有某些东西使他告诉我说，“我不是一个轻松的人。你和我在一起，也不会轻松。”

但我们太深陷爱河了，无暇想太多。

我们举行了一个宗教仪式的婚礼。我们按照传统，把一只酒杯跌破在地上。这是提醒我们，耶路撒冷如今还在外邦人的践踏之下。

我们的快乐维持了一年。然后理查开始不断咳嗽。他去看医生，回来时脸色苍白。医生说这是肺癆。他的一只肺出现白斑。他必须马上去肺癆院。

在那时，肺癆是一种长期病，常导致患者死亡。

我感到理查就如被判了死刑。生命似乎正在玩弄我。在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就掉落在一个残忍又可怕的陷阱中。

当理查去了山上的肺癆院后，我就与他的妈妈同住。她是善良的，可是我许多晚上都是带泪上床。

每两个星期，我都会乘火车上山去探望他。那地方很美。都是山林。理查不久就感到满足。他说，“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得到休息。”

他看来充满感谢，也比以前好了些。可是一种奇异的改变似乎发生在他身上。

“我想到过去。我所得罪的每一个人。我的母亲。还有许多你不晓得的少女。那时我只会顾及自己的好处。”

“不要为那些忧愁，”我说。“过去我也是这样生活。那是年轻人的日子。”

一天我看到他正在读着一本一位肺癆院女病人给的书。

“这是有关拉提斯弟兄的故事，”他说。“正当我浪费时间时，有人却为我祷告。”

他正在谈及耶稣基督。我被他吓坏了。在那时，像我这样保守的犹太家庭，基督的名号连提也不可。当我们经过教堂时，必须把头转开。我想我已经不再受到自己严格传统的挟制。但理查却正在思想这宗教，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晓得基督徒曾经逼迫犹太人。他们强逼犹太人受洗，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就先杀死自己的家人，然后自杀。天主教强逼他们听弥撒，他们就用蜡封了自己的耳朵，免得听见那种亵渎神的事物。

如今我们身边发生的事物，对我们也没

有帮助。东正教强烈反犹，路德会也是。我国最大的反犹机构称为“全国基督徒抵抗阵线。”它的主要活动包括殴打犹太学生，和打破犹太人的商店。

于是我不能看到，什么会促使理查转向基督教。没有人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理查慢慢康复。我尝试对他说及过去在布查勒的好时光。他却尝试告诉我有关他在新约发现的基督。过去我们没想到要有孩子。如今理查却说到我们该如何养育孩子了。

他在山上的一个村子里养息。山间的一个老木匠和我们相处。当他听到理查是一个犹太人时，他的眼睛就充满了兴奋。他把一只粗糙的手放在理查的手臂上，发表这段言论：“我求神在我生命的终结时，给我一个恩宠。因为基督是犹太人，就让我带领一位犹太人归信祂。在这里没有犹太人，我又不能离开这村子，神就必须带一个给我。你就在这里，正是应验了我的祷告。”

理查深深感动，可是我的心却往下沉。在我们离开之前，那木匠给他一本破损了的圣经说，“我太太和我在这圣经上祷告了好些小时，祈求你的悔改。”

理查就重复阅读这书。

我不晓得该怎么做。我完全颓丧。很少外人能了解一个犹太人对基督徒的厌恶。除了历史的因素，几乎每个犹太人都有个人的经验。当我小时，每逢放学回家，就有两个大女孩等在一个角落，拉我的头发，“因为你是一个肮脏的犹太小女。”而她们是基督徒。在我长大后，纳粹开始在德国压迫犹太人。

理查告诉我说，耶稣自己也是不公平制度下的受害者。但我听到那名字出自理查的口，就受不了。

“我不需要祂，”我说。“你也不需要祂。这是最不自然的事。我们是犹太人，与基督徒完全不同！”

当他提起要受洗时，我几乎昏了。“我宁愿死，也不要看到你成为基督徒。”

我说如果他要一个宗教，就该选自己的犹太教。理查果然一度这样。他去犹太会堂，但就是在那儿，他依然谈及基督。后来他劝我一同去看看一所教堂。我感到害怕，同时也有一点好奇。

教堂里头充满了圣徒的画像，理查指出画中的人物，一半都是犹太人。耶稣和祂的圣母也是犹太人。基督徒教导自己孩童们的十诫，就是摩西五经里的命令。诗篇是犹太

王大卫的作品。旧约充满了有关基督的预言。

“事实上，”理查解释说，“基督教其实就是犹太教的公开版，开放给全球民族。”

是谁把犹太人的价值观通行全世界？在二千年中传达到亿万人？只有基督办到。因为祂的工作，犹太人的圣书如今翻译成上千种言语和方言。如今无论是平民，或是大科学家巴斯提尔（Pasteur）或爱因斯坦，都读圣经。

于是经许多晚的耐心辩论，理查就把我的反对都瓦解了。我开始读新约。我仰慕爱戴这救主。但我同意甘地说的一句话：“从基督教，请给我基督，其余的你可以都收回。”我不想要与祂的跟随者有什么来往。他们那么伤害了我的百姓。

理查却不肯就范。“你不能只接受耶稣，却不接受祂的门徒。祂不会离开他们，单独来见你。就如耶稣称犹太为朋友，你也必须如此。”

最后，我的理智同意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我的感情还是不能认同。这内心的憎恶并不随时间而冲淡，反而更强烈。数周之久，我的理智与感情不断在争斗。

一个晚上，理查从圣公会向犹太人的宣道会祷告回来。他握着我的手说，他已经“把心交给了基督。”不多日后，他就要去接受洗礼。

我曾以为自己个性坚强。但这个消息却超过把我压垮了。我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数个小时。我决定在他受洗的那天，我就自杀。

当那日，我独自留在家里。我把门锁上，倒在地上痛哭。我心中极其空洞，就如里面是空旷的沙漠。我在急切之间，大声呼喊道：“耶稣，我不能到你那儿去。我也不要理查到你那儿。我不再能忍受了！”

我对自己的呼号感到惊异。我躺了好久，不断饮泣。

后来慢慢的我安静了下来。

我里面有些事物改变了。我渐渐重获生命的气息。

当理查在另一个城市受洗回来时，我带着花朵去车站迎接他。他那么高兴。我们一同坐到深夜。

我看见那时我正在改变中。有一股我不晓得的安静力量催动我。虽然我一直以为我的理智掌握一切。

但我依然不肯成为基督徒。我还年轻。我要到戏院，舞会去，不是呆在教堂里听讲

道。

为了我的缘故，理查有时会随从我的意思。一个星期天晚上，我们一同在一个舞会。我突然感到自己一点也不享受那个地方。那些声音和饮料，还有香烟与嬉笑，越来越令人心烦。我对理查说：“我们回去吧？”

叫我惊讶的是，他说这么早就走，不太礼貌了。他一直拖延，直到我完全厌恶那个地方。我感到全身都肮脏了。

当我们深夜回到家时，我说：“理查，我真的要马上受洗！”

我次日就受洗。过后我那么兴奋，以致马上就告诉一位最要好的犹太女同事。我满心相信她也会接受基督。怎么知道我越多讲，她越是不要听。我忘记了自己曾经如何抗拒福音！

“那么我如今就失去你了！”她说了就掉头而哭。我们曾经是那么亲近！

这只是头一个功课。

\*\*\*

在我悔改后，就生了一个孩子。我们过去不想要有孩子，怕会妨碍了我们的玩乐生

活。我们的儿子米海在1939年出世。那时乌云已经在罗马尼亚涌现。我国正在希特勒的范围中，我们晓得犹太人必将被排除。于是每一个理由都针对生养孩子。但我们却生下米海。如今我们多么高兴得到他！

理查的母亲几乎也一样高兴。她第一天就赶快告诉每一个亲友说：“绝对像理查，又多么聪明！”

理查告诉我说，“他就像你一样黑，也非常美丽。但他只会哭；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他说一些聪明的东西呢？”

我们都很高兴。

\*\*\*

当我说完了我的故事后，已经是要入睡的时刻了。

## 第七章

# 承诺

在外面的廊道传来男人的声音。大门打开了。

“起立！”

守卫们排队进来，随后有九名官员。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形。徽章在他们漂亮崭新的制服上闪闪发亮。面对他们的的一群破衣烂布，头发油污的妇女。没有人说话。那些官员们厌恶地看着我们，其中一个拿着手帕把鼻子盖着。然后他们又排队出去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大门又砰然关上。

这是我们在吉拉瓦第一次得到官方巡察，也是最后一次。

过后每个人都有话要说。因为在监牢中，如果一天我们领受的汤水中，有三粒黄豆，而不是平时的两粒，便是大有背后的原因了。

维利克告诉她的朋友们说：“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美国人已经给莫斯科一封最后的警告信！昨天我已经听到这个，只是那时我不相信。如今这些话只是给你们几个听的！”

这秘密马上传达到室中的每一处。每一个床位上都有不同的版本。她们看到自己获得自由，成为国家的女英雄。美国人快要来了！

我们都很快乐，直到门突然打开。

“来拿红萝卜汤，诸位女士！”

那些滚热的汤，在推车还未到之前，那种难闻的味道已经可以在狱室里嗅到了。可是许多年老的妇女并没有动。她们如今已经太弱了。这种叫人饥馑的粮食原来是为了预备我们参与奴役营。这马上就显出谁是弱者。那所谓的“巡查，”也是为奴役营安排的，无关于美国人。

“这当然是为了奴役营，”一个年轻的

教师告诉我们说。“但在那运河，你每天可以获得一磅半面包。还有卷饼！”

这是怎样的好消息！吉拉瓦充满了谣言。每个新来的囚犯都有一些加添有关于运河的奇迹。这个数十亿元的巨大工程，已经流传好久了。这运河长达四十英里，横跨罗马尼亚南部，把多瑙河连到黑海。

那工程必须炸开数百万吨石头。特立的工厂专为生产士敏土。我国以惊人的代价向苏联购买一所机械。党方又召集一大队工程师，书记，策划人员开始工作。国家特别设立一个新的部门。罗马尼亚的经济都投注在这运河上。

在运河开发的路线上，沿途都是奴役营。有人说在那里的劳工甚至可以获得家里寄来的包裹。

“无论什么自家送来的东西，囚犯都可以收到！”

“巧克力！”

巧克力是每个人的梦想。

他们又说，温暖的衣服免费供应，还有医药服务。还有一项好处，是在运河你可以看到你的孩子们和丈夫，不是只一会儿，却是一整天也没问题。

我们都相信这个。我们除了想这个，没

有其他的了。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去，”维利克警告说。“政治局官员那天告诉我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作是一种匪类不能希求得到的东西。’”

\*\*\*

吉拉瓦更是拥挤了。第四囚室原本为容纳三十名囚犯。在1950年的圣诞节，人数却达到八十人。每逢你移动，就会践踏到走廊的身体。空气极其污秽。

一天早上，当我们得以出来冲凉时，我们都乐开了。但这快乐，就如一切其他的监中之乐，都是昙花一现的。在外面的走廊上，男守卫推挤我们。对我们这些躺了几个月的妇女，这种突然的运动是太难了。一些人倒下。

“五分钟！五分钟！”一个长着吉普赛人脸孔的年轻少尉叫道。“脱衣，冲凉，再回到这里来。不可谈话。不然你们就要全体处罚。”

马上就有一个妇女尖叫道：“你踩踏到我的痛脚了！”她转向自己身后的妇女。

一个喃喃道歉随着来。

“你不晓得我吗！”

但我们每个人都晓得她。她就是狱室里最坏的通报者。那位误踩她的老妇人，将近七十岁了的，安静的回答道：“我亲爱的，我连自己也几乎不认得了。如何认得你？”

马上就有尖锐的啸声划过空中。少尉猛烈地吹哨子。他满面通红地叫道：“回去囚室！没得冲凉！回头！”

在黑暗的廊道上，都是尿味，守卫们殴打，咒诅。

回到第四狱室，我们听到隔室的呼叫。有人要报复那个通报者。另一些要惩罚那个老妇人，看来是一名国民党领袖的太太，就是我国最伟大的民主派。可怜的米海拉茨夫人，这不过是无心的意外。

后来发现，其实那冲凉房不能操作。那水管已经坏了。但上头的命令是：冲凉！这么多妇女怎样冲洗？于是守卫长安排那奸细制造混乱。

米海拉茨夫人的巧妙回答就流传整个监狱。我们知道自己吗？我们的家庭，财产，身份证都被取去了。但一只毛虫晓得自己将会变成蝴蝶吗？可能在第四囚室，缠裹在折磨中，将会有圣徒出现。

乔治古巡长第二天早上带着一张纸条前

来。“凡在这名单上的，马上准备出发！”

每个人都紧张地期望。

“我们可以晓得名单的是谁吗？”嘉丽罗太太胆敢问。

“你不要吩咐我怎样做！”巡长抓住嘉丽罗太太的衣服，威胁。“这里！”她把那纸条塞给她。说。“读出来。你们烦死我了！”

嘉丽罗困难地读出来。那字条是手写的。

姓名读了出来后，那组人就离开狱室。党方不说任何理由。如今很少囚犯会相信她们可以获得释放。但无论到那儿去，总不会比吉拉瓦更糟。

我们充满羡慕地看着她们离去。那些离开的妇女怜悯留下来的人，于是就把她们宝贵的零星东西分赐各人。

“萨比娜，你喜欢这手帕吗？我怕不太干净了。”艾妮太太把那她用作毛巾，桌布，与许多其他用途的宝贝给我。

修女维罗妮卡姐妹给我一件黑色的内裙。“拿这个，拿它！”她请求道。“我有另一件。外面的冰霜必然达到十度了。”

我就接受它。这裙子拖到地面，可是我的脚就得以温暖。维罗妮卡快乐地吻了我一

下，就赶快出去了，可能是到她的死亡去了。

我日复一日等候他们呼唤我的名字。

我记得1951年正月六日。我躺在木床上，满心回忆，因为这是米海的生日。在他诞生之前，理查已经决定我们将有一个男孩，连他出生的时刻，他也决定了。在那天黄昏，他说：

“够了，够了。如果他在九时还未出来，我就要叫一辆德士，带你去医院。”

“但我还没有产痛。”

“我在这个家庭，决定你什么时候产痛！”

于是他就带我去医院。第二天早上他就看到一个男婴了。

经过一场困难的生产之后，我正在产后的房间。

“还要再来一个吗？”理查说。“我想要两个。但这次必须快一点。”

我笑着说：“对不起，不行。”

但我们多么快活。如今米海十一岁了。

这天我的名字正在名单中。

我在早上八时就离开第四囚室，在走廊上等候。他们归回我夏天的大衣。乔治古和

守卫们待我们这行人，却戏剧性的有礼。她们也像我们一样，不知道我们的命运。可能我们会在不同的境况下再见？美国人还有可能会来！

我们一整天都留在那儿，极其寒冷。其他囚室的妇女也来参与我们。最后我们爬上卡车，到靠近布查勒的临时转站营根西亚。

我看到兵营式的小屋，男人女人坐着工作。他们在冬天的星光下，带我们经过僵硬如铁板的地面。这是怎样的天空。在那么多个月的地下狱室，我终于看到在天空的月亮了。在过去的日子，当理查在街上吻我时，这月亮怎样含羞！

根西亚是一个前德国军营。它是围着刺铁线网的木屋群，厕所设在外边。那儿的纪律松散。你可以走过门口，和其他小屋的人自由交谈。我们的不愉快都从脑海里清洗掉了。我们可以听到透过清洁，寒冷空气来的问安。

“释放？！”一个少女听到新来者充满希望的谈话。“你们想什么？这里不过是一个转站。几天后，我们就去运河。”

如今我们听到更多有关运河的消息。在沿河的地方，许多新市镇出现。在塔萨罗已经建立了一个深水海港。卡拉苏全谷将要淹

满水。

在第三日，他们把我带去见营长萨哈利亚。他自从1920年代已经是共产党员。他消瘦了的身体在他宽大的制服里自由移动。我看来必然是惊讶。他那骷髅般的头颅泛出微笑。

“你晓得为什么我看来这样吗？”他问。“因为我曾经在中产阶级的监狱里挨过饥饿！那些像你一样的中产阶级！”

我说我感到抱歉，如果他曾经不公平地下狱。“可是我不属于资产阶级。”我说。

他定睛看我。

“我会给你一个建议。”

与其送我到运河去工作，他可以安排我留在在根西亚。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有时要向他报告有关囚犯们的状况。

“谢谢你，”我说。“但在圣经里，你可以读到两个出卖者，一个出卖大卫王，一个出卖耶稣。两人后来都上吊自杀。我不要再有同样的下场。我不要成为一个告密者。”

“那么你就不会再见自由了！”

至于萨哈利亚本身，过去压迫他的资产阶级欺压者们，却没有他自己的共产同志那么刻薄。他们后来用诬赖他，把他逮捕下牢，以致他死在牢中。过后党方又给他“平

反。”这会不会给他的灵魂带来安息？共产党不是不信灵魂吗？

我们在布查勒附近的一个火车转站，乘搭一辆火车出发去运河。在囚犯的车厢里挤满的，不单有政治犯，也有小偷，流浪汉，和吉普赛人。情绪恶劣的守卫把我们推入车厢。我们在暗淡中等待火车起行。窗口又高又小，加以铁支。火车终于慢慢往南方去。

我一度看见靠近我家的布鲁河。在那儿的树林里，我们曾经采野草莓，沾着糖和奶油吃。

过了许多个小时，火车停下。我们疲乏疼痛地滚下车。车站上的牌子写着“册那瓦达，”就是多瑙河上的一个小镇。我们必须去的营地还有步行许多英里。我们整个冬夜操步。最后我们通过充满刺钉网的闸门，到处都是高高的守望台与探照灯光。

## 第八章

# 运河

当我们这组人进入一间木屋时，里面聚集的人群中发出一个呼喊。

“瓦利尔！老好的瓦利尔！”

我们其中的一个妇人就跑上去拥抱她。

瓦利尔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吉普赛女子，也是一名出色的扒手。许多吉普赛人都会偷窃，但瓦利尔却是顶出名的一个。她被安排到一个年长的吉普赛妇人的手下。那是一个长着可爱的鹰钩鼻，一头乌黑头发的妇人。她们给瓦利尔找到一个床位，又给她食物，与她谈话就如一群麻雀般。

我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来看我。那时是星期六的深夜，众人已经操劳了一天。我寻找一个床位，可是人多床少。于是我坐在地上。一个在床上的妇人马上告诉我有关于她的女儿。她不晓得自己的女儿是否被捕，或被丢弃在街头。

“但这运河奴役营的一大好处是，我们可以得到亲友的探访。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亲友带衣服来！”

这消息，这想到可能会看见米海，叫我整夜不能入睡。直到接近黎明我才开始入

眠。我突然惊醒。在黑暗中有激烈的声响。

“野兽！”我身边的那妇人惊骇地说。  
“它跳到我的床上！”

我如今认识到那种动物的腥臭味。老鼠！

一个有知识的声音在远一点的地方温和地说：“其实，老鼠更有理由认为我们干扰了它们。它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好久。这是它们祖传之地。”

另一个愉快地说，“你该留下一些面包给它们，免得它们咬你的脚趾头。”

在星期日早上，在地板上睡了一夜后，我希望可以获得休息，并清洗和修补衣服。可是没有机会。

管理全营妇女的，是一名犯罪记录的女刑事犯，东慈利。营方选择她，是因为她特别憎恶政治犯。当刑事犯们自由溜达时，政治犯必须跪下来擦地板。

“所有新来的都必须聚集在外面，洗澡去，”她呼喊道。

我们排队走过结冰的泥土，有武装的守卫们随同。一到冲凉房，她们就命令我们脱衣，给那些守卫们看。

在受教育的少女中，有一些是妓女。她们娇娇的尖叫，充满了挑逗。

那些守卫们大笑顿足。东慈利用一根彩布扎着自己的头，她的小鼻子就如猪鼻一样露出来，发猪声，鼓动她们继续下去。

我感到天旋地转。湿地面敲击在我的头上。那旅途，饥饿，并这羞辱，令我发昏。有人把我抬回木屋，放在一个床上。

如今一件奇事发生了。有人把一件大衣和一件用肮脏的袋子做成的裙子抛在我身上。我自己的长袜已经是破洞处处了。我还穿着吉拉瓦修女给的长裙。我的黑发和犹太人面孔，在这里看来，必然好像外人。

政治犯们看我，肯定我不属于她们。于是吉普赛人就有理由认为，我是她们的一个。

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不是吉普赛人。我不会吉普赛话。”

那个鹰鼻老妇看来智慧，她轻拍我的手臂说：“我们晓得，亲爱的，我们晓得。”

她们肯定以为，为了某些原因，我试图隐藏自己的种族真相。从那时起，在册瓦达，我就成了一个领养的吉普赛人。

无论吉普赛人在哪里，她们总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东欧，罗马尼亚是他们的最爱。他们带着自己的帐篷漂流。男人披着涂油的长发，女人穿长及脚尖的裙子，并充

满花样的小外套。她们出奇的漂亮，许多会偷窃一切她们手所能及的任何东西。

共产党把数以千计的吉普赛人送入监牢或奴役营。他/她们就在那里继续偷窃。人们就是不能把一块旧衣服或破布挂起来。任何东西也会被塞入她们的小外套里头。

大概在运河的政治犯中，我是唯一没有丢失任何东西的人。

理查和我曾经在战争结束后，帮助许多纳粹营出来的吉普赛人。如今我得到了报酬。

这些吉普赛妇女对我说，我将会和丈夫孩子重逢，又说我们将会远渡重洋，找到快乐。（十五年后，果然如此。）

她们的占卦生意很好。妇人们会把自己的面包也放弃，只为了听到她们不久就会被释放，还有她们的家庭将会兴旺。吉普赛人没有卡片，但她们使用一种更古老的方法，可能源自成吉思汗的时代。她们把麦子抛在地面，在形成的图案上看到奇事。作为游牧民族，吉普赛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居住。就是在监狱，也属于她们的大家庭。后来，当狱方给我们明信片时，我就成为她们的文书，因为她们没有一人能够书写或阅读。每一篇信息都是这样开始的：“给所有的吉普赛

人，致敬！”

有时在她们当中也会有激烈的争吵。果真有吉普赛妇人把自己的婴孩当作棒子，互相击打，直到双方的孩子都死了。另一些时候，她们却会高兴跳舞，忘了自己置身何处。

我渐渐晓得木屋里的每一个人，包括过去生活在街头的少女。其中一些有美丽的性格。当她们听到耶稣的呼召后，就尽力脱离过去的污秽。

我们次日就在清晨离开营地。从黑海有寒风刮过平原。守卫们密缩双手，舍不得离开他们温暖的被窝。当我们有些躁动，他们就把憎恨化成力量，向我们挥拳。

在闸门，领队的守卫大声向上头报告说：“如今带出二千名刑事犯和反革命分子！”或任何当日的人数。

寒风刮在我们的脸上，撕裂我们的衣服。人群的列队，看不到尽头。我向前看，只见成排的囚犯，武装的守卫蹬踢他们。有时我胆敢往后看（不许如此，）只见这队伍就如一只庞大的巨兽，自有它的活气。这是一条盲目，无望的野兽，没有任何生活的意义。它只能操劳，直到倒下死亡。我想起在古代，我的祖宗们在埃及为法老的奴役。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河堤。男女一同工作。

我必须把一辆推车填满泥土。每次满了，一个男囚犯就必须把它推行二百米，推上一个陡坡，抵达水闸顶部。他把泥土倒了，就回来再取土。男人的工作比我们重。我填了几车后，就开始站不稳了。

每个小队都有一个“军团长”和几个助手，审查你能做多少工作。那“正常”的要求可能是一天八立方米泥土。如果我们极力完成了这个要求，第二天他们就要加码。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就受处罚。

这些军团成员都是党方信任的囚犯。他们享有特别的食物，一些甚至有薪金。他/她们也无需任何工作。他们掌握我们的生死。东慈利使用她的特权到极点。

交谈或任何形式的人类接触都被严禁。但我在添加泥土的当儿，却冒险给我的同伴一些愉快的话，也引用圣经。他惊讶地看我。他看如一个中年的农夫。然后他就急忙把推车起行了。另一个人上来，又一个，又一个。

到了第四人，他说：“拉克斯爵士多谢你的善言。他问你是谁。”

那个“农民”原来是来自罗马尼亚一个

接近匈牙利的省份。该省有许多匈牙利籍人。这人乃是匈牙利籍的上流人士。我那么吃惊以致我的铲子停留在泥土上好一会儿。

“啊！快点醒过来！”东慈利从二十米外呼喊。“你要一晚留在硬壳里吗？”

我赶快使劲铲泥。那人提起他的推车，快快推走了。

硬壳是一个叫人血液也凝固的字。它是一个六尺高，两尺宽，充满尖刺的箱子。在整日操劳后，你被关在里面，站着不能动，免得被刺。第二天依然必须工作。如果那天因为疲累而不能达标，又必须再入硬壳。

我们在这里每天中午得到一磅面包，并一些麦糊。这比吉拉瓦好了一些，可是远不如我们的盼望。为了这点食物，我们必须从早做到晚。

看着我身遭的消瘦伙伴们，我就想，也难怪我看不出是一位上流人士。我们全都是充满泥污，衣服破烂的。我们也都有同样的表情，就是空洞的期望，只会有时被惧怕取代。

可是这群人中，却有大学讲师，编者，神父，商家，或前政府高级官员。这里他们与小偷，扒手，妓女一同混杂，难以分辨。

我们继续操劳四个小时。灯光熄了，长

龙开始回营。在途中一些囚犯倒下。两个比较强壮的挽起他的双臂，继续前行。

抵达闸门时，领队的守卫呼喊道：“二千名匪类回营。”

在西边的天际还发着红光。

“我们冒着寒风回来！”一个守卫高兴的喊道。他正穿着厚重的大衣。

我冷到骨头。我的手脚都冻伤了。我的每一根肌肉都疼痛，我感到头就如是别人的。明天我将会怎样寒冷。

如今我们必须是在寒风中守候。长队挤过闸门也要时间。

当我们最后进入木屋时，就有争吵。一个街头少女发现她藏在床垫下的东西不见了。

“吉普赛小偷，”她哭道。“我可以是妓女，但至少不会偷别人的东西！”

一个吉普赛少女达尼亚就回答道：“我可能是小偷，但除了我自己的男人，至少我不会与任何其他男人同睡。”

一个莫达维妇人莉莎就问：“那是谁？你的兄弟？”她就为自己的玩笑而咯咯笑。吉普赛人时常必须在同一个房间里同睡：男人，太太，母亲，岳母，妻妹；有时必须在同一张床上。

但莉莎本身是一个凶手。她把自己那好色的丈夫枪杀了，因为他正在迷恋别的女人。

达尼亚叫道：“不要教我该如何做！如果我要，我可以归还我所偷的。你取了人的命，能够偿还吗？”

我尝试塞起耳朵，不听这高道德的辩论。在更多激烈的争论后，塔尼亚回到小偷的角落。她的同胞们欢呼她，她也回报以露齿的微笑。

塔尼亚又高又美，一头油亮的黑发。她的同胞们都十分敬重她，也惧怕她。她提及的冒险故事那么惊险刺激，以致人都称她为黑手塔尼亚。任何开罪她的人就有从圈子里被开除的危险。任何欺骗她的人就有可能要渡过一个硬壳的晚上。因为塔尼亚可能会向守卫投报真的或假的犯法事件，坑害她的敌人。但她对朋友的忠心却是绝对的，感人的。她又以自己的技巧为荣。她提及如何把服装店清空一半，叫少女们都笑翻了。她从她们中间挑选最敏捷的，给与私下训练，显出她真的能辨识各人的本性。

少女们近乎奇异地敬佩她的能力。她们报告说塔尼亚总是读书考察。她们说，塔尼亚一度潜入一个住家，家主出去了，她就在

图书室里阅读一本厚重的书，于是睡着在扶椅上，直到家主回来。可是塔尼亚却不承认自己识字，以为这有损她的名声。

一个人可以很快就分别出谁是一个小偷，或妓女，或是一个黑社会打手的女伴等。她们沉浸在某种特定的罪恶中多年，以致她们的灵魂也留下那种印记。只要听她们的谈话和作息，你马上就可以晓得，并不必问任何问题。但塔尼亚却是独立的。她并非没有高贵的品格。

她会嬉笑地对我说：“不要相信我们小偷没有道德。在道德上，我绝对反对任何集团进行偷窃，除了我的集团。”

我尝试谨慎地敲她的心门。我要更了解她。我问，那么多犹太人和难民离开罗马尼亚，逃避共产的管制，她也要离开吗？

“见鬼去！”她盯着我说。“我等待的只是脱离这牢笼，回去我的男朋友那儿。他们不能抓到他！我要叫这些无能的共产党晓得，我们能做些什么。”她就涛涛不绝地谈及这名地下英雄的冒险故事，他的外貌与本事。

那么有关她的父母呢？

“啊，我的父母！”就如她谈到一些老朽了的家私。“我的妈妈看似少女，于是

就有男人，便生了我。爸爸就滚出去！不管他是谁。她最后是跟一个肮脏的老酒鬼同住，每个晚上都被丈夫殴打。还生了许多孩子。”

塔尼亚用那么多污言秽语加添她言词的风味，以致不久我就如没有听到这些。就如我们会适应一个人的语病。我可怜她。我切望可以触动她的一根弦线，从那儿发出回音。我恨看见她败坏别人，却丝毫不感到内疚。

她的大情人原来是她的姐夫。那个妓女的讽刺也相当准确。她必须与六个同胞同住一房，她就睡在姐夫与姐姐的床上。那时她才十二岁。至于偷窃，打从五岁开始，就有人教她了。

一天她爆发说：“当然我知道所谓的‘不可偷盗。’当警察打我时，他们都会那样说。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那贼。你们盗取了所有的土地，所有的住家，整个国家。如今你们还教我怎样做？坐在你们那肥肥的XXX办公室里。你们该试试在夏天和冬天睡在布查勒的桥底下，然后才来告诉我不可偷盗。”她尖刻地大笑。“啊，他们把我棒了一顿。我前排的牙齿都掉了。如今我用这个。”她就假牙掏出来了来。

她眨眼。聚集过来的几个仰慕者就同情的点头。

“塔尼亚，你真的了不得。我绝对不敢那样讲，”一个曾是布查勒打手女伴的少女月安娜说。她的情人在警察上来时就丢弃她，如今已经跑去了巴黎。其他的少女们看着我，期待我的赞许。我说，“塔尼亚，你真的有勇气。凭着你的敏捷和能力，你可以为自己做更多有益的事物。你父母的堕落，并不意味你也必须如此。许多伟人都有无用的父母，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如果你把心思放在善道，你也能成为伟大。”

“我？成为大名人？干什么？”她就发出一些污秽的可能人物。“不要误会我。我真的喜欢偷窃。这是我的生命。这是我生来注定要做的。”

我尝试给一个例子。“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开始时是一个压榨他人的抽税官。他的名字是马太。但当他遇见主耶稣时，他那么感动，那么仰慕主的善良，就放弃一切所有的跟随祂。这盗贼成为圣徒，获得赦免，又得到全球人的爱戴。后来他殉道。他写的福音书人人阅读。”

“门徒，圣徒，殉道者！她从哪里找到这些名称？”塔尼亚讥笑道。

在刑事犯和政治犯中间的鸿沟，鲜少有沟通的桥梁（所有因为宗教被捕的，都被归纳为政治犯）。获选为房长或巡查员的，总是刑事犯。她们使那些前中上阶级者的生活变成地狱。小偷们故意称她们为“上流夫人”，用百般手段使她们困苦。于是政治犯憎恶刑事犯，不与她们来往。我站在这两群人之间，自然遭受双方的白眼。

册瓦达监牢充满了名人。她们的作为也被第三者编成故事。“今天早上，正当某某人排队上厕所时，她看见某某上流夫人正在与前总统夫人，女公爵交谈。她们提到的是近来厨房发出的谣言说，所有社会渣滓的坟墓都将被挖开，取下金银宝石为国家使用。”

有一队工作小组包括了法西斯妇女。她们的领袖是寇蒂努太太。她丈夫曾经是把罗马尼亚推向纳粹联盟的铁卫军领袖。这名领袖在他写的一部书里，夸口说他未曾与一个犹太人握过手，也未曾踏入一家犹太人的商店。

如今寇蒂努太太与犹太妇女一同操劳。但她的偏见未曾改变。

“那刑事犯丘吉尔！”她怒吼道。“他是一个锡安派，一个犹太人的傀儡！罗斯福

肯定自己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我们今天下牢。”

守卫对这些妇女并不留情。其他的囚犯攻击她们。但她们却有勇气。因为我尝试向给她们谅解与爱，她们中间有一个来见我。

“我的伙伴们和我决定，当罗马尼亚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排除时，你和你一家将得到例外。”

当她看到我并不感到兴奋时，她很惊奇。

其他政客的太太，并自己也参与政治的妇女，都会冗长地谈论世界该如何运行。其中一个对我说，“我整夜在思考将来的计划。你要不要听听？”

她没有给我其他的选择。

“首先必须有军事的改革。所有的制服必须是蓝色，效忠君王的Royal Blue。帽子要大的。。。”

我说：“非常感谢；没有需要发展这种计划。如果所有的制服都是蓝色的，那就够了。”

但有时那些看来愚钝或简直就是邪恶的人，还是有些东西可以教导我们的。一个在我们木屋中的东正教姐妹，常常咒诅发誓，告诉人火辣的故事，又偷窃就如一个吉普赛

人。

我问，“想想，你怎样才能得救？”

她大笑。“一个僧侣教导我如何得救。我坚守两条诫命，从不渝规。我绝对不审判他人。我又总是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于是神只能饶恕我。”

这不是很好的神学，但她果然拥有她所说的品德。

\*\*\*

在1951年，更多共产党妇女下在监狱和奴役营里。在册瓦达，我遇到玛丽罗拉。她曾在前朝因为带领革命，于是被监禁。如今她被自己的同志们以“反革命”的罪名，抛在牢中。

但她却要继续为共产的理想争斗。在那所巨大的妇女监狱密苏里，她哺乳两个月大的婴孩。过后这孩子就被送去国家孤儿院。她不晓得自己能否再见孩子了。

与她同病相怜的是乔治克里斯特古，就是我国共产党的创办人之一。他在1907年就第一次为社会主义而下牢。他也曾经是我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如今他七十二岁，

还在与我们一同从日出操劳到日落，风雨雪霜不改。

有时我为他的推车填土。他把自己当作马儿一样，绑在推车之前。因为在上坡的时候，拉比推更省力。我记得理查在乔治未下牢之前，重复对他说：“在暴政之下，监牢是最光荣的地方。”

他面露微笑。一个守卫向他呼喝。他就赶快把推车拉走了。第二天当我们一同出发时，我轻声说，“很抱歉昨天我的谈话给您麻烦。”

“不，继续说！在这么久之后，听到谈话就如听到了音乐。我饥渴听到温柔的声音，就如我饥渴见到颜色，在这灰色的世界。”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失望。“他们实行的这共产主义并不是我所要争取的。我感到如果我不抗议，我就是不诚实。”

凡拥有一个信仰的，在监牢就发现我们是多么的富有。最软弱与年轻的基督徒，也比最有钱的老妇人和最智慧的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用。

那些拥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教育，敏捷的，在他们的书本与舞会晚会被夺取时，常就如一株室内的花草被热风吹干。他们的心

灵和思想都空了。

一位克鲁城博士的太太，一天说：“你们能够思想，祷告，叫你们的头脑忙碌，真是有福的！我尝试回忆一首诗歌，守卫的呼叫就把它打散了。我马上就转念到这没有尽头的劳工营。我不能集中精神。我不能给自己有纪律。”

“上流社会”的社交花妇女尤其可怜。监狱的生活对她们比其他人更难。她们丧失的物质最多，她们拥有的内里资源也最少。她们的头脑里翻滚的只有桥牌，酒店，漂亮的帽子，周末晚上，和过去的情人。她们的心灵首先投降，就如她们幼嫩洁白的双手一般。

在工作之后，妇女们就到宗教囚犯这儿来，要求我们说一些圣经里的故事。这些话给她们希望和安慰。给她们生命！

我们没有圣经。我们自己也渴求它，多于我们的面包。我多么希望自己可以记得圣经里的话！但我们所能记得的，我们就每天重复。我们在晚上就举行祷告会。其他在外边的基督徒刻意记起冗长的经节，知道自己不久也会被捕。她们把财富带入监房来。正当其他人争吵打斗时，我们躺在自己的被褥上，用圣经作为祷告与默想，重复它的经

文，整夜如此。我们从新来者学习，也传授她们不晓得的。在这种方式，罗马尼亚一切监牢就流通一本无字的圣经。

我常与理查谈话。尤其是在单独囚室中时。我感到他正在向我传播消息。我内心深处肯定我们正在彼此链接。他正与我同在。我也相当肯定他也收到了我的思想。这些时刻在他的十四年刑期中，继续出现。我比他早出狱，在外边我也继续收到他的信息。在1953年，我出狱几个月后，在我的圣经里有一段记录写道：今天理查来看我；他在我阅读时，俯身在我之上。

我时常惧怕他也被送去其中一个奴役营。他怎能耐得这样的工作？单单写书和传道，已经用尽他的力量。当一个妇人告诉我说理查死了，我不相信。

在运河工场上，我问每一个人有关理查，常常害怕得到错误的答案，可是没有一人晓得。后来有三个妇女来自瓦卡勒斯提（Vacaresti）监狱，就是许多生病的囚犯送去的地方。每个新来者就如一个邮差。我们问同样的问题，希望晓得我们狱中亲友的状况。没有人听过理查。

几天之后，这三人中，有一位来见我。

“每逢你提及神，就使我想起瓦卡勒斯

提，”她说。“我在那里不过是暂时罢了。可是却也遇到一个传道人。”

瓦卡勒斯提是一所前修道院。僧侣密室的墙壁给敲去，制造更大的空间作为囚室。但有几间留下给特别的囚犯，单独监禁。

“当我们在等候使用冲凉房，”那妇人说。“我们可以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从一间单独狱室里发出来：‘爱耶稣，信神的善良。’我们都吃了一惊。每个在监中的人都问那人是谁。但当然无人晓得。”

如今她遇见我，她就肯定那人是理查。他看来病重。过了一些日子，他就不再传道。有人说他死了。

我在暗中流了多少眼泪。我心有多痛。但经过这忧愁，却生出盼望。我继续祷告，求主加添力量给那孤独中传道的人。

我曾担心米海也会被捕，送到运河来。他已经十二岁。我却看见这种年龄的男孩也在这里奴役。一个名叫马林的十二岁男孩，和他十四岁的姐姐，也在这里。他们的父亲是一位铁卫军的领袖。他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也是激烈的反犹分子。当西班牙革命时，暴民把教堂玷污了。他说：“他们正在

开枪，射击基督的脸。我不能忍受。”于是他就去为法兰哥战死了。（法兰哥后来就成了独裁者。）

可是人心是多么矛盾！这位铁卫军领袖说：“当基督应许说地狱的门不能胜过他的教会时，祂是估计教会肯为人的灵魂争战。如果基督徒不奉行他们的责任，这承诺就不能呈现。”他说的多么实在。

如今他的太太与孩子因为他而坐牢。他太太说：“当共产主义被推翻之后，我的儿子就成为罗马尼亚王，因为米迦勒王不再会回来。”

铁卫军的风潮充满了内里的矛盾。它的创办者柯迪努以屠杀为荣。他不单杀犹太人，也杀非犹太人。可是当他被敌人勒死时，却说了一句话：“一个人怎样死并没有相干。要紧的是他怎样复活。”

他们在册瓦努给我们明信片。叫我们写信回家，叫家人在某个星期日来拜访我们。起初我很担心会不会是一个陷阱，暴露我们朋友的名字，警方就能逮捕。于是好几天我一直在想：我能写给谁？他们还在外面吗？那么多人已经被捕。

我四围每个人都在忙着写信。每个人都

问自己，她还有没有一个家。她还有什么人可以收信。可能她的孩子已经失去信心，或已经被捕。她的丈夫可能已经下牢，或与另一个女人生活了。我看见那么多悲剧。

到了那亲人探监的大日，却看不到什么悲剧。因为我们的亲属虽然来了，狱方却不容许我们出去见他们。

在星期日，晨钟未在五时敲响之前，我早已经起身了。外面看来还像深夜。篱笆上有冰块。我盼望早晨快点来到。

最终天亮了。我跑出去，希望可以看到在闸门等候的访客。那是相隔好远的，中间有三层刺钉的铁线网。最外的一层，外边便是禁地的空间。

我看见我的儿子。如今更高了，也更加瘦，穿着贫乏的衣服。我也认得站在他身边的男人，正是我们教堂的牧师。（后来有些不幸的事发生了，造成我们的隔膜。但我们依然感谢他和太太在困难的时刻给我们的帮助。如果他目前憎恨我们，我们依然爱他。）

我不断挥手，可是他们却看不见我。因为我们囚犯们都挤在一起。我赶回木屋，告诉邻床的妇人。

她看着我——我的破布衣服，左右不同的鞋子，还有我夏天大衣的残余部分，并绑在腰上，当作腰带的绳子。

“那可怜的孩子会给你吓坏了。你这个模样，”她说。“把我的衣服借去用吧，至少它还是一整块的。”

塔尼亚借我一条颜色鲜艳的吉普赛长裙。瓦利亚把一块白头巾装饰我的头发。又有人借我长袜，手帕。正当我们欣赏我的新服装时，房子里却爆发了争闹。

站在当中的正是东慈利。她得胜地呼叫说，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不达标，于是取消会客。

可是这些访客是整夜从布查勒特地上来的。他们花尽了自己的积蓄，但我们却不能获得他们带来的衣服和食物。

这群访客约有三十人。他们整天在大门外等候，希望狱长会改变她的决定。可是狱长不改变。我们甚至连遥观访客的机会也没有。守卫们把我们赶走，不许站在围篱旁边。守望台上的枪口如今转向我们。有妇女冒险上去偷窥，就回来报告说：“他们还在那边！”但到了黄昏，他们都走了。

如果狱方坚持要每个人都完成工作量，就难以获得看见米海的机会了。因为有一大

部分的囚犯来自吉拉瓦。他们长期饥饿，生病。绝不能达到指定的工作量。

但狱方又让我们再写明信片。

过了几个星期，米海再度上来。这次没有处罚。但次序是按照姓名的字母排列。我的名字总是排最后。可能天黑了还没有轮到。

妇女们轮流借衣服。

“我这样穿如何？”

“好极了！”

大多数人都整晚思想怎样说话，重复一次又一次该说的话。但当会面时，她们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太激动了。如果你尝试问及亲友的消息时，守卫就打断。连访客送来的衣服，也为种种理由不能过关。这会晤带来忧愁多于快乐。

其他人悲伤地看着我们。可能再下一个探访日，就是两个月后，她们就有机会？

我们有亲友访问的，就被带去靠近闸门的一所木屋。这当然不是“一整天与你的家人同在。”这是十五分钟，站在一个房间里，相距十米，守卫听到每一句交谈。

但当我终于有机会看到儿子时，我忘了我是一个囚犯，也忘了我的样子，我的所

在，只晓得用眼睛拥抱他。他是多么消瘦，多么严肃！我只盯着他，他也盯着我。十五分钟就像眨眼一样消失了。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在那里也不可能说什么隐私的话。

他就如数以千计的男女孩童一样，遗弃在外，没有父母的引导。共产党就从中得利。就如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失去一切钱财后，被人打发去喂猪；这些丧失双亲的孩子们就被送去生活在猪一样的主义中（猪主义）。我就对米海说：“信耶稣！”因为知道唯有祂才有永生之道。祂才是一个孤儿最好的向导。

米海在我的眼中看来非常漂亮。每个母亲都相信她的孩子是最英俊的。这次的会面后来开花结果了。我后来才知道这句话给他极大的帮助。

守卫粗暴的把我推出去。在我们的木屋里，每个人都围过来问米海说了什么，他的情况怎样。但我只是摇头。我几个小时不能说话。我的心不在监牢。它已经去了别处。

那个晚上，许多人的亲属没有来拜望。她们空等了一场。如今她们躺在稻草被褥上，大声哭泣。

## 第九章

# 硬壳

每间木屋都有一个妇女在晚上值岗。你应该看守的是什么，他们却不告诉你。（我想这是为了防备有人自杀），但你必须时刻站立或行走。打瞌睡的刑罚是残忍的。

这房间当中，悬挂着的一盏灯，在风中摇晃。成排的妇女翻转，滚动。一些人大声打呃。一些在梦魇中惊叫。每一张脸上都显示受苦与惧怕的痕迹。这些是多冗长的时刻。外面风声怒吼，多么悲凉，就如它把这些彼此陌生的人们吹到一块儿：老年的，青年的，时髦的，乡下的，和来自城市桥下的。她们唯一相同的，就是都在痛苦中。

我小时不喜欢晚上，这时却渴望黑夜。因为只有黑夜才能脱离残忍的劳作。但黑夜临到后，我却不能入睡。我便起来，为我们木屋中的妇女们祷告；也为全营的妇女们祷告；也为共产世界百万计的囚犯；也为在西方世界睡得安稳的基督徒们祷告。我想也有

一些西方基督徒正在为我们祷告吧？

有一次，我既然睡不着，就想代替一个站岗的妇女守夜。那晚是塔尼亚值岗。可是她马上就拒绝。她没有失眠问题。

“不，你自去睡，”她说。

后来，她看见我依然醒着，就过来坐在我的床上。我们细声交谈。她告诉我，她其中一次的偷盗经历。那时她正在一所四千人的妇女监狱里。她说其中一个囚犯，正是前朝政府当权时，这所监狱的主管！

“在战争期间（那时反共政府当权），那位主管可以向监禁中的共产党任意而行。”塔尼亚说。“但如今她却自己落在这监牢中。”

我说，“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物质的和属灵的。但只在物质的世界里，才有神和人的律法说：‘不可偷盗。’在属灵的世界，却有许多好东西是可以任意偷窃的。你可以偷一切的真知识，机智，与友爱。在物质世界，如果你偷了我的东西，我就损失了一件东西。但在属灵的世界，我却完全没有损失。我不反对你作为一个小偷。只是你不晓得该偷的是什么。无论你今天盗取什么物质的东西，它总会丢失的。若不是在明天丢

失，也会在你死的日子丢失。但智慧与神的知识，只要你从一个人偷得，就是永远属于你了。”

可能这话并没有空说。深藏在我们灵魂的底下，我们都晓得“不可偷盗”（除了属灵的真智慧）。在我们里面有声音说，“不要贪图别人的东西。不单是他的物质，还有他的名誉，和他的隐私权。” 神安排人，就如天上的星星，都是保持相当的距离。祂给我们害羞，惭愧，骄傲，惧怕，作为围篱。没有人可以跳越这围篱，不请自来的偷窃他人的私有事物，个人的隐私。每个人就如一颗原子。凡硬入它范围的，就要引起爆炸，发出毁坏世界的能量。

虽然她自己时常饥饿，但塔尼亚却不会忘记小鸟。每个囚犯都在自己的床上吃自己领到的一小块面包。小心持住每一点零碎。每一粒渣滓都是珍贵的。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固体食物。但塔尼亚却把她的零碎洒在窗沿上，给麻雀吃。

有一次她对一个邻舍说，“你们真是基督徒呀！你们只会谈。从来不会分给小鸟。”

看见这些少女把她宝贵的面包碎，分给

鸟吃，叫我开始怀疑人是否是全然邪恶。人的本性有时会显出特殊的善意。

西藏人会把一种小糕，放在大石头上，给野鸟吃。思文赫丁（Sven Hedin）说，当他在西藏山间迷失道路时，就是靠吃这种小糕活命。野生动物不也是神的创造物之一吗？

在女杀手和一切刑事犯当中，有时你也可以找到一小块无私的善良。

在册瓦达（Cernavoda），每个星期日都有讲员来宣传无神论。正当我们渴望得到一点休息时，他们就逼我们排操到大会堂去，听一个女讲师。她首先告诉我们，她想到的神是怎么样的。她又警告我们说，凡谈及神的，就要受处罚。

“在外面，如今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了，”她解释说。“只有你们坚持宗教。我们的目标就是教育你们，脱离这种迷信。党方如今当权，党晓得万事。你们不是在监牢。我连《监牢》二字也没有听过！你们如今正在《再教育中心》。你们正在建立自己未来的快乐！你们正在为将来的一代服务！只要完成每日的工作量，你们就能加速自己的自由，成为新公民了。”

以后就是宣传的歌剧会。我们当中有些临时的演员和歌手。一些是德国籍的罗马尼亚公民。他们必须唱共产党的歌曲，讥笑德国，称颂苏联。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感到的羞耻。身体的伤害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可能忘却了。但叫人羞耻，就算是看来不过是小事，却是伤及灵魂。如今我才开始明白为何圣经说，耶稣“被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过去我不明白为什么这被戏弄也值得提。如今我知道它会怎样伤害一个人。它是不止息的。

一个德国籍妇人站在台上。她中年，曾经一度是漂亮肥胖的。她又唱又拍手。在高音节时，她的声音沙哑。

前排的官员们大笑。有什么比一个褪色贵妇的‘自我嘲弄’更为有趣的？那妇人在继续唱时，眼泪也流了。

过后是一个妇女的诗词朗读。那是称颂苏联人如何救我们脱离纳粹：

苏联母亲，多谢您  
为我们完成的大功！  
光荣的红军  
显示我们一条新路。。。。

每个出席的人都必须大声欢呼这些玩弄。房长们带领。任何不兴奋的人，就要被对付。告密者们仔细观察社会腐败分子的反应。

我不能批评参与这种活动的妇女。她们已经累坏了，投降了。当一些人被折磨时，另一些人却得到一小时的歇息。每个人都服从指示这样做：罗马尼亚最出名的宗教作曲人奥利巴拉克（Aurel Baranga），也转而写共产党的国歌。他如今也在这运河的奴役营中。

很少人坚持不投降。连那些坚持的人，也会受到这种每个星期日的思想灌输。他们每天把垃圾向你丢，肯定有些会贴着你。

我却不能称颂或欢呼。每个人都彼此说：“假装吧，有什么困难？省得挨打。”可是当我听到神与我祖国被毁谤，我就不能欢呼。礼堂后面总有人站着，我就藏身在她们后面。

可是我还是逃不掉。有人举报我。在黄昏时分，他们就带我到营长的办公室。

这女营长说：“听说你在今天的再教育中，没有拍掌。你的行为显示你还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我们曾经尝试善待你。如今必须

用别的方法了。”

他们就把我带去守卫室，把我放在一只硬壳里。这是建设在墙内的小箱子，仅仅够你站立。铁门有几个透气的小洞，底下有一个小缝，让食物进来。

每一所监牢都有硬壳。它能软化一个犯人，叫他愿意承认一切指控。在运河这是最普通的处罚。

过了几个小时，我的双脚像火烧。我头上的脉搏疼痛地慢慢跳动。他们要我留在这里多久呢？我可以在这个光景下维持整年吗？我想，这种邪恶正在蔓延整个世界。它将会折磨另一些国家的百万人。这是疯狂的道路。我晓得有人在这种箱子里发疯了。他们让恐怖的思念胜过他们。但如何逃脱呢？

理查曾经告诉我亚托斯山的僧人，不断地重复“心之祈祷。”他们按着每一心跳而说：“主耶稣，神之子，怜悯我。”我也曾用这个。

在箱子顶部有水滴下。这是单调的声音。为了消磨时间，我就使用圣经的意义，数算它们。

一：有一个神。

二：两块律法的石板。

三：神是三位一体。

四：地的四角，基督将会从四方收集祂的选民。

五：摩西五经。

六：启示录里的兽之数目。

七：圣洁的数目。

但水滴的声音继续下去。当我抵达十五，十六时，这些数目对我就不再有意义了。于是我又从头开始。

我不知道自己作了多久，但到了一些时候，我开始大声哭泣。我知道必须发泄，免得精神崩毁。

“一，二，三，四，”我又再哭。又开始“一，二，三，四。。。 ”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数字不再联系。我已经不晓得自己说的是什么。我的思想已经停止，就如停电了。但我的灵魂却继续向神说话。

我该加以解释这个，因为这是在监牢活命的关节。你面对的担心和愁苦那么多，以致你希望自己的大脑可以“停电”。你急切寻求解脱，但却被自己的思想到处追赶，叫你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就如一只受伤的脚必须用石膏包扎，给它安息，一个受折磨的

大脑也需要休息，才能痊愈。

言语是一种不完全的工具。当我说：“我爱苹果饼干，” “我爱我的丈夫，” “我爱神，” 时，我是用同一个字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在爱与恨之间，有那么多感觉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就如一与二之间，可以有无数的分数。一个母亲对她孩子的感受，不能用话语恰当的表达。她也通常不用寻找什么字。她只是妮妮呐呐地对孩子说话。那孩子听到就欢喜。

于是有些言语是支离破碎的。在一个人大喜乐或忍受大苦难时，他们会发出一些字典里没有的言语。这是对神对人的爱。思想停电了。就如圣经说的，“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林前 14：2）。

在硬壳中，这思想的中断保存了我的理智。在其间，有奇怪的声音从我深心发出。过了一两个小时后，我的头脑清醒过来，它已经获得了休息。

\*\*\*

一天之后艾伯尼中校到这些运河奴役营进行官方巡查。这是敏捷锐利的。他行过册瓦达的周遭。没有说什么，只轻贱地看了看

灰色衣服，像鬼一样的妇女们。当他即将离开时，一个吉普赛少女跑上去见他。她不消数言就把心中的消息传达了。她曾秘密地会见一个秘密警察少尉，如今她怀孕了。

艾伯尼就给布查勒作了一份报告，于是就有官方调查，爆出许多事件。结果是所有的妇女都被从册瓦达迁移到数哩外的另一个奴役营。这营称为“四公里”营。

## 第十章

# 四公里营的冬天

我们一早就离开营地，到多瑙河岸边工作。我们必须把一袋袋的石头投入河里。我们从早到晚，把沉重的石头运送到一条平底船上。这船就到指定的地点，把石包从船边投下。每次总会有水反弹上来。我们不一会儿就浑身湿透了。刮过平原的冰雪风，把我

们的衣服都冻僵了。这些衣物就成了铁甲。我的手指破裂，因寒冷而肿胀，又被重石压伤。

在黄昏，当我们回去木屋时，只能睡在湿衣中，因为无法把衣服弄干。如果你在晚上把衣服挂着晾干，肯定失去它。我就把湿衣当作枕头，早上就再穿上。我多么希望看到一点阳光。寒风简直是把我发抖的瘦削身体吹透了。

第二个星期，我被转移到推石的工作，负责把石头搬上推车。其他的妇女就负责推上船，投入多瑙河。我至少可以免去弄湿自己。可是这些石头锐利，常常割到手。我的手指甲都破了，流血。我那么疲倦，以致几乎忘了疼痛。我似乎在梦中。总觉得自己漂浮着，离开地面数英寸。

弯腰，双手拔起一块大石，驼背行二百码，到石堆去放下。再去重复另一块石头。我诧异自己的腰能否再伸直。

在下午，一辆车从地平线出现。妇女们惧怕的看了看它。没有人说话。连守卫们也惧怕。这车子闪闪发亮，崭新的轿车。它只能意味一件事：秘密警察。可能是要带一些囚犯回去问话。

每个妇女都默默祷告。没有人希望会回

去囚室里，经历整夜的酷刑。

守卫们马上呼叫。房长们和她们的助手，总是比她们的主子们更激烈执行任务，就大声重复上头的命令。

我们马上就放下心头大石，没有人被带去。原来那车来，是为了把一个年轻的妇女带来，交给守卫处理。寒风把她的布衣吹贴在她瘦削的躯体上。她恐惧地看着我们。我们都在白色的石粉中成了白人，只留下一双大眼，就如化妆晚会中穿戴的死亡面具。

守卫们把她推向我们。我看到她没有穿鞋。她开始工作。这是可怜的事。她试图拉一块大石，不过几寸，她的脚就绊到，跌伤膝盖。她挣扎爬起来，再移动数寸。她那没有人色的苍白面孔只能意味她已经在地下囚室里挨过了几个月，或几年了。

那个下午没有几乎与她谈话。她还能生存回到营中。我们经过守望台，领头的守卫喊道：“报告：带回350名匪类。”

那天晚上，当我完成了两个小时的削马铃薯皮之后，回到木屋里，看见这女子躺在靠近我的一张刚添加的床上。石粉把她都弄白了，除了脸上的泪痕。我带一些水来帮她清洗。她看着我，几乎不能相信。

在她复苏一点后，其他人也围过来。

“可怜的，她还未到三十岁吧！”

“她挺漂亮的，不是吗？”

“我们必须找一些东西给她当作鞋子穿。”

“还有衣服呀。她简直穿着破布。”

一位德国女演员从她的包包里找出一间压皱了的旧衣服。另一个送来一对拖鞋。这些宝物，这么大方的送给她，叫她的眼泪也涌出。她慢慢告诉我们她的故事。

她已经在内政部大厦的地下囚室度过了两年。在这期间，她曾经十天不得睡眠，问话官轮班拷问。强光日夜照射她的脸。如今她只能看见伸手能及的距离。

但这一切都无所谓，她只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自己的孩子吗？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两年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见他们俩了。我把他们留给我妈妈，但我妈妈将近七十岁，身体也不好。”

她的问题就如乞丐的椰壳碗，伸到我们各人面前。我们尝试安慰她。我告诉她我与米海的见面。可是这却是一项错误。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隔离整个房间那么远？但我不能看那么远！”

她哭泣，把脸转向灰色的枕头。

在以后的日子，一些妇女们尝试发现她其余的背景。可是她已经建立了一堵围墙，不再透露任何消息。由于她那么虚弱，我们在石山劳作时，就给她一切我们所能给的一点儿帮助。我给她一点我的面包，并和她谈话。

“如今我们晓得为什么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为饼和酒祝谢。通常我们只为食物祝谢。但在这里我晓得，每一点食物都有它的地位。这里的人，如果获得豆汤和一点面包，她们不会只说，‘我有一些豆汤。’她们会说：‘我有一些豆汤和面包。’每一点食物都值得感谢神。”

她突然投在我的手臂里哭泣。

过来一会儿，她安静了下来。

“我的妈妈就像你一样虔诚。我多么希望可以再看见她，摸着她！她是我们都依赖的。我却那么愚钝。如果我听从妈妈，该多好。”

她就告诉我有关她的故事，又是一个忠心的共产党故事。这种事件如今越来越多。在1951年，更多的党同志们被自己的同胞逮捕，下牢。看见这些人的困顿是一件可悲伤

的事。法西斯党（一种极右派）可以在憎恨中打滚；他们曾经风光一时。基督徒可以爱；他们也将得胜。可是这些共产党妇女却什么也没了。她们曾经相信党方，把党方当作神一样地崇拜；如今却无辜受害。她们比我们更痛苦。我们基督徒从开始已经看见什么将会发生，心中有数。她们却完全没有预料同志们会那么无情地宰割她们。

可怜的海伦娜。她曾经是教育部的高官。她的丈夫也是党方的高官。海伦娜无私地为党服务。她的座右铭就是“劳动阶级精神。”她那两个孩子也在共产党少年团长长大。

“我曾乐意为共产主义而死，”她说。

“那时我相信当共产党得胜时，就会把罗马尼亚变成一个乐园。”

然后她与一名雕刻师发生恋情。

“如果你计算他能在一周之内雕刻多少尊史达林的石像，你就会说他相当了不起。”

可是那位雕刻师却开始对她感到厌倦，就离弃了她。海伦娜感到苦涩。在没有提防的当儿，她对一个朋友说，“这雕刻师是一个帮助山中自由军的家伙。我与他来往，是糟蹋了自己。”

那位朋友却是一个激进的共产党员。她向秘密警察举发那个雕刻师。警察就逮捕他，给他大大的酷刑，直到他神经失常了。

海伦娜自己过后也被逮捕。她曾与这人同睡。她晓得这雕刻师与反革命分子的来往。如今她必须说明真相！海伦娜说那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其实这雕刻师也是一个真诚的党员。但这解释无用。她的两年梦魇就开始了。

最后她被带上法庭。雕刻师也在那里。他们只用十分钟的听证，就给了十年的监期。那男人完全崩毁了。他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也不看她，也不说话。

更糟的是，她的丈夫也在场，还有两个孩子。秘密警察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她丈夫就失去职业。孩子们被辍学。他们在街道上被他们的玩伴们割伤。

“我每晚都梦见这个。就是在白天我也会幻见格里哥利。我看见他在法庭中，面色灰白，眼睛就如死鱼。我怎么会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会相见！”

我想起理查的话说：地狱就是坐在黑暗中，想起过去的罪。我们的过去记忆就如火烧。你没有任何防御——没有书本，收音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把你的思念转移。在

那地狱里，没有什么能够蒙蔽我们的自我。新道德理论没用，帮不了忙。在地狱，你晓得新道德不过是旧情欲。海伦娜的后悔是可怕的。我明白她的感受。

几乎监中的每一个妇女都有相似的后悔。几乎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虔诚。自称是无神论者会自发地呼叫神，令她们自己也惊讶。每个人都希望神会听我们的意欲。我们希望神会成为我们的仆役，行使我们的意旨！

这些祷告是求错了。这就如求二加二不等于四。累积罪恶只能带来不快乐与后悔。最叫人懊悔的，是性放纵，包括婚外情，不忠于伴侣，与堕胎。妇女们切望可以谈及它，好减轻痛苦。我记得大卫曾在性犯罪之后，说：“罪过得蒙掩盖的人，是有福的”（诗篇32：1）。神已经把我们的罪掩盖了，人无需再打开，翻查旧账。

在我们的木屋中有一个拉度夫人。她是布查勒一位有名的生意人的太太。在战前的社会，拉度夫人是人人听闻的。但如今她的老朋友们都不能认得她。过去她曾是戴着巴黎披肩，帽子，珠宝的交际花。

如今这枯瘦的面孔，却发出过去时髦的口腔，听来奇怪。（做人还是朴实一点

好。)

在傍晚，当我们坐在自己的草席上时，她看见我正在观看这奇怪的人群，包括罪犯，妓女，修女，农妇，博士的聚合。

“你的结论如何？”她问，同时拨开她污油的头发，就如旧日的手势。“你看到这一切，现在你怎样想？至于我，如今只留下一一种想法：就是如果我能获得自由，就算每日啃面包皮，也很快活了。”

就如许多像她一样背景的人，她对自己的浪费时间深感懊悔。她时常迟疑地对我暗示，希望说出来的内里折磨。她有时会来，坐在我的床上，有时从房子对面看着我。我总是回应以微笑。

几个星期后，她告诉我她的难处。当共产党得权时，她丈夫已经去世，留下一个小孩。她没有钱，也没有美容了。

“我所爱的一切可爱东西都失去了，”她饮泣说。“我必须工作，我的双手都糟蹋了。我所有的旧相识们都回避我。然后，我有一个机会再婚。”

她又时髦的拨开头发。

“但一个男人总是不要另一个男人的孩子。我晓得我那可怜的珍妮，那时她才三岁，是一个妨碍。于是。。。 ”

她的汗从额头上冒出来。这是一场挣扎，要说或不要说。我接手在她的身上。她又开始说：“我开始忽略她，不好好地喂养她。这不是故意的。至少。。。这孩子太会哭了。我常向她呼喝道‘闭嘴，小妖精！’她越来越瘦。但我不管。”

她把这些说出来，似乎要死了。她抓住我的手，扭捏着，就如在产难中。如果她不把全部真相说出，就不得释放。

“我不理会，”那干枯的声音说。“我丢下她，自己出外。与新男朋友一同去玩！我以为他就是我的救恩。”

“在寒冷的冬夜，当珍妮睡着时，我就打开窗口。我希望她会掉被，受寒。当然，如今我才发觉这个。那时我是告诉自己说，‘新鲜空气有益孩童，我不该过度宠坏她。’我没有杀死她，却让她死在疏忽中。”

她低声说最后的一句。当时只是我们二人的谈话，并没有其他人听见。那时房子的五十个妇女正在各自喧哗。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及这个。我晓得这是不能宽恕的。”

我尝试告诉她不是这样的。我说在福音书的希腊原文，基督是“Christos，”意即

恩慈。因为除了恩慈，我们不能想象祂会是怎么一个样子。恩典与赦免就是祂的外号。

她说，“如果我还能出去，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成为善良。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不善良是怎样的一回事。”

我回答道：“但没有一人真的好。于是使徒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便是撒谎。但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耶稣就赦免。”

拉度夫人最后发现，那位新男朋友原来是一个男妓。她成了他的一个情妇，得到一些小费，让她可以不必从事工厂劳作。于是这种不很妥当的生活，加上她过去的上流身份，就成了她下牢的唯一“控状。”一个妒忌她的邻居指控她来自“社会渣滓”的背景。她就得到两年的“管教刑期”，无需审讯。

\*\*\*

我在奴役营和监牢中，遇到许多奇特的故事。在四公里营有一位老妇，人称她为祖母使徒（Granny Apostol），她的罪行是，她曾经善待一个神经失常的人。

那个失常的人是一个印制钱币的老工

人。他曾经印出一种小钱币，其上写道：

“尼古拉，罗马尼亚皇帝。”当然他本身就是尼古拉。他最喜欢的就是分发这种钱币给人。“保留这个，”他会解释说。“当我登基时，拥有这钱币的人就成为我的部长。”

秘密警察就逮捕这名可怜的皇帝，又调查他的一切朋友。每逢他们发现一枚这种奇怪的钱币，就有一个男人或女人被拉去问话。军事法庭就发出十五或二十年的监期。

“可耻极了！”忠诚的党工人海伦娜叫道。“难道你不能证实自己的无辜吗？”

“我当然可以证实。可是向谁？神与王都离开好远，就如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他们常说的。如今还是这样。那些党员们吗？他们都是无知的，或是都是疑神疑鬼，什么都会怕的。”

我们的新统治者，不但无知，而且以自己的无知为豪。过去办公室的差役，如今成了秘密警官。这种无知是整个政府的问题，我们最高的领袖乔治古，也是一位前铁道工人。那时流传一个笑话：乔治古向戴高乐夸口说，他已经把罗马尼亚通国的文盲都消除了。他问：“你们法国呢？”戴高乐将军回答道：“也是，不过在我们的外交部里，还是有些不太懂文字的。”

运河的官员从来不会和肮脏破衣的妇女们谈话。但如果情况逼得他们与我们说话，他们总是重复党方的口号：“人类世界产生了四个伟大的人物：马克思，英格斯，列宁和史达林。”如果你问他们有关柏拉图或贝森或爱迪生，他们就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未曾听过这些。

当权者的愚蠢，和他们手下官僚们的惧怕，就使被捕的人数大大增加。

有一个女医生无意中說，西方生产的体温计是她的首选。因为那种体温计比俄罗斯生产的容易读。在她下牢不久，就在监中遇到她的助理护士。那护士的罪名是“不举报上级的邪恶言论”。而另一位“忠诚”的护士则投报了。

另一个奇怪的冲突，是在两位妇人之间。她们都是上流社会的宴会常客。一位曾是卡勒王的情妇，另一个则是共产党内政部长乔治古的情妇。两个都因为吹嘘过去的风光日子，而惹上麻烦。前者由于跟王族有关系，当然被捕。后者因为透露太多有关新任部长的奢华，说他拥有五十件大衣，他的名酒和黑鱼卵宴会。于是该部长就把她逮捕下牢。不久他本身也被自己的同志们逮捕下

牢。

我也遇到数以百计的基督教异端派，因为拒绝与当局协和，就被逮捕。其中有基督教科学会妇女，有耶和华证人会，和神道会(Theosophist)。

“今天肯定是星期六，”小安娜叫道。“肯定是。因为他们正在殴打安息日会员！”

每逢星期六，这一派的妇女们就被命令工作。每次她们都拒绝。她们被粗暴地对付，但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她们。东正教和天主教并更正教徒，为了避免被打，就连星期日也工作。但安息日会的成员们却周复以周地受苦。

许多妇女下牢，是因为看见童贞女马利亚的显现。有人指着一间教堂的窗口叫道：“看哪！童贞女马利亚！”马上数以百计的人就聚集观看。警方就来逮捕。虽然几位神父都警告人不可围着看，人群依然聚集过来。

警察以为，只要把那玻璃窗打破，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贞女马上在旁边的窗口出现。于是整排窗口都被打破了。这现象就移上维多利亚街，出现在警察总部的窗口上！

在警员本身看见这异象后，才开始大事逮捕（许多警察都有浓厚的东正教背景。）

“这是一场大抽奖游戏，”舞会酒店的皇后，德裔克拉拉说。“有时你抽到一张标明《监狱》的彩票；有时抽到《自由》。”

拉度夫人说，“我要抽到的是《西方》彩票。”她转向我问：“你呢？”

我说：“好久以前我已经抽到我的彩票了。它写着《乐园》。”

\*\*\*

在晚上十一时，木屋的门突然打开。六个守卫操步进来，大声喊道：“每个人起来！”

“营长巡视！”

铁轨铮然作响。“铛！铛！铛！”

惧怕的妇女们半睡中爬起来，个个战抖。

那肩膀宽阔的营长穿着全套的制服进来，戴着军帽，发亮的军鞋，就如她正在进行军方的排操。

“妇女们！我要一切能操外国言语的人向前跨一步。我的意思是外国言语。不是苏

联或塞比亚话。乃是英语，法语之类。”

一些妇女向前跨一步。这些都是教师，记者，过去的宫廷妇女等。我们的名字被详细抄下。守卫们试图看来没有那么愚蠢，于是越发可怜。最后那个“双 V Wurmbrand”被填入法德语的一排后，他们就离开了。我们失去了两个小时的睡眠，加上两个小时过后的争论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为了找翻译员，”克拉拉肯定说。

“美国人来了！”

“还有法国人！”

“幸运的母狗，”一个妓女说。“你们为什么只因为说自己懂得几个青蛙字，就可以得到舒服的工作？”

“克拉拉，你又如何？你怎么说自己会法语？我们知道你是德藉！”

“不懂法语！”克拉拉大笑。“我亲爱的，我的法国腔是有名的。Oui, prince, je languis, je brule pour Thesee.” 她就拍掌和音，看着祖母使徒说：“Que dis-je? Il n'est point mort puisqu'il respire en vous. Toujours devant mes yeus...”

“好了，够了，让我们睡一会呢！”

但刑事犯们却爆发出恶语和妒忌。几乎

到了黎明，我才开始一场充满不安之梦的小睡。

但当我们走过平原时，我的心却感到轻松。这会不会是真的？做一个通译员？在温暖的办公室里？不必再受这种寒风？果然有国际的大事件发生了？我们的石矿充满了谣言。

我在那天与一位瘦小的犹太妇女一同工作。我多次在营里看见她。她的微笑总是甜蜜安静的。在众多焦急的面孔中，这种安详给人带来心中的平安。我留心防备守卫，私下向她提及昨晚发生在我们木屋的事。

“每一个木屋都有同样的事，”她说，“在每一个奴役营都是。有时他们会进来问谁是外国人。于是德裔人士和犹太人就赶快呈报名字，以为她们将会获得移民的许可。但这都是把戏。只为了干扰你的睡眠。”

不久我就发现她说的不错。这只是另一种方法，消耗我们的心思和意志。多次他们在午夜后又来调查。有一次他们来写运动员。于是就有谣言说，罗马尼亚缺少参加奥林匹克的选手。任何能跑，能跳，能游泳的就要被取去训练！大多数人都不太能走动了，但人人都以为自己符合资格。

这使我们更乐于接受重教育。他们成立

了一个女性的歌咏班，教导共产党歌曲，开始时，是唱共产国际歌：

“起来吧，地上所有饥饿的人。。。 ”

“由我们开始！”安妮就和声唱。

有一套戏剧称为“真正的快乐”。它显示出，为社会主义建立运河，是真快乐。其中又赤露了资本主义的可怕剥削。当党方叫我们为美国饥馑中的百万人痛哭时，我看见真的有些妇女流泪。

在成功消解了美国大叔的阴谋之后，（美国佬试图干扰我国的运河工程），共产党青年就高声唱：

“我们多么爱史达林国父，  
我们在党内的喜乐，永不止息。。。 ”

最叫人悲伤的是，戏剧终结时，众人都欢呼拍手。至少有些人是真的欢呼。在酷刑者和受行者之间可能产生一种‘爱恨’的关系。囚犯们常用好听的小名称呼殴打和戏弄我们的守卫。

“盖房子之前，先清除沼泽！”年轻的守卫会重复这些口头禅。我们从经验中晓得，必须十分小心这些二十来岁，刚从党校出来的青年男女守卫。这些眼睛空洞的青少年可以比任何人更残忍。她们的脑海里还存着党方的训诲。

她们被派到运河数年，在荒漠看守囚犯，与我们一起步行数英里到石山去。她们在我们操劳时，站在我们一旁。有时她们会与我们说话，虽然这是严格禁止的。

过了一些日子，她们开始察觉她们不是在对付‘匪类’和“寄生虫”。这些囚犯不过是农妇，就如她们自己的家里人。那时我国正在推行集体农场。土地和畜生都被当局充公。当这些守卫听到她们自己的亲属也在饥谨，也有被捕的，她们就开始怀疑。

她们不再以自己的职业夸耀。然后她们对党方的信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官方也大事压迫教会。这就叫一些守卫大大改变。

在四公里营有几位女学生囚犯，因为参加爱国学生组织，所以下牢。其中一位十五岁的玛丽亚极其美丽。奴役似乎只添加她的美容。她的皮肤变得透明，黑眼睛更加清丽，骨骼结构更为曲线型。她发现人们对她

的喜爱与仰慕，于是充满了自信心。

过去曾经向我显出一些慈爱的守卫妮娜，很受这名来自另一个世界，家教严谨的少女的吸引。

“哎呀，可怜的女孩。她只是一个孩子！她们说，我将会处理匪类和凶手，可是这是怎样的少女！”

一天妮娜问我的一位基督徒朋友卡琳，“你是一位修女吗？”

“不，我是一个牧师娘。”

“呀，她们告诉我说你把自己的面包也给了别人。你这样做会害病的。现在你就去厕所，把手伸上右边的窗口。”

她就去。当她伸上手，就收到外面有人递上一些包着的東西。原来一块三文治。如果妮娜的行为被人发现，她自己就要被送去奴役营了。

卡琳和我数次与妮娜交谈。她告诉我们，她小时候，常去教堂。甚至在她参加共党青年团时，依然如此，只是必须步行数英里到另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村子去。

“一次在回程中，我遇到一位青年团的领袖。那领袖不断追问我去了哪里。‘今天是星期日，你没有去教堂吗？’我说我已经放弃那些好久了。我恨不得自己有胆量告诉

她少管闲事。那天回家我哭了一顿。我感到自己就如彼得否认基督。”

妮娜果然是曾经哭了。但要像彼得一样回转，却需要勇气。妮娜没有那份勇气。她让自己离开教会，流入军校，成为一名守卫。她照单全吞党方的宣传，有关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并删除中产阶级的败类）。她曾经殴打和虐待囚犯。如今她看见共产主义向各村行的，就感到内疚。

她不单帮了卡琳。我可以猜到她也善待玛丽亚。在妮娜不再与我们同在好几个月后，这女学生告诉我有关于妮娜。

“我父母还有一些钱。在充公期间，我们保存了几件物品。我要求妮娜送信给父母说，我很好。她就去了。我爸爸要求她带一些东西给我，包括止痛剂，巧克力和一件厚衣服。爸爸承诺将会给她一笔钱。”

这可能要了妮娜的性命。可是她却照做。她把这些东西私送入营，又拒绝接受贿赂。这次拜访玛丽亚的家，对妮娜是一个启示。她看到美丽的事物，玛丽亚家人的友善，家中的安息无争，对她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摇动了。

当我最先和她谈话时，很是不容易。那时她还在重复反宗教的口号。她的心门关

闭。当我谈及基督，她就说：“我们共产党就是基督最好的朋友！如果有天堂，基督又是审判官，祂肯定最爱我们。你的丈夫是一位牧师，他帶了多少人归信基督？但我们共产党却保证每年都有上千上万的人，在临死之前呼喊基督。我们帮了基督的忙，把祂的天堂充满居民！”

我指出这比她所想的含有更多的意义。神把憎恨充满扫罗，也在他心里打下根基，叫他可以成为将来的保罗。圣经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诧异这些把基督徒送去天堂的共产党，不也该获得天堂的怜悯吗？

这便是引导她悔改的第一步。

如今妮娜成了一个基督徒。这不是容易隐瞒的事。一个出卖者可以不断作恶，二十年也无人发现，因为他的周遭都是坏事，他很容易就能稳妥的藏在其中。但善良却是一只罕见的蝴蝶，最迟钝的眼睛也会看得见。好些人一看到它，就要打死它。

在1951年间，妮娜就不再出现在四公里营了。

我们好久不知道她怎样了。后来三位新来者，是奴役营的前守卫。她们因为收取囚

犯的贿赂而被下牢。她们说看见妮娜也被审讯，被判十年。

可怜的玛丽亚大大不安。

“都是我的错！”她哭道。

我说：“不要太难过。这正是她心中想要做的。她成为一个囚犯，比做一个守卫更快乐。”

我们常常谈到妮娜。卡琳说她晓得她将会面对什么，末了必然出来成为一个非常强的基督徒。苦难的经历将会给她有能力，可以与他人谈话。但如果她死在牢中？也是值得。神不会忽略那些给他小子一杯凉水的人。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人，就留下最大的好影响。

第十一章：

## 多瑙河

在晚上下了重雪。我们在成排的木屋前列队。雪霜继续降下，但大风停了。

那天早上更多人尝试称病。但营中的女医生克里兹（也是囚犯之一），却无动于衷。

“你们没事！”她说。“适合工作！”

囚犯们多么讨厌那声音。克里兹为了可以留在室内，就出卖了自己。她掌握的生死权，是过去的医药行业未曾知晓的。她自心明白，如果把那些病弱的妇女送去工作，意即给她们死刑。一些人那么软弱，以致当她们听到必须去石山，就当场昏倒。但她却有上头的指示：如果她容许越多的囚犯病假，她自己生存或释放的机会就越少。

在第十号木屋有另一位医生囚犯，却持守自己的真诚。囚犯们使用一切方法，试图保护她，不让她出去劳作。她已经六十岁出头，不适合操步到数英里外的石山，更不必说在那儿做苦工了。她的药方比克里兹好得多。但营长却很满意自己的首选医生。于是这十号房的医生必须去推独轮车。

止痛剂，一杯暖水，是我们的梦想。牙疼必须忍受。营中充满各种过劳而带来的妇科病症。囚犯医生们正确的判断各人的病情。只是治疗是另一回事。

当我们在踏雪而行时，卡琳说：“让我们不要想及克里兹。她是可怜的。每逢我听到她喊道：‘适合工作！’时，就想起一位女医生朋友。她为了基督的缘故，穿上那可憎的制服，假扮为死硬的共产党，只为帮助他人。她大大的帮助了众病人，直到一个奸

细出卖了她。如今她坐牢。”

“可怜。她真的是一个圣徒。”

我们在夜空下行过白色的平原。在肃静中听到石山的敲击声，显得异常悲凉。

那天早上，我的手指被两块重石夹着，几乎压扁了。以后每逢我试图把石头提起，送上卡车，就极其疼痛。一位新来的年长妇人注意到我的难处，就尝试帮助我。她问我在监牢有没有遇见一个名叫芳妮的少女。

“有，”我说。“我很晓得她。我在吉拉瓦监牢常教她法文。我们成了朋友。”

“她怎么了？”

“她去了天堂，”我回答。“她死于癌症，拖延太久。”

那妇人就开始哭泣。我明白这就是芳妮的母亲。

我们身旁就有一个守卫站岗。我们不能谈话。一个人不能因为孩子死了，就可以停止工作。她盲目地继续劳作，满面泪痕。我们的心和伤手都同样大大出血。

直到第二天我才能尝试给几句安慰的话。我们那时正在等候中午的食物。“芳妮如今在天堂，”我说。“她死时信靠救赎主。祂是赐永生的主。”

“天堂！说的容易。如果是你的女儿。。。 ”

我就告诉她说，在纳粹时候，我全家人都死了。后来我的领养孩子们也都死在海难中。

“但一个人无需丧失内里的平安。我们都是短暂的，但在神里面却有永恒。”

我们坐在一起，摸着我们受伤的指头，等候那油粥。我们的手脚都因为过劳而颤抖。她告诉我说，她名叫柯尼利亚。

我说，“你的女儿帮助了许多囚犯渡过颓丧的时刻。她告诉伤心的人有关于永生。我帮助其他人。你也帮了我举起那些石头。在天堂，救主照顾那些我们失去的人们。”

她看来得到一点安慰。

一天晚上她偷偷来到我的木屋。在寒冷的黑夜里，站岗的守卫不多。

我感到有人坐在我的旁边，摸我的手。我开眼坐起来。

柯尼利亚害羞的微笑。“让我坐在这里一会儿。看来在你旁边魔鬼不太有力。”

每个基督徒都反映了些少主的荣耀。在苦难的时刻，一些人可以注意到。

“我木屋全体囚犯们都被处罚，”柯尼利亚说。“我之前不能出来，因为这整个星

期我们都必须清洗地面。”

“但我不是来这里诉苦。我要告诉你一些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事。”

她那细致的面孔变成透明，痛苦转变成了喜乐。

“我昨晚和衣而睡。我立刻就看见自己处身于一个大草场，就如我们工作的巴拉干平原。但遍地花朵。极目而望，全都是。空气充满了芬芳，好像是水仙花谷。我感到我的女儿就在那里。虽然它是那么广大，却给人如家一样的感觉。我从来未曾见过那么多上好的花草同在一处。我听见蜜蜂的声音，又有成群的蝴蝶，充满了彩色，飞向我来。我感到灵里陶醉了。地上一切的美容与光彩看来都聚集在一起。

“当我单独站在一个角落时，我看见一个妇女走向我。她的眼睛温和，似乎可以看见你的深心。她把一束水仙花放在我的手上。呀，它多么芳香！如今它的香气还在。在草原中心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的良人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

“那时我就醒了，发现自己还在运河。可怕的守卫们还在。但当他们在五时击打铁轨，我走向石山去时，却像跳舞在草原上，叫我的爱人欢喜。

“我还看见那鲜花的草地，也嗅到它们的芬芳，也听到那里的声音。还有那个妇女，我忘不了她。”

这个回忆真的活在她的心中。她如今在数以千计的小慈爱，美丽，征候，并各种奇异的事中，都看见了神的明证。

有时我们从受苦的山谷中，可以拾取到美丽的回忆之石。

\*\*\*

许多日子后，冰雪开始融化。木屋边缘的水滴声音把我弄醒了。硬如铁石的地面已经转化为泥浆。墙壁上已经变黑的雪，在温和的空气中开始消退。我们多么期望脱离冬天的魔爪。

连守卫们也感到快活。他们向我们呼喝叫号，也向彼此呼喝，就如好玩的狗。微风从南方吹来带来一种气味。可能是海的味道，或是泉水。

我再度在码头工作。我们又到那平滑黑暗的多瑙河，把我们的大石丢下去，引起大水花。巨大的暗色冰块漂浮而过。我的手脚都麻木了。在新出现的白云中，可以看到大片的蓝天。

男守卫常常随同囚犯们来回营地。他们是妇女们所看见的唯一男人。他们有时会谈笑。今天他们嬉笑的更厉害。

一个狡猾的妓女斯达尼古常常领导这种事。

“你怎么敢？”欣奈达问。“那个彼得的手，就如猩猩。满了黑毛！我敢说他全身如此，从头顶到脚底！”

“有些在这里的妇女也是这样呢！”斯塔尼古露出她整排金牙。众人大笑。

“哎！”欣奈达战惊打颠了。

“究竟他们在我们中间看到了什么，以致那么受吸引？”欣奈达说。“我不能想象。你能想出一副更无性趣的图画吗？我们如今又脏又臭！”

斯达尼古说：“我们的小圣徒不喜欢低级笑话！”斯达尼古叫道。那些守卫们在我们工作时，他们却在抽烟。他们看着我，露齿而笑。“以为我们是可怕的，是吗？”

我保持沉默。当然，这意味责备。但斯达尼古的笑话却开错了。

工作结束时，我们排队，都精疲力竭了。

我们的回程是沿河的泥路。我留意到那个称为彼得的守卫正在注视我。他脸上露出

丑陋的一点微笑。他推动一个偏鼻子的同伴，那守卫就用脚把我踢翻在泥泞中。女守卫们就大笑。

一只手把我拉起来。我在彼得的手中呼叫挣扎。

“你现在需要的，”他低吼道，“就是冲凉。”

一个妇女的声音就尖叫道：“把她丢下多瑙河去！”

我感到另一个男人的手。一个抓住我的手腕，一个抓我的小腿。他们把我抛了出去。我落在石头的浅滩里。我的气息都被打了出去。我整个人呆了，但还清醒。冰冷的水流把我在石堆上冲了下去。岸上有呼叫声。每次我尝试站起来，就被水冲去。我被石头割伤了。

有两只手抓住我的膀臂下，拉我到水浅处。那个抓住我的男人绊倒了，往后跌，坐在水中。我平躺在岸上。

有人强使我坐起来，击打我的背。我感到不舒服，空洞。我开始觉得肋旁疼痛。我的头发晕，又倒下了。当病态过了，我又可以听到水声。

“她没事。起来！”一个妇女的声音说。她看着我。“快起来走。不然就要冻死

了。”

那个面目就如农民的年轻守卫帮我坐起来。没有彼得的踪影。

他们拉我起来。我发抖。囚犯们的行列已经在前往数百米了。我在后面追随。那个女守卫在推动我。

当我们跟上大众时，那女守卫同情的看着我。

彼得叫道：“那就好了。冲一个凉最好。”

我的衣服冰冷，鞋子破了。我密缩，担心为什么肋旁那么痛。那疼痛如今更厉害了。在罗里车上，每逢车行颤抖，就如火辣的刀插在肋骨中。

“那可憎的彼得！”欣奈达喃喃地说。我们的囚犯队长也与我们同车。她们在大笑之后，赶快把我拉上来。无论如何，她们必须向奴役营报道回营的人数。少了一个奴工意即国家的损失。

我们终于回到木屋。我的肋旁大大发肿。手脚皮肤都割伤了。晚上每隔几分钟，我就尝试转换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可是没有。

在早上我见克里兹医生。我的一边身体已经青肿。我不能把手举起来。

“适合工作！”她宣称。

彼得依然在寻找我。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从队中拉出。“她的问题是，昨天她没有完成她的工作。去做！”

他就在我背后用大脚使劲一推，我整个人飞向一排妇女中。

于是我那天又上去工作。以后也没有休息过一天。我断了两条肋骨（在我释放之后，医生证明这个）但神却医治了我。我们在牢中看见许多这类的奇迹。

## 第十二章

## 四公里营的夏天

春天来到了。在往石山的路旁长出青草。有一种小甜草称为‘粥’，是非常珍贵的好食材。但在这平原，虽然多雨，可以吃的草总是比苦草少得多。在这大风的地方，只有最强悍的才能生存。在我们还用汤匙试图把这些粥草送往口中之前，已经被大风吹走了。

吃草是犯法的。任何能够改善政治犯的东西，都是犯法。我们必须在守卫没有看到时，赶快像牛一样吃草。我们也必须防备告密者。她们连这个也会报告，以为这样做，就可以获得提早释放。

青蛙是相当不错的野味。众囚犯都认为它们的肉相当鲜美。可是它们却很不容易逮捕。有时会有一只爱冒险的青蛙，跳到我们工作的石山来，于是就必须付出最高的代价。

这些青蛙生长在河边。晚上它们的声音传达数英里。我记得圣经谈及青蛙的灵。我过去诧异为什么这样形容。然后共产党就来了，也带同它们千篇一律的党口号。“党万岁！格勒-格勒！人民共和国万岁！格勒-格

勒-格勒！帝国主义滚蛋，格勒！”于是我明白了。（译者注：青蛙的灵，就是没有意义，却又唱个不停的单调声音。我们的歌唱赞美神，如果没有心中的真意，也就变成了青蛙声了！？与其用口唱，我们改用录音机代劳，也是？）

蛇没有那么热门。一种肥草蛇有人捕食，可是石山的声音把它们都吓跑了。那些负责清除野草，播种防止土崩的蔓生植物的，却能捕获一些。有一次，一只野猫衔着一条青草蛇跑过我们的小道。马上就有一阵石雨落在那只猫身上，它就飞跑了，但却不肯放弃口中的猎物。

我们之所以那么渴慕蛋白质，是因为我们贫乏的饮食。无论是所谓的马铃薯汤，或豆汤，或包菜汤，全都没有营养（烂菜烂薯）。营中缺乏维他命引起的疾病，非常普遍。几乎每个人都有腹泻的经验。维他命C不足引起的Scurvy病，神秘的皮肤病。我们割伤和擦伤，常常发炎，以致脚上的伤口烂到直径四寸。这些发脓的伤口感染我们全身，把我们的力气都耗光了。

但我们没有男囚犯那么糟。党方有特别部门给神父们和铁卫军成员。他们的营地在

一个半岛，与其他犯人隔绝。他们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得到更少的食物。在那里，生存必须靠各人的机智，或残忍。

在那里，一切会动的东西都有人吃。

“狗相当好吃，”一位曾经挨过那营的神父说。“不过我不敢建议吃老鼠。”

在米迪阿半岛，老男人，许多是七十岁以上的，就如牛一样，被绑在轭头上犁地。通常是赤足。他们绝难达到指定的工作量。但如果有人达到，当局就马上提高工作量。这是灭绝政策。

那些没有累死的，当他们倒下去时，就被打死。有人说，“半岛上的坟墓，占地比奴役营大一倍。”

这种要求达到工作量的制度，并不是共产党的首创。圣经说，犹太人在埃及也必须达到指定的工作量。他们首先得到稻草的供应，后来埃及人不给稻草，可是造出来的砖数，却不得减少。

法老和共产党的分别是：法老没有把他的奴役称为地上的乐园。

\*\*\*

我们的一切新闻都是来自新来者。这奴役营从来就不会缺乏源源而来的新丁。一天傍晚，我们拥挤的木屋又来了二十个妇女，全是警方在街上扫黄时逮捕的妓女。这是共产党“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法。就如共产党对许多事物的处理方式：解方比病症还要糟。这群新人都是来自同一所监牢，是我们所遇见最下流的妇女。可能这只是因为她们呆在自己的圈子里太久的缘故？

如今她们马上为自己造出一个窝来。她们把一小群修女打出去。她们尖叫，又用最污秽的言语。这群修女就逃到房子另一边的政治犯营寨，寻求庇护。政客们就尝试充满乐观的与修女们理论。妓女们就大笑尖叫，模仿政客们的音调。刑事犯们只在壁上观，露齿而笑，幸灾乐祸。至于吉普赛的妇女，她们完全不理睬这个，依旧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谈话，辩论，歌唱。

许多妓女都有花柳病的烂嘴唇。她们也与我们共用杯与碟。在她们聚集的地方，气温也比其他地方高了一度。可悲的是，一些妓女的心，也像她们的身体一样，烂的糟糕。（里面的烂，比外边的可怕多了。）

那些被打散的修女们就聚集在房子当中的红灯泡下。玛丽姐妹是一个年长的修女。

她的相貌就如一个苦行僧。她的鼻子高而尖刻。戴着一副钢制圆形眼镜（在这种环境下还能保存这种东西，不可谓不是神迹。）她的笑容就如孩童一样贴心，这笑容本身也是一种宝物。

欣奈达投诉说，“如果玛丽不那么常提及刻苦肉体就好！”

玛丽多么努力保留她那小群的信心。每天晚上妓女们都干扰她们。老玛丽说及克拉维的圣伯拿St Bernard。他一度无意中看见一位妇女，就大大惧怕，整夜站在冰冻的河里，深及颈部，作为处罚。

“他在那里做些什么？”妓女们总是半开着耳朵听。“人们为了寻找性刺激，才会那样做呀！”

她们都吃吃而笑。

这老修女警告少年修女，不可向男后卫举目。一些守卫是年轻英俊的。。。她们正在死亡的危险中。。。只要想到那些东西也是罪。。。该想圣徒的榜样。。。。

于是就有妓女说：“奇怪的是，一些人那么幸运。我却没有见过那些圣徒。你还记得那个主教吗？”

于是修女们终于猜着了那个主教。她们

都脸红了。

在妓女群中，一个看来十足是妇人的维多利亚说：

“当我每个星期去做医药检查时（营妓是国家管制的事业），警官总是挑选我出来。啊，我真是不同的，虽然现在你可能会发笑。那个警官就会带我到主教别墅去过一晚。老黑胡须！我必须穿裤子像一个男孩。”

那位主教常常附和每个人属世的意见。他得到好薪金。党方似乎相当优待他。

“贞洁，”老修女继续说，“就如一面镜子。就算是一口气也能弄污它的表面。绝不要让一个污秽的念头弄污你的思想。。。”

她大概是从某些坚硬的木料雕刻出来的。她的硬朗本质就引人攻击。

“你应该不太晓得你的祭师们吧？”一个少女也来讥笑。“我目前被带去与一些神父们来往。啊，他们真懂得妇女，懂得我们的一切。他们不多想及他们的灵魂。真是一面好镜子！”

老修女不理睬。她继续说：“圣多马得到那么大的贞洁之恩赐，以致一位天使向他保证说，他绝不会失去它，也绝不会再遇到

试探。但他依然回避妇女，连看也不敢，免得罪恶有机可乘。”

妓女们突然大笑。她们又尖叫，又惊呼，东倾西倒。

“可怜的老家伙！很好的应许！完全不是他心底里想望的！”维多利亚捧腹大笑。

“我们看透你了！”

无论是谁被看透，玛丽姐妹放弃了她的训话，转而使用一种更清明的方法。她坚决地说：“让我们一同朗诵玫瑰经。”

于是她们一起喃喃地说：“充满恩慈的玛丽亚啊。。。”

所有的妓女都一同画十字。虽然她们会藐视又戏弄一切善行。但仪式，画十字，却叫她们丧胆，或使她们开始懂得尊重人。

说完玫瑰经也要一段时间。她们也没有干扰。但她们不能单单这样就可以安静的了。玛丽似乎还在直瞪她们的脸。

一个年轻的少女，头发橙色就如电线，又开始了。这次是用褻渎的话针对贞女玛丽亚。

但整个房间的人听见都大叫抗议，以致众妓女们都聚集围护那橙发女孩，免得她被棒。

“我们听你们够了！”我们旧群体中，

也有一位名叫斯达尼古的妓女。她跑过去掌掴那橙发女子。她告诉她，她是谁，她来自何处，又将去何处。

“一些女人，”她解释说，“就是那么贱。”

妓女们很怀疑自己的低贱程度。在知道这会打人的小辣椒也是她们的同行时，她们就看来发呆了。

斯达尼古并不特别虔心宗教。但在她面前没有人可以开罪贞女玛丽亚。她也敬重老玛丽，捍卫她就如自己的母亲。

至于那位被妓女们批评的主教，我也认识。他虽然有一切弱点，但对那些逮捕他的共产党，他却能说：“我没有活出一个模范的基督徒生活，但我可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而死。”这个妓女们嘲弄的罪人，如今已经是天堂里的一个圣徒。他死在酷刑中。

\*\*\*

在新来的妓女群中，有两位少女却完全不同。她们很少与其他的妓女们谈话，虽然妓女们都认识她们。她们在房子最末的角落里找到床位。

她们是姐妹，皮肤黝黑，有礼貌，说话

声音也安静。但她们的同伴们说她们也是妓女，在扫黄行动中，连同其他女子一同被送来运河接受“管教”。

这对姐妹常常神情忧伤。没有人晓得她们的过去。虽然许多人会胡扯一场。

维多利亚在用水弄湿头发，把头发拉直，或检查自己彭起的静脉时，就会说：

“一些少女就是不懂得沟通。但我们都是同船人。如果我们不能告诉同伴有关我们的难题，我要问，做朋友是为了什么？”

但十九岁的迪亚纳和十七岁的弗洛里都不告诉她任何事。虽然维多利亚继续努力关心她们，也许是出于她的专业习惯。

这种不知恩，叫维多利亚生气。她会到处践踏他人的东西，身体，与思路。又会大笑肮脏的笑话。她也会胡乱的抽烟。我曾见过妇女们为抢夺守卫丢弃的烟头，大打出手。但维多利亚却似乎有她的香烟来源。

于是这对姐妹就无声地从事奴役，回来睡觉，可能就此一直不为人晓得。但一天迪亚纳却听到守卫读出我的名字拼写。她马上问我晓不晓得理查魏恩波。我说我就是他的太太。

“啊！”她说。“那么你以为我怎样？”

我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说她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的副手。父亲常对她读理查的书，说那是他的“属灵粮食。”他为了信仰被送去坐牢，留下生病的妻子和六个孩子。迪亚纳和弗洛里是最年长的。她俩在父亲被捕后，都失去工厂的工作。于是全家缺粮。

一个名叫斯利文的少男在一晚带她去戏院。他说会给她工作准证。他俩去餐馆，叫了许多酒。那晚这少男就与她造爱。

不久再发生这样的事。他不再提到工作准证，却给她钱。为了帮补家庭，她就不拒绝。过了一个星期，他介绍一位朋友给她，就离开了。当这新朋友尝试亲近她时，她生气了。但他也给她急需的钱，又说这是斯利文的建议。她就让步。

在斯利文的介绍下，许多顾客源源而来。她就不再羞耻，甚至以为这比厂工容易多了。

我晓得迪亚纳刻意掩盖一些东西。她停了下来，观察我的脸。

“我想你会感到可憎。你不会感到难过吗？因为我变成了。。。一个娼妓？”

我说：“你不是娼妓，你只是一个囚犯。没有人永远是一个娼妓，或一个厨师，或一个木匠。其实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你做

的事只占你的一小部分。这些事（木匠或金匠或妓女）随时可以改变。但我相信你在告诉我这事时，已经改变了。”

但迪亚纳却不得平安。她坐在那狭窄的床上，抓紧双手，脸上充满了罪恶感与颓丧。

“如果只是我，”她最后吐了这话，“就没有那么糟。但我使我的妹妹也一同来。斯利文这样建议，说我独自一人负起养家的责任并不公平。最后我让妹妹也给带出。”

不久弗洛里也开始这勾当。但主要的难题是，如何叫她们那十五岁的弟弟不晓得这事。那弟弟就如她们的父亲，非常虔诚，又有敏感的心，不晓得世界的阴暗。“他连苍蝇也不愿伤害。”迪亚纳说。

但这对姐妹的新生活方式，她们的迟归，并家中的钱，不久就叫邻舍晓得什么事发生了。他们也告诉了这弟弟。这叫他神经失常，送去精神病院。

当父亲出狱时，看到这个，就说：“我只要求神一件事，就是把我送回监狱。我不能看这一切。”

如今迪亚纳的眼泪流个不停。

“他果然如愿。他给孩童们福音课程，

就被警方逮捕。告密者后来告诉我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那老人干扰我们的职业。那告密者便是斯利文。”

面对这样的悲剧，我难以找到适合的回答。最后我说，“你正当为自己的过错感到惭愧。在这个苦难的世界，神也被钉。我们不能让基督的名号受玷污。但这罪过将会引导你走向正义。记得士兵们不是刺入基督的肋旁，却是；‘打开’祂的肋旁，好叫罪人可以进入祂的心，找到赦免。”

她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回答道：“羞辱，受苦。果然不错，我都尝到了。可是还有一件事。我不总是憎恶自己的行为。不良的念头常常到我的脑海里。我不能把它们排除出去。我该怎样做？”

迪亚纳祈求，神就应允。听说一个灵魂越是完全，就越能感到疼痛。看到这样的灵魂寻求如何脱离情欲的罗网，却几乎绝望，真是可怕的事。谁能审判迪亚纳，就是许多基督徒殉道者的女儿之一？她为了自家的粮食，所以犯罪。可能自由世界的基督徒犯了比她更大的罪？我们没有送面包给她们。

春天的白日开始延长。在黄昏，美丽的金黄日落在西边的多瑙河。早晨上去工作成

了一种喜乐。树木开始发出嫩叶。沟渠里的牛草发出青葱的味道。

这空气中的春天气息影响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开始改变。我们也不能自己的，改变看。新的友谊就生长。

玛丽亚坐在清早阳光中，把头发编织成学堂的学生装。

鲍拉老师，就是喜欢把自己想象为严格不阿的老师的，正在帮她编织，也谈及书本。玛丽亚的眼睛发亮，问及这位与那位作者。

欣奈达和克拉拉就如一对小偷，紧密交谈。她们说及过去的舞会，就是皇族出席的宴会。又谈帽子与披肩的何者为优。

每个人都更乐意爱人，不那么要伤人。但一个巡查员却指控我说：“魏恩波太太却不要交朋友。自个儿的！”

我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呀。”

那妇人生气了。“你很会讲话。”

我诧异如果她说的是真的。我尝试帮助他人。一些妇人的反应是极其感谢，就如我是天赐的使者。另一些则大起疑心，以为我有暗中的目的。那时罗马尼亚许多人都相信，犹太人企图混入教会，好进行破坏。我

正是一个犹太人。

但我却有一位真正亲密的朋友。

把我们联系的，不是言语。当每个人都叹息投诉时，她总是安静。这就比她的同伴们的话语更能传达信息。我有时看着她，晚上试图修补自己的衣服。她会安然抬头看我的眼光。在石山工作时，我会感到她的接近。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链接。

她是三十岁出头。个子小，有一双深沉善良的眼睛。

“我曾经相当肯定你是一个基督徒。”

她微笑，定睛看我。

“我也诧异你会不会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我大笑。

“你的刑期是多少？”

“不太多。只是十二年。”

“只是？你不为这么长的刑期担心吗？”

“如果神要释放我们，祂就能办到。如果祂要我留着，我就留着。”

迪查米太太是一位回教宗教师的太太。她曾经为一个称为“援助克里米”的机构。这机构在纳粹时期，曾统治克里米地。于是共产党以为这就是与纳粹有挂钩的机构！她

与丈夫都被捕下牢。

四公里营的营长曾经问迪查米夫人，为什么她会落在那儿。她尝试解释。可是营长未曾听过克里米。

“你是说高丽，当然，”营长说。“你曾经帮助南部的高丽人（南韩）！”

迪查米太太来自多瑙河的一个小岛，阿达卡里岛。她看来很失望，因为处身于众基督徒当中。

天主教徒，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人，神道会，都解释回教信仰的错误，但迪查米太太却不反驳。

“莫哈末又称为阿亚门，‘那忠信者’，所以我信他说的一切。”她这样回答。她不同意主祷文。

“称神为父亲，叫人以为神太过人性，太过温和。对我们，神是威严的主。”

就是在我们的光景，她依然清洗自己的一切食物。如果怀疑粥里含有猪油，她就不吃。传统的犹太教妇女们也跟从同样的规则。

“这是迷信！偏见！”鲍拉说。“两千年前，或者有些理由这样做。。。”

可是这些妇女对自己宗教的虔心，赢得众人的尊敬。众囚犯都要求她们平分食物，

而不是要求鲍拉。

我们属于那么多不同的宗派和宗教，自然有教派的争论。但过去的恶意攻讦，大部分已经消除了。我们彼此有新的了解，至少在我们妇女群中是如此。在监狱之外，人们不能和平共享一个世界。在监中，我们同用一间小屋，一只马桶，每一件东西。我们都成了姐妹。

### 第十三章

## 巴拉干平原

在计划运河时，发生了一个错误。如果多瑙河的大水引了进来，就要淹没一个比较小的水利计划。挽救的方法就是建立更高的河碛，又在旁边种植蔓根植物，防止河碛崩

毁。于是我们就从石山转到巴拉干平原，在仲夏开始锄挖。

这是八月。太阳猛烈普照巴拉干大平原。我们在早上五时就起床，赶去集合。他们分发锄头和铲子给我们，大多数是老掉牙的。

然后又是长长的蛇队，步行的人群踏出来的白尘，就如火柱。

我在珍妮达（Janetta）的身旁做工。她是一位前商人的女儿。她后来就成为我最知己的朋友之一，又是地下教会的重要同工。她帮我完成我的工作量，也帮忙其他不能胜任的人。我们发现我们是同日而生的。于是在生日那天，我们彼此交换一粒未煮的马铃薯，作为生日礼物。

在我们面前有广大的巴斯利（parsley）香草场，直达地平线。这时是夏天的开始，每天越发炎热。在这里没有任何当地的居民，只有我们五百名妇女，挣扎前行，队伍横越大地。

在我们后面，守卫们疲乏地咆哮。

“闭嘴！”

“做快一点！”

“嘿，这不是骡子叫。这是守卫发命令。开步走！”

守卫们越过行伍，继续呱呱叫。

珍妮达说，“过去我们曾经多么羡慕夏天！”

我们在炙热的阳光下做工，头脑发昏。没有一丁点阴影。

我记得约伯记说的，“像奴仆切慕黑影。。。 ”

女学生玛丽亚在我们一旁工作，她的瘦削手臂举起锄头，努力挖那干燥的硬地。

珍妮达喘气说：“我追不上你们！”

“试试我的锄头，比较好用。”

“不，那只会弄出另一些手泡。”

“你试试，魏太太。”

我们就友善的彼此辩论 —— 一个女学生，一个交际花，和一个牧师太太。

守卫们走近来，呼喝威胁的话，然后走过了。玛丽亚喜欢听珍妮达过去的风光生活。那些午餐会，慈善晚会，竞赛活动。

“我如今完全没有想到那些东西了。在孤独的囚室，我晓得一个友善的微笑，比那一切更珍贵。”

我们又锄了一百码。汗水从我们的脸上流下，连同灰尘和污垢。娃勒利亚(Valeria)看来就如戴上了一副古老的悲剧角色的面具。

“在单独囚室，”珍妮达继续说，“我作了一个梦。我看见其中一个共产党行刑者在我的浴缸冲凉。其他的共产官员在门外等候，也陆续进去。我对那个赤身的人喊道：‘出去！这不是你的地方！’那人回答道：‘我相信你们基督徒心中有一个水池，就如伯赛大的水池。肮脏的人下去，出来就干净了。’他从浴缸出来时，身体洁净如雪，面孔也变得可爱，不再是过去殴打我的那人了。其他人也脱衣下去浴缸。我就醒了。”

“这是不是一个启示？当一个人进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时，就算是他正在折磨那基督徒，他就会发现他的形象在获得洁净，美化。我们了解他。他可能对别人是一个罪犯。可是对我们，他却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这故事提升了我们。在那种地方，给人希望是一种神圣的任务。

在那干地上，时间是怎样的难挨。我们不断地锄，好像成为一种只能作一种动作的机械。

“你看到吗？”

在下列的人群中，有干咳的声音这样说。

“它肯定不久就会到。”

可是水车还没有到。

连带着水瓶的守卫也焦急地望着地平线。他们不断向囚犯们的呼喝，以致他们的声音也沙哑了。他们就放宽了监守。

我们可以伸直腰来，多么的欣慰！

“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得到水喝，我就会昏倒了。”玛丽亚看来苍白。

“不要昏倒。他们会踢你的！”

太阳升的更高了。

正在我们工作时，我想到米海。我看到他的小身材，瘦削的脸，又沾满泪痕。共产主义喜欢偷窃年青人，他们肯定也要把米海偷去。他们将会把他变成怎么样？这些人不晓得什么是善良！

在这条运河，多少焦急的母亲们为她们的孩子们祷告！

在行列下发出的惊呼声，把我从白日梦中唤醒。有一个妇女昏倒了。守卫们殴打她，使她站立。她就像一条鱼，在他们的手中翻来覆去。

玛丽亚吃了一惊，更努力的锄地。

“玛丽亚看！水车来了！”

在远方开始出现一只黑点。工场上的每个人都发出干枯的声音。

“闭嘴！继续工作！”守卫们喊道。  
我们可以望见看到那只拖车的老马了。  
我们看着它，就如害怕这是沙漠里的绿洲，随时有消失的可能。

“我很想喝成打的冰水，”珍妮达说。  
“一只烤猪，成堆的水果，橙子，葡萄。。。”

有人呼喊“停！停！”

囚犯们不断有掉出工作行列，就在守卫的眼光下，出来蹲在道旁腹泻。腹泻是营中的通病，到处都是苍蝇。我们的肢体瘦如一条棍，皮肤就如死灰色。

我们从黎明还没有吃喝什么。如今已经过了中午。我们已经在这个火炉一般的平原挨了八个小时。

一个守卫走向卡车的方向去。然后他停了下来，回头。

“这是食物车，”珍妮达悲痛地说。众妇女都开始生气的埋怨。

刑事犯们丢下工具，开始呼喊。

守卫们举起机枪。

一群高叫的妇女威胁守卫们。只要一枪响，十多人就要死了。玛丽亚把脸埋在我的肩膀。

整整十分钟，这二群人对垒。妇女们拒绝继续工作。

“水！”她们齐声说，“我们要水！”

守卫们把枪支抵住我们的肋旁。我们被引到一群刑事犯中。我抓住玛丽亚。食物车夫看到我们这群反叛的囚犯，就惊慌起来。马车撞到石头，车夫拉错绳子，马儿高举前足，马车开始倾向一旁。守卫们高叫，尝试挽救。食物架翻覆了。

五十磅的马铃薯汤就倒在尘土里。

众人高叫。囚犯们都忘了水，守卫，与炎热。食物，珍贵的食物落在土中了！

她们急忙赤手把泥与汤汁往嘴巴里送。她们彼此推挤殴斗。

其他的妇女们惊讶地看。

珍妮达开始大笑，爆笑。她消瘦身体也震荡了。

“这便是午餐！”她喘气说。

守卫们满意了，因为危机化解了。一个小时后，哨子吹响，我们又重新开工。

在那天下午，两卡车的警卫人员抵达，加强督促。

那天没有水来。当我做工时，不断有黑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舌头发肿。我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说：“我渴了。”

在地狱没有水。

我记得海地的宗教歌剧 《十架上的七句话》。他想要表达受难的基督，就描写祂想象雨点落在自己的舌头上。我妒忌没有这样的幻觉。

最后总算是天黑了。我们在道旁排队，准备回营。在还没有抵达营地时，路旁的低地有些沼泽水。一个又一个妇女就跪下去喝那泥泞搁浅的水。一个守卫马上在那儿站岗，防止人再上去。

第二天官方就进行调查。我们必须为“反叛”的行为，加时于星期日工作。

“这里不是健康休闲中心！”营长说。

\*\*\*

“朋友们，阶级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鲍拉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如今罗马尼亚只剩下两种阶级：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认为所有的罗马尼亚人都会被送去西伯利亚。悲观派认为我们都必须走路去。”

但如今我们没有几个感到好笑。每天都有妇女倒在工场上。在晚上，闷热的木屋里，我们极度疲乏，才刚躺下，就听到铁轨的晨钟了。我们都睡得不好，鲜少有整夜睡

透的。

有一次，鲍拉摇醒了我。

“他们把迪亚纳打了一顿！快来，她伤得厉害。”

这少女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但还沉重地呼吸。她的鼻子流血，头发有一部分湿黏黏的。她的嘴肿了。我们解开她的衣服，发现身体都残忍的受伤了。

“这些守卫作了什么！”

鲍拉震惊。迪亚纳口吐泡沫，开了眼睛。

“没有事。。。我不让他们得逞，”她小声说。

我们使她喝水。当她恢复一点时，她说两个妓女骗她走出木屋。几个守卫正在等候。她十九岁，又美丽，她的温文性格激发他们的性欲。但她不依从。最后他们把她丢在最近的木屋就跑了。

我俩把自己的被褥都盖在她身上，但就是在那种闷热的木屋，她还是战抖。鲍拉和我坐在她旁边直到天亮，细声和她说话。

“她相貌聪明。她可能成为一位老师。”鲍拉总是寻找同样性质的人。她的一生就是从学生转为老师。

“我的梦想就是为人师表，”她常说。

“我可以看见成排的面孔等着我发言。我看见自己走进校园，听到学校里的一切声音。”

她曾经写过一些故事，于是就得以加入作家协会。她曾在罗马尼亚解放日，八月二十三日，以作家协会的成员身份参与游行。她晓得罗马尼亚知名的作家，包括诗人米海贝尼（Mihai Beniuc），一个过去为人称道，如今却颂扬共产主义，贬低西方民主的人。艾吉菠萝（Agitprop）的文章，更是确保她写的每一篇都“推广社会主义。”

鲍拉同意说，那些称颂史达林为“天才”的颂词是可笑的。“但那些颂赞神的诗歌，不也相同吗？”

我说：“那不同的地方是，一个是赞美创造万物的主宰，另一个是颂扬一个生病的受造物，而且还是一个杀了百万人的凶手。”

我问她为了什么被捕。

“我是因为发出不聪明的评语，说他们不该把课本的历史扭曲了。他们按照苏联人所要的，重写历史。”

“所有批评的人都下牢，”我说。

“啊，可是作家的待遇却很好。我们又特别的优待，高薪，又有假期中心。。。”

“他们给的高薪，不过是为了防止你写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事物。艺术也和宗教一样被压迫。它们只能在地下生存。。。 ”

我们整晚就这样辩论。囚犯们睡觉时就会作鬼脸，发牢骚。有人呼唤自己的孩子们，父母，爱人，朋友。但最常听到的，是“妈妈！”在他们的睡梦中，阶级与年龄都不再存留了。在愁苦中的灵魂从心底发出古老的哭泣：渴求自己的父母。

\*\*\*

我被带去见副营长。她是一个红脸的妇人，前臂粗厚，牙齿又大又好看。她的制服看来就如铁甲一样，限制了她的动作。

“你向囚犯们传道！这必须停止！”她警告说。

我说没有什么能停止这个。她生气的举起拳头要打我。后来却停下来，注视我。

“你正在笑什么？”她问。她的面孔气到出烟。

我说：“我如果微笑，是因为我在你的眼中看见的东西。”

“那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任何人如果接近他人，

就看见自己的形象。过去我也是很快生气的，直到我晓得什么是爱。那就是乐意为真理而牺牲。从那时开始，我的手就不再握成拳头了。”

她的手下垂了。

“如果你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看到你的真形象，就是神要造你的形象。”

她看似变成了石头。

她静静的说：“走吧。”

我继续向囚犯们见证基督。那副营长不再干扰。

\*\*\*

当我们锄地时，玛丽亚逐渐接近我。她不断地与人交换位置。有一次几乎被守卫发现。最终她到了我的身边，给我帮忙。

守卫们发现我们交谈。

“工作！”

我们努力锄地。可是那天早上我身体不舒服，头昏，经常要停下工作。每次我胆敢挺起腰来，守卫就呼喝：“今晚你要进去硬壳！”

我眼前的黑暗就如海浪，一波又一波而来。玛丽亚的声音好像来自远方，她尝试叫

我忘了自己的感受。

我勉强站立，直到中午。午餐是一杯发臭的汤汁，连同面包。可是在当天下午我昏倒了。

刺眼的太阳看来在天空旋转。我看见玛丽亚的脸在我上面，她的口在动，似乎在喊叫。

守卫们把我拉起来。我感到有水倒在我的喉头，直到我呛咳。

“她没事。”

他们向玛丽亚咒诅说：“不要站在这里。做你的工！”然后他们就开。

“你吓坏了我！”玛丽亚说。

我吓到了自己。在昏倒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对一个信徒是非常骇人的。你恢醒后，发现自己曾经昏倒了。这使你怀疑灵魂是否存在。（灵魂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吗？怎么我昏倒时，完全没有发现灵魂的踪迹？——译者注）于是对一个基督徒，这比死亡更叫人害怕。好久之后我才能叫自己信服，昏倒不过就如一场无梦的睡眠。灵魂为什么必须时刻向你的知觉报到说：“我在这里！”如果一个人必须时刻这样报到，他活得好可怜。

我们重新做工，锄那些根深蒂固的野草。无情的太阳把我们的力气都吸去了。我

几乎不能握着锄头。

在午后，卷积云开始变成暴风雨。

在完工的哨子吹响后，天空已经充满了黑云。已经数周无雨了。我们都渴望下雨。

我们的工场离开营地很远。破旧的卡车等着我们。当我们上了车，挤站着，还是温热的初雨，就落在我们的脸上。

然后大雨开始，就如墙壁一样横过平原。我们马上湿透。

玛丽亚叫道：“可爱的雨水！”

但这可爱的水却下个不停，就如天上的大水缸倾倒了。突然电光一闪，众妇女都尖叫。雷声把我们都跳了起来。

不久罗里滑轮，不能前进了。它的后轮陷在泥泞中。

“每个人都下车，快！”

守卫们在讨论。

“去找木头来！”他们决定。可是这里没有任何木头。

在那种倾盆大雨中，我们妇女们努力推动罗里，男人们却在观看。

轮子飞转，把泥巴往后飞溅。可是罗里却还在原位。我们徒然工作了一个小时，直到曹长命令我们步行回营。我们就在雨中操步回去。

守卫们殴打跌倒的妇女。

我们这群像灰色鬼魂一般的队伍，最终抵达营门。

“营长同志，报道六十二名匪类回来。”曹长喊道。

这些湿漉漉的匪类们勉强抵达自己的木屋。一些马上就被叫去厨房工作。其余的尝试弄干自己的衣服，马上入睡了。

人的头脑是多么的奇怪。在我还未入睡之前，我就想到理查的一个笑话。有一个人知道埋怨是一种浪费：就决定成为一个乐观派。他立志善用每一件临到他的事。正在那时，他手中拉着的木车就掉了一只轮子。

“没关系，”他说。“单车只有两只轮子。我却有三只。”不久又一只轮子脱了。“何必担心？”他说。“手推车只有一只轮，我却有两只。”第三只轮子也掉了。“是了，雪橇没有轮子。我却有一只。”然后最后的一只轮子也掉了。于是他就快乐地叫道：

“我一直来都想拉雪橇！”

我就快乐地睡着了。

时间好像不会移动。我们的一生都是奴役，运河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无望地接受我们的命运。饥饿，排长队，和压迫。还有

那永远未能呈现的：“美国人就要来了，他们不会让你们一直当奴隶的。”

工人绝望，意即工作效劳降低，于是党方就尝试奇怪的手法，提升工作绩效。有二十个妇女被挑出。当局告诉她们说：“你们是最努力工作的，因此你们会被释放。”

营长作了一个演讲。“这是向同志们的告别典礼。我们曾经一同为共产主义效劳，如今是享受我们劳作成果的时候了！你们自由了！还有，作为告别的礼物，你们这二十位工作勤奋的同志，每个都可以获得多一只面包！”

于是这二十个女英雄就坐在罗里的后面，摇着红旗，唱着国际共产歌曲。

她们被送到十里外的另一个奴役营，放下去工作。

在四公里营，这种把戏真的很有效，人人开始发奋工作。可是在别的奴役营也有同样的表演。不久我们便知道真相。

## 第十四章

# 火车

一天早上，晨钟敲响后，守卫们就冲了进来。“人人准备！收拾东西！一个小时，全体出发！”

于是数百名妇女们就像鸡群一样匆忙准备，尝试拥抱她们可能不再相见的朋友们。守卫们也不晓得去哪里。她们也自心不安。

美国人突破铁幕了！苏联人占领西方了！我们将要被带去枪毙了！

我们领受到第一双鞋子。房长从推车里把鞋子抛给我们，不理睬鞋子的大小。我得到一双大了三号的。

当一切都准备好了，妇女们已经打包好了，我们就开始等候。我们等着什么？无人晓得。监牢生活便是一场无止头的等候。这

次我们等到天色将晚。罗里车把我们送到一个火车站。

那火车是货箱列车，加在货箱列车后面，是一长排的囚犯黑色列车。每个都有沉重的拉门，并几只在高处的铁条小窗。外表看来，囚犯列车也像货箱。

“每个人都进去！”火车的守卫叫道。他们让四公里营的守卫们把我们推挤进去。这也费时。因为车厢里连站立的位置也没有。

“我们这里不能再添人了！”

“我的天，我们要窒息了！”

但依然他们把人塞进来。四十人车位的车厢，如今有八十四人。

在我们的车厢有些长凳。我们发现里面有一个水箱，当然，里头没有水。

妇女们渐渐安顿下来。她们或争论，或哭泣——那是为了什么，她们也不晓得。四公里营的多风木屋已经成了我们的家。如今我们正在前往不知是何方。谣言说我们都将会被送去集体屠杀。我们必须挖坑，然后给机枪扫射下去。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就以为这更是好。

但一个来自波利斯的妇女却用充满权威的口吻说：我们正在被送去根西亚的转站

营，获得提早释放。她听说安娜宝克与同党正在失权，党方正在调正路线。

整个车厢都充满了瞳景。那可怕的宝克该尝尝自己的毒药！很少人会相信这消息，但每个人都很高兴听到这个。

一个笑话流传。“斑马和共产党的不同点在何处？答案是：斑马是拥有线条在自身上的动物；党员是跟随党路线的动物。”

在车厢里，难找一个坐下来的空间，更不能伸展肢体。我们打瞌睡，不时被制动器的尖声惊醒，或听到神秘的停顿之播音通报。在小窗外面只是一片黑暗。

凌晨之后，窗外的秋景渐渐出现。母牛安详的在草地上吃草。在长期生活在空旷的巴拉干平原后，看见这些家乡的景象，就给我们希望。如今已经脱光叶子的树木，枝桠的黑影伸向天空，就如就如众魂向天呼求。我们又看见一些自由的农夫和农妇，正在黑土上撒肥料（动物粪便）。三个小女孩正在不断地向我们的火车挥手，她们不晓得她们正在使成百个车厢里的妇女痛哭。

这火车跨越罗马尼亚，总是朝向北方。过了一个小时，火车停在一个接口。车厢门被拉开了，铁条铮擗作响。一些守卫递上水桶，另一些手持机枪。

没有面包。

当火车继续起行时，众人又开始猜测了。吉普赛人就如既往一般地，彼此谈论外人听不懂的话。从集体农场抓来的农妇们，记起她们丧失的牛只和孩子们，就哀哭了。

在这车厢里只有几位旧相识。海伦娜是那个虽然被打，却依然相信共产主义的少女；斯达尼古，那乐观的小妓女；并玛丽亚。但没有欣纳妲，没有克拉拉，没有祖母使徒，没有柯尼利亚。我甚至不晓得她们是否在这火车上。

业余政治家们正在谈论美国的大选。我们晓得在该年冬天将会选举。杜鲁门已经任职四年。艾森豪威如今参选。他曾是欧洲战场的最高统帅。大家都看好他将会救我们全体。

“当然他将会当选，”那位来自波兰特的多闻妇女叫道。“我得到的消息是，他将会行使总统的特权，释放东欧诸国脱离压迫。”

很有道理！因为这妇女才在一个月前来自根西亚转站营，每个人都很乐意相信她，满足自己心中所渴求的安慰。

我晓得这艾森豪威在战后就把数以千计逃离共产主义的难民遣送回苏联，交给罗斯

福总统所谓的“史达林叔叔。”这些难民有些因此自杀，有些被苏共上吊，另有被送去西伯利亚奴役营的。可是我闭嘴不言。为什么在人们渴求安慰时，把这憧憬也打破了呢？

火车缓慢的经过潮湿的郊外。妇女们轮流从小窗往外观看，体会农家的景象。我们看到安静的农民正在烧火堆，尝到了秋天的初霜。

在我们乘火车的兴奋过去后，这拥挤的黑暗车厢，不断地摇动，叫许多妇女都生病了。虽然有时外面有风，可是依旧不能消除车厢里的窒息感。

在我们之间有许多是识字的妇女：作者，新闻从业员，诗人——不论是有她们的诗篇有没有见报——甚至还有些是小说家。佳波奴曾经在克鲁城教英法文。她显出了不起的说故事能力。她的故事包括了丰富的情节，就是名家笔下的经典文学。

她的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故事，就是奥斯卡(Oscar Wilde)的“多里安的画像(Portrait of Dorian Gray)。”这故事是当火车停在旁道许久不动时，用了三个小时才说完的。在谋杀的情节出现时，她就用握紧的拳头重复击打自己的手心，显示多里安

刺了又刺。她的听众们几乎惊呼起来。（奥斯卡曾经埋怨当时的监狱情况。如果他看见我们像牛一样被运送，不知他会怎么说？）

“教育，原来这么了不起！”农妇们惊讶地说。“能够不看书就讲出这一切！”知识分子也一样受吸引，但现在却开始抨击奥斯卡，说他品格上的种种缺失，行为不检，高傲。珍妮达说奥斯卡把深具含义的宗教感情放在他的书中。在多里安，画师代表基督，把自己的形象画在每个人的心中。但就如多里安污秽了自己的良心，基督的形象在他里面越来越歪曲，直到多里安不敢面对它。他就把这形象放开一旁，就如每个人所作的。一天那位画师敲门，要求看看那幅画。可是多里安不能让任何人看它。他已经把它糟蹋了。于是人们就如多里安做的，把那画师杀了——基督被杀——在那一刻，他杀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这便是杀神的比喻。这是最大的罪，可是也因此带来最大的饶恕，也带来万象更新。各各他山上流的血，把杀基督的人挽救回来。奥斯卡的画师今天就在我们心中。祂晓得如果祂要求看祂在远古之前给我们的画像，我们就会把祂杀了。但祂依旧来。藉着

祂的牺牲，我们里头的图画就得以恢复原来的荣美。

到了一个车站，门被打开，一袋食物被抛了进来。这些黑面包是刚出炉的，香气四溢。但必须小心分配。我们马上就全吞了。我们随时可能抵达终点。保留着的食物就是丧失了的食物——这是监牢的法律。我们暂时忘了自己的皮肤摩擦木头，还有全身发痒。

我们在摇滚了两天后，第三天停车时，虽然等了许久，却不见水或食物送来。直到傍晚，门才打开，曹长出现。他显然是喝醉了，步伐不稳，只瞪着他的随从把一袋面包丢了进来。

“今晚你们很幸运。”

我们都在怀疑的沉默中。

“每个人都有一汤匙果酱涂面包。”他仿佛正在说梦话。

可能他下肚的桃子酒，会让他更不介意。玛丽亚就大胆地问：“请问上级曹长，我们还要行多久？”

这曹长很受奉承（上级曹长比一般曹长更高一级），就说：“再多一天。”

“我们往哪里去？”

“当然，去枪毙！”他了一个打呃，随即大笑。

拉门砰然关上。车厢里马上议论纷纷。那些没有马上开始哭喊的人，就彼此对问说：这话当真？他不是醉了？可是就是因为他醉了，你才可以相信他呀！犹太妇女们开始哭泣，彼此拥抱，亲嘴，作最后的道别。她们逃脱了纳粹营，如今又是这个了！

火车开始起行，非常之慢。一个小时后又停下来。然后再开始。

卡波安妮夫人在我身旁作白日梦。突然她问我说：“萨比娜，我们是不是一个疯人（史达林）的受害者？这一切意味什么？他们说坐在锁着的铁门内，满心惧怕，于是发令屠杀更多的人。当外国大使们到来时，他从来也不说话，只用一支红笔，不断地在一张纸上画。总是一个受酷刑的妇人。”她战惊地说：“他们都在谈论他，犹如他是神。说天才史达林！史达林爸爸！”

我说，“这不是第一次独裁者试图取代神，苦害众人。他们控诉祂，要抢夺祂的位。每逢我想到史达林，就想到埃及的法老。那时的奴役，屠杀，恐怖，如今都在这

里重复。你晓得法老如何命令屠杀犹太人的男婴。然后在他自己的宫中，他的女儿收养了一个以后要针对自己的男孩。在诗篇第二篇写道，神也有时会大笑。”（多年后我又听见神的笑声：史达林的女儿也成了基督徒！）

“我晓得他不能长久，”卡波安妮说。“可是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一个可怕的魔鬼？”

“通常是环境，”我说。“周遭的环境不能解释每一件事，但却解释了许多。”

原来史达林是一个警官的私生子。那时他的妈妈必须在那警官的家当女佣，于是就怀了孕，生下史达林。女佣的丈夫是一个酒徒，他晓得这孩子不是出自他，就无情地打他。

这便是造成他后来光景的第一颗种子。

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们在每一个停顿，都害怕听到外面的军鞋声音会停止，把门拉开，把妇女们拉出去枪毙。基督徒囚犯们尝试安慰其余的人。可是那天，并第二天，都没事发生。到了黄昏，我们可以看见远方的山峰显出金黄色。妇女们开始在夜幕

中沉沉入睡，她们都在惊吓中精疲力竭了。

“出来！每个人都出！”

车门拉开了，外边一片黑暗。没有车站，连旁道也没有。神哪，他们真的是要把我们都枪毙吗？妇女们跳下车厢，因为没有梯阶提供。我跌倒撞击膝盖。一些人获得帮忙扶下。但不是守卫的帮忙。守卫们只站着挥动机枪，像疯了一般的向吃惊的妇女们叫喊。可能他们在又冷又湿的夜里久等，以致心情暴躁。但对我们，他们就如地狱出来的魔鬼。

## 第十五章

# “剔骨搜” 监牢 (Tirgusor)

在剔骨搜监牢，我被安排到缝衣店工作。在这里，妇女们二十四小时轮班。我们坐在一间大房子里的长凳上工作。这房子的窗口是靠近天花板的铁条窗。

这里的缝衣机似乎是上一个世纪的产品，一天至少停机一次。我不久就对星格缝衣机（Singer）失去信心。（理查一直以犹太人星格为荣，他创造了这种缝衣机。）

我们把粗线缝在监牢的地毯上。这沉重的布料必须不断地转动，同时脚必须踩动机械。

夜班的妇女们，在操作缝衣机时，常睡倒在机上。（监牢的嘈杂声，使你白天不能睡觉。）于是守卫就来巡察，掌掴和拳击。这令许多妇女都认为，运河的生涯是不是比这里还好。

剔骨搜监牢收容了全国最顽固的刑事犯。杀人犯，强奸犯，诈骗犯，性变态等。还有些犯人显然是精神失常了。

在我旁边，一位癫痫的妇人正在操作她的一架缝衣机。她是一名刑事犯，曾用一把剪刀把一个医生刺死了。她一天要几次借用我们这排共用的几只剪刀。她看来并没有察

觉同伴们的神经紧张。她时常会瞪着剪刀好久，才把剪刀放开。

这位可怜的“疯安娜”住在想象中的世界里。她相信她与那位被她杀死的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如今她用一支针在肥皂上写信。好些是想象中的爱人之信件。它们的笔迹各有不同。彼得的来信是飞扬的。约翰的来信是热情温馨的。亨利的是充满家乡味的。这些她大声读出来，叫她的同室囚犯们惊讶。

安娜偶尔会抽筋一般的哭泣，但多数时候快乐地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世界里。不论是在监牢里面，或在监牢外面，对她都差别不了多少。

我在监牢见到多少重逢的场面。当囚室的门打开，容纳新人时，看来总会是室里某一个囚犯的母亲，或姐妹，或堂姐妹，表姐妹。她们总会以为对方正在自由中，而且还在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在那个希望破灭后，她们的悲伤无以形容。

我们也看见一些很奇特的会面。一天早上，一位新来者自我介绍说：“我是来自克鲁城的格尼乐谷太太。”

真是巧合。我们中间已经有一位来自克鲁城的格尼乐谷太太。每张床上的人都挺起

头来，看这是怎样的会面。两个格尼乐谷先生都有一个别名，称为‘艾米’。两位也都是前铁卫军。于是第一位太太说，她的格尼乐谷是高而黑，家教良好，富有吸引力的男人。第二位太太听了，脸色顿时发白。她的艾米也是高而黑，家教良好的。

“对不起，”我的邻床说。“在三号囚室我认识另一位格尼乐谷太太。她的丈夫也符合这些形容。”

我们的两位格尼乐谷夫人都不能算美丽。一个是黄牙齿的害羞小个子，另一个是又高又瘦，两腿就如竹竿。两人都是马上就接受婚姻的建议。

随后是一场激烈的辩论。第一位给她的对手一巴掌。第二位就起劲地拉前者的头发。守卫赶进来分开她们俩。

“可怜，又是一个老故事，”我的邻床说。“那个男人正在逃难中，要避开秘密警察。他没有家，没有证件，没有钱。他必须靠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过活。他会给她们许多空头承诺，或娶她们为妻。然后当妻子们被捕后，就会在监牢会面。我见过更可怕的搏斗。”

亲属在牢中相见也常发生，因为全家都为了帮助山中的潜逃者而被逮捕。反抗军的

领袖阿瑟尼古上校是有名的人物，数以百计的人因为协助他的成员而被捕。这上校的太太也坐牢。一个奸细（人们称这种人为‘鸚鵡’）传话给她，她的丈夫被警方杀了。这谎言是为了叫她心碎，就不再能抵抗。

我们听到艾森豪威将军当选为美国总统。同时我国的几位共产领袖被党方清算。这是不是自由的开始？

“这些木偶算得什么？”记者斯维亚说。“苏联控制一切。除非史达林去世了，不然什么也不会改变。”

但一个谣言传遍罗马尼亚，说运河计划将被中止。一切运河劳工营都将关闭。

这谣言果然成真。一位亲眼看见的人告诉我们说，四公里营已经关闭。官员们被捕。运河的工程师们都被问话，罪名是“偷窃国家资源。”

每个人都在想：“如今他们留着数以万计的囚犯们干吗？他们会不会释放我们？”

一位曾经在宝克部门办事的共产少妇（斯瓦特）也被关在我们的囚室里。她总是说我们都是匪类，只有她无辜受苦。她表示不信众囚犯会得到释放。

“只有我才是无辜的受害者！你们不是！”她一天数次会这样说。

“要晓得什么是不公平，就读共产主义，”一位曾经是前铁卫军官员的伊莉斯古女士这样告诉她。

“党方应该把你们这样的人枪毙。党方待你们太好了。”

“我亲爱的少女，我曾在安东尼古手下坐牢。在获得自由后，不过几个月，共产党就把我送了进来。这是我坐牢第六年。你的威胁对我没有意义。”

伊莉斯古女士也像斯瓦特一样叫人烦恼。她对共产党的藐视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必须向这些家伙们显出我们的优越，超乎他们要求的工作量。不论是在共产或非共产制度之下，我们所做的将会造益祖国。”

她在工场那么努力工作，以致党方提高工作量，令每个人都受累。这是一种愚笨的做法。但人们还是不能不佩服她。她受了那么多的苦，依然有这样的勇气。

在充满愤怒与憎恨的监牢里，神的道依然有力。我拒绝带领全室的祷告，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不肯饶恕他人。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我们劝众男女终止长年的苦涩争论。我们说只有这样，他们的生命才能得到改变。

《次经》提到耶稣说：“除非你充满爱的看你的弟兄，不然你就不能真正的快乐。”

但在‘剔骨搜’监牢，惧怕和怀疑的气氛总是笼罩着我们。我们不再能敲墙通信。因为共产党已经渗透了这种工具。在每个囚室都有党方的奸细，窥看我们的信息，也会使用敲墙传达假消息。一个没有戒心的新来者很容易就上当。他就敲墙回答真情。这些就会被用来针对他。

一位在我们中间的年轻女子，是一位共产高官的女儿。她也成了基督徒。一天下午，她得到消息，晓得自己将会在这日午夜被枪毙。在监中，死刑是常事。而且这些死刑的判决，常是出于报复。官方可以用任何借口，就作出判决。

这女子在那天傍晚，举起她最后的一碗大麦汤，对大家说：“我不久就有变回泥土，就像这只泥碗一样。谁知道这泥碗曾经

是什么？可能是一位英俊的少男的身体？我的身体不久就有草生出来。但死亡的含义不单止在这么一点。我们还有灵魂。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为了服侍这灵魂。”

当这女子在午夜被带出去时，她高声朗诵使徒信经。她的声音在弯曲的走廊里回响。这些都是我们在教堂里说的祷词。可是在这里它却不同。因为她意味其中的每一个字。她正在前往去见神。

数周之后，一天早上，点算人数特别迅速。（我们的守卫几乎都不懂得计算。每天都会算错人数，需要重算，然后再重算。）今天却是出奇的快。随即就有报告说：“收拾东西！全体搬家！”

我们又开始迁移了。

## 第十六章

# 养猪农场

我们在卡车上，前往菲麻（Ferma Rosie）的集体农场。我们马上开始在种植场工作。我们必须用泥土掩盖葡萄藤，免得它们冻坏。泥土坚硬如铁，还是小事。那些葡萄藤却早已冻干。这盖土的工作太迟进行。明年不会有任何葡萄树。但没有人关心那个。这不是农场管理层的事。他们只要进行这种的工作，递上报告就成了。

这菲麻葡萄园是罗马尼亚有名的。它的主人如今坐牢。但集体农场的受害者不单只是大地主。小园户和农民最受打击。他们试图反抗这制度，但被无情地打压。如今他们哑然无声，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工作毫无干劲。然后他们就会因为“没有完成向国家应尽的责任，”被拉下监。为了这种原因下牢的人，数以千计。土地没人耕种。我国曾是欧洲的粮仓，如今却面临饥荒。集体农场没有工人，党方就把囚犯们送去农场工作。

我国各地的田地管理的那么糟，以致极少农作物能生长。守卫们本身常也是农民。一个守卫告诉我们说，他的上司吩咐他枪杀头一个遇见的村民。然后全村聚集，党方就邀请众人“自愿”参加集体农场。

凡不肯加入集体农场的，官员们就会去他们的家，进行检查。他们总是会发现“隐藏”的武器，就是警方故意安放的。

农妇们告诉我们说，党方没收了她们一切所有的：牛只，推车，各种农具。

玛努拉太太，那个在我身旁工作的大骨头农妇说：“当每一样东西都失去了之后，我丈夫说，‘我们的诗歌集还在。让我们歌唱赞美神，感谢祂给我们更好的，在天上的东西。’”

玛努拉太太有一只宠爱的母牛。她温和地与它谈话。在寒冷的清晨，她就拥抱它的颈。它的温暖传遍她的全身。

“除非你爱你的牛，不然它们就不会流出好奶，”她说。“但如今它就如其他牲畜

一般了。”

在集体农场，没有一事物是凭着爱而做的。于是就没有神的祝福。

一天早上，我在田里工作时，突然昏倒了。我的力气已经耗尽了——上回的缝衣厂，和如今的集体农场。守卫们用临时担架把我抬上罗里，送去瓦卡勒提（Vacaresti）监牢医院。在途中我的头发肿，我猜我肿到像一粒西瓜。

我很晓得这所监狱，也知道狱中的病楼在哪里。在过去，理查曾经到这里传道。我也在圣诞节带了许多包裹来，布置了一棵树。但奇怪的是，他们却没有送我去病楼，倒把我送进一间单独的囚室，里头除了一只肮脏的便桶，别无长物。我就睡在土敏土上。

第二天早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时，看见男囚犯们正在运动。当他们经过我的窗口时，我就问他们有关于理查魏恩波。头两位摇头。那时守卫正在打瞌睡。但第三个听到我的问题，就问：“魏恩波？那个牧师？”

“正是，”我回答。“他是我的丈夫。”

他就如一个东正教徒一般，当地下跪。

“我曾看见他，”他轻声说。“我不后悔下狱十年。这最值得。因为那牧师带领我认识基督。如今我又有幸遇到他的太太！”他必须继续前行。但他还未告诉我，理查是否还活着。

他在队中，低着头，两手在身后，绕过院子一周后，又到了我的窗前。他加上说：“我在剔骨奥纳（Tirgul-Ocna）监牢遇见他。他在死人囚室里。他总是提及基督。”

以后我得知他是一名学校的老师。那名守卫打了一个呵欠，他的小睡完毕了。他吩咐囚犯们回去囚室。但我晓得理查依然是理查，高举基督，赢得灵魂。可是这老师说的，是何时的事？

至于他的极度尊敬的表现，我并不感意外。罗马尼亚人常对那些带领他们归信基督的人，深怀敬意。

我在这狱室里又逗留了一天，没有医生前来检查，可是我却很高兴在那里，希望可以再见到那位老师。我不信理查已经死了。我不能说出它的原因。但一句圣经的话，就像音乐一般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是“让流便存活，不至于死亡。”雅各的长子，就是流便。流便也是理查的希伯来名。

四十八个小时之后，院方才记起我曾经被紧急送院。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去有褥有被的病人床上。

\*\*\*

一位穿着干净白袍的女医生走入病房里来。

“你如今必须吃一切给你的食物，”她说。她仁慈的声音叫我眼睛也充满了泪水。

玛丽亚克里森医生是刚才医学院出来的。她在这医务人员不足的瓦卡勒提监牢医院里，尽心竭力。凡曾经作过她病人的，都仰慕她。

我有的是糟糕的皮肤病。这医生说是缺乏维生素引起的。我必须进食，这就是治疗的唯一方法。她给我注射，肿胀就开始消退。我甚至可以看的更清楚了。许多囚犯都在晚上看不见东西。

我的邻床是一位曾经是富有的女人。她不太担忧自己在监狱。她肯定自己不久就会得到释放。艾森豪威不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吗？丘吉尔不还是英国首相吗？这两位大英雄不会让东欧人长久当苏联奴隶的。

“当美国人来了，他们就要苏联人赔偿

战争损失。我也要他们赔我坐牢的损失。按照我过去的薪水，我将要求每天五千里尔，六个月的监禁就有将近一百万里尔。这就够我余生使用了。”

我建议她可以要求每日一万里尔。那么她就能获得两百万。

“说的是！”她叫道。“你们犹太人真有头脑！”

其他犯人们就称她为“百万富婆。”

我们在病房里玩游戏，可是常常以泪水结束。我们尝试想象，如果我们变成了一位耳聋的老妇，将会如何生活。从第一张床传到后头的一张。每个病人都把消息改变了一点，结果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消息了。但大笑过后，就有人开始哭泣，于是整个病房的人就都忧愁。许多病人还是年轻的，她们看见自己的青春年华流失了。她们预想这游戏将会实现。

瓦卡勒提由一位政治局官员主管。（医药部门也像任何事物，必须用阶级斗争的心态处理。）一天傍晚，这主管与一些穿制服的同僚进入病房，讲说共产主义的快乐。他说，像这样一所完美的医院，可以给我们免

费的治疗，谁还需要神？

我说：“少尉，只要还有人在地上，我们就需要神，需要耶稣。只有祂能给我们生命和健康。”

这少尉好生气。我怎敢插嘴？我又怎么能继续相信这种东西？

我说，“每个人住在房子里的人，都晓得他们的房子是有人建造的；每个去餐馆的人，也知道他们吃的，是一位厨师料理的。如今我们不正在一个大宴会吗？其中满了奇妙的东西。有太阳，月亮，星宿，雨水，并各种水果。是谁预备这一切？”

这位政治官员大笑，轻蔑地干咳，然后与同伴们一同步出去，大力关门。

第二天早上，一位守卫就来叫我收拾东西。当天我就被带去劳动，但不是回去葡萄园。

这次是一个养猪场。五十名妇女看管几百头猪。这些年头生活困难，但这猪场却是最艰苦的。我们得到的‘人吃的’食物，几乎是饥荒的分量。我们清晨五时起身，还穿着昨晚的污秽烂布，马上就在黑暗与寒冷中去喂猪。

那些猪食深及膝盖，都在液体的污秽里。这是唯一不会结冰的东西。那种叫人作

呕的秽气充满了整个猪场，也钻进我们的木屋里。我们吃的“人吃的”汤汁也充满了这种味道。只是我们比圣经里的浪子好了一点：因为我们把猪食也塞满自己的肚子。

一切事物都失去了意义。死亡直瞪在我的眼前。这整个世界是眼泪和绝望构成的，我心中发出一个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把我抛弃？”

尝试清理这猪食，就如尝试清理世界垃圾一般的绝望。我们每天都重新开始，又湿，又冷，又饿，没命的把如山的污秽用推车载走。

我晓得这里没有活命的指望，我想我会死在其中。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里，我不能活多久。幸好这光景并不超过几个星期。我相信主耶稣听了我的祷告，把我带出那地方。我只是上去学习一项很深的功课，喝那最苦的一杯。如今我感谢神给我经过那一课。这教导你爱神，虽然祂只给你痛苦，没有别的。

\*\*\*

我在罗里车上，看那养猪场渐渐远去。风就如一只冰冷的铁手，把细致的飞雪横撒

大地。没有人晓得我们正在往哪里去，也没人问，也没人关心。反正一个集中营和另一个集中营都差不了多少。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我们回到根西亚，就是两年前我们出发的转站营。

“那么多拥挤的妇女们！这地方比以前更热闹了。”我们小声地说，正当我们等候被点数的時候。“不知将会发生什么？”

天黑之后，他们才点算完毕，我们可以操步到木屋去。数百名进入各间木屋的妇女们都是来自罗马尼亚各地的奴役营。党方是不是打算再推行一些大型的计划？

没有人敢说出我们心底的希望。我们已经太多失望了。

第二天就有谣言流传。十名来自总部的秘密警察正在翻查我们的文件。他们两天前就来自布查勒。这是不是意味自由？

我看木屋的周围。在那只暗淡的灯泡下，妇女们正在低声谈话，都在讨论这谣传。我们的头脑都在计划未来。发酸的食物味道和我们发酸的体臭搁留在空中。广播器已经设置在我们上方。它不时发出噪音，就如特大的煎蛋声音。

这里有些吉普赛少女，就是我曾经在册瓦达监牢认识的。一天我听到有人呼叫我的

名字。

“萨比娜，萨比娜！”原来是欣奈达，就是一度是布查勒上流社会的妇女。她是我在四公里营的同伴。我们尝试彼此击掌，但却停了下来。因为我们俩的每一根手指都发肿，生冬疮。

我们大笑，互述彼此的故事，或只说我们所能承受的。她坚持要我接受一条男人的长裤和一件温暖的外衣。我充满感激的领受了。

“这是卓别林！”其他人往后站，看我的新服装。

守卫们开始把我们带去办公室问话。欣奈达是其中一个最先上去的。她告诉我说，“就如过去一样的质问，只是非常有礼貌。他们不再是问有关于我们，倒是问我们对他们的想法！”

三位制服的官员坐在堆满文件的桌子后面，欣奈达说。在问了几句有关她的健康之后，他们就开始作一个不寻常的转弯。

“你可晓得，你反对社会主义，是多么的错吗？你对自己在营中的‘再教育’有何感想？你明白党方给你这个改变的机会，是正确的做法吗？还有，你晓不晓得，没有人

能扭转共产主义的大趋势？”

“当然，我告诉他们，我享受这里的每一分钟，”欣奈达说。“这些笨驴还在吹嘘国家的成果，说我们的集中农场和奴役营多么美好！天哪，我在这里已经挨了三年九个月了！”

就如大多数的囚犯，她尽力给官员们一个好的印象，叫他们以为她已经看见了自己的错误，如今非常乐意为党操劳。

在一个月之内，一小群妇女开始离开根西亚。我们不晓得她们将会到那儿去。守卫们读出一些名单，然后这些人就操步往办公室去，登上罗里车走了。但这总是一个希望的小象征。

最后轮到了我。坐在桌子后面的上尉看来，脸面白里透红，就如婴孩。他的双手肥胖，好像香肠。当他说话时，双手不断地拨动，清理桌子上的东西。仿佛打算在完毕演讲后，就要跳上去一般。

对宗教囚犯，还有几项特别的问题。

“魏恩波夫人（夫人！），你必须晓得，在这里我比神更有权力。至少，祂至今还没有干扰这个办事处。”他就转看自己的两位副手，他们附和地微笑。

“但你真的信服这个吗？你真的能够看

透宗教的把戏吗？你晓不晓得，在一个共产社会里，神完全是多余的？你完全用不着祂。如果你能够从这里释放出去，你将会惊讶近年来的发展。我们还不过是起步！”

他的金色肩章崭新发光。在他的‘香肠型’手中，有一叠肥厚的文件，可能就是我的记录。

我说，“我看出你有权力。可能你正持有有关于我的文件，又能决定我的命运。但神也有文件记录。你我都不能脱离祂而存活。无论祂要我留在这里，或要我自由出去，我都接受。因为那便是对我最有利的了。”

这上尉双拳齐击桌子，就如桌子也会被打痛一般。“不知恩！魏恩波夫人，不知恩！我很抱歉你没有学到你的功课。我将会作一个报告。”他疯狂地大叫了几分钟之久。

但三天后，就有人把我的名字读出来。比这上尉更高的权力单位，决定了我的命运。

我们在白雪铺盖的院子里等候，带着我们贫穷的包袱。就是到那时，我们依然不肯定自己会被释放。我们操步走出充满刺钉网的监牢大门，站在外面的路边，等守卫分发

文件。

那纸上写着“释放证书”。那时天色已黑。我们登上一辆卡车，往数公里外的布查勒去。我们在市郊就要下车。

我提着发臭的包袱，走过市郊。将近三年了，我才第一次重新看见人们，在放工或上市购物之后赶回家。

家！这是我去的方向。如果它还在。

如果任何东西还在。家，朋友，家人。米海该十四岁了。这些年头把他造成怎么样？我几乎惧怕找到答案，但又同时渴望看见他。

街上的灯光把我的眼睛也弄花了。餐厅的食物气味刺激我的嗅觉。电动铁轨车尖锐的摩擦声使我急忙掩耳。我终于登上前往我家的电动车。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没有钱。

我大声说，“有哪个肯为我付车资？”

每个人都把头转过来，看是谁。

众人一看便晓得是怎么一回事。成打的人都要为我付。他们都围绕我，眼中充满同情。看来每个人都有亲人在坐牢。他们只向我提说他们亲人的名字，问我晓不晓得。

我们经过维多利亚街。一切都没有改变。人类的四个伟大天才的巨型画像——马克思，英格斯，列宁，史达林——依然在俯

视众人来往的街上。我下了电车，开始登楼。房门开了，是我家的一个朋友。

“萨比娜！”她把手盖口，倒退。“是真的吗？”我们拥抱。“我要昏倒了，”她说。随即开始哭泣。

有人跑去找米海。当我看见他进门时，心也几乎停顿了。他又高又苍白。那么瘦。

我们拥抱。我眼泪开始流了。

“不要哭太多，妈妈，”他说。

## 第十七章

# 回家

第二天，我们一同在布查勒的大公园散步。我必须重新发现我的儿子。当米海还很小时，我们几乎为他惧怕。他看来非常沉溺

在宗教中。他会问深具意义的问题。在五岁时，他已经是一个热忱的传道人。当他七岁时，就带领一位博士归主。这博士就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

如今他里头的善良，有没有被共产党破坏了？

我马上就发现他里头还有天赐的美善。我谈及监牢的经验。他说：“我们接受自然给我们的日与夜，光与暗，不以为恶。让我们也接受人的光明和黑暗，也不以为恶。”

我还在惊讶他的话，就对他说及十架的道路。他仔细地听，直到他的眼睛看见一棵道旁的果树，开始结满了花苞。这是一个早来的春天。野花正在绽开。

我说完后，他说：“妈妈，你和爸都选择了十架的道路，服侍神。我不晓得我是否会选择它。我感到神在这样的地方与我同在。一个美丽的地方，没有痛苦和羞耻。”

我回答道：“你晓得，耶稣受难的地方，就在一个花园附件。如果你在一个花园里，听到有无辜的人受钉哀叫，你会怎样做？吉拉瓦和瓦卡勒提监牢离开这里不远。内政部大厦也就在路的对面。”

米海小声地说：“那时妈妈您很困苦，是吗？”

我回答道：“米海，我们是希伯来人，是神的孩子。与我们为敌的，主要不是因为外面的奴役，却是因为丧失了里面的服侍。人把我们掳去，叫我们服侍外物，于是我们就不能侍奉内里的属灵事物了。”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苦难。人们强使我们消耗在这个虚幻世界中，而不是我们希伯来人的属灵领域中。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河外之人’，‘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如今我们还是希伯来人吗？”

一天傍晚，米海来我的房间，向我读布鲁特的《卡托的生平》（Life of Cato）。里面说到暴君苏拉。苏拉的皇宫就如刑场，杀人无数。年轻的卡托问，为什么没有人把苏拉杀掉。他的老师回答道，是因为人们惧怕苏拉，多于憎恨他。于是卡托就说：“给我一把剑，我就要把那人杀掉，救我的国家。”

米海放下书本，说：“有时我也感到这样。为什么不把暴君杀掉？旧约不都是这样教导吗？”

我说，我不以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我们不该杀那暴君，只当杀那暴虐的制度。我们憎恨罪恶，却爱罪人。

米海回答道：“妈妈，那是最难的事了。”

\*\*\*

在那些起先的日子，我就好像一个死而复生的妇人。我获得自由了！一切目前面对的难题，都像至轻至微了。贝利提莉曾说，“如果我能脱离这监牢，就算是每天吃面包，喝白水，也很满足了！”我们大多数人真的就是这样生活的！

但如今真的问题来了。

看见周围的需要，真的叫人吃惊。我们拜访的人，什么也没有了。他们只剩下破被褥在床上，没有床单和枕头袋。他们许多日买不起黑面包，也用不起一点电流保暖。

一位朋友说，“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卖掉。碗碟，衣服，地毯，连书本！不！不要坐在那张椅子上！它的一只脚断了。”

那朋友把大部分的钱，买药给爸爸。她爸爸也住在那细小的组屋。

“萨比娜，你得小心告诉人任何事物。到处都是警方的奸细。教会里也充满了这些人。”

朋友和陌生人源源而来。每一个都恳求

我透露有关他们亲人的消息。我很少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是大赦吗？是和解吗？是新路线吗？为什么我能够获得释放？他们可以向谁申请？

我很快明白为什么政府部门的长龙，比食物店前的更长。我必须先有官方的粮卡，然后才能去买面包。

我在一天早上，排队等了四个小时。当我抵达那个小窗时，里头的少女尖刻地问：“你的工作卡呢？没有工作卡，就没有粮卡。”

“但我是一个前囚犯。”

“那我帮不了你了。没有工作卡和号码，就没有粮卡。”

于是我必须依靠他人的施舍过日。

起初我们必须和一位妇女朋友一同住在一间小房子。但米海已经是年轻人了。我们挤在一起不是办法。我开始好长的时间，寻找住宿。

我们的旧屋已经被当局充公了。但如今有朋友住在其间。他们说有一个阁楼正在空着。那是一间四码宽，五码长的。另一间是三码乘二码。

经过许多日排队等候，填写表格之后，我们才得容许住进这空间。米海和我迁移进

去。里面只有一张破床。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在冬天非常寒冷，夏天非常热。窗口外面就是一堵墙。

我们就在这里住，煮食，睡觉。珍妮达释放后，也来与我们同住。我们没有床，于是就共用一只沙发。以后玛丽达又加入。

那一天，她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门口。她站在那儿，像小女孩一样的害羞地微笑，她的眼圈发黑，穿着一件破旧的外衣。她给我一小包用细绳绑着的包裹。

“不是什么好东西，”她说。“只是两块法国焗饼。”她是排队等了两个小时才买到的。也不怎样‘法国’。

玛丽达是我们教会的成员。她是一位性格甜蜜的好女孩，但不很聪明。人们有些怕她，因为她有时会发癫痫。

我很高兴看见她。她的单纯叫人高兴。

“进来坐下，玛丽达。”我退后一步，让她进来。于是木门就砰然碰到米海的床头。“我们刚搬来不久，屋子还很乱。”

她就挤了进来，坐在一张椅子上。椅子的背后就脱了。米海上来帮忙。

“你们在这里真是舒服极了！”她说。她看见我正在用廉价的油，炸马铃薯。

“可怜那屋顶，”米海说。倾斜的天花

板有一大片潮湿，一片黑色的蘑菇每天都在长大。房子小，每逢一个人移动，其余的人都必须让位。

玛丽达分享我们的马铃薯。后来，当米海进去他的房间阅读时，她就告诉我说，她的寄宿之家，已经有亲属来自克鲁城。于是家主要求她离开，因为床位不够了。她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离开。她没有任何亲属。

“好的，玛丽达。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光景。这是我们过去的蓄物房。但如果您喜欢，我们就可以弄多一个床位。”

她的脸顿时乐开了。“真的吗？那少男不会介意吗？我有一些被褥，碗碟。我那么喜欢和你们同住！”

\*\*\*

大约是我出牢后一个星期，天空清明，是严冬后的第一个阳光日。

突然教堂的钟声开始敲响。这是多少个年头没有发生的事了。首先敲响的是大教堂，然后是圣斯利迪教堂，然后其余还存留在布查勒的教堂。

首都有许多大钟。（在中古时代，罗马尼亚是基督王国抵抗土耳其人的堡垒，到处

都是修道院和教堂。)如今这些教堂都一同敲响。(钟声齐鸣,是非常宏伟的。)但这可爱的声音也叫人害怕。虽然警方禁止人聚首,但街头的人都三五成群,细声询问是怎么回事。

然后维多利亚街的广音器就开始报告:

“同志们!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工人们!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以无比沉痛的心情,通知罗马尼亚同志们说,史达林同志,就是苏联主席和总秘书,已经在1953年三月五日,死于严重疾病。如今这位列宁同志的忠心门徒,智慧的领袖,人民的教师,已经长眠了。”这广音器就播放丧礼音乐。

但对我们多数人,这钟声却不意味死亡,而是意味新希望。“他们正在做什么?”每个人都在问。尤其是当人们听到随后播放的宗教音乐和仪式,更是不解。这史达林曾为了消灭基督教,付出了那么多的力气。他是世界无神协会的主席。

谣言说史达林在临死的惊恐中,要求用的宗教仪式下葬,又要求用一只十字架陪葬。百万名被他杀死的受害者阴影落在他的床上。他要求所有的基督徒为他祷告。人们这样耳语。

学校和商店都关门。米海回家时，带同一份党报Scintea的特刊。这党报是唯一的报纸，当然其中都是奉承和恭维。在戏院，街道的大型广告与吊旗都是展示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友谊。收音机也播放同样的口调。

我们可以冒大险收到外国的波道。在其中一个这些频台，我们听到阅读以赛亚书十四章。这是形容一位欺压者的死亡。他下到阴间时，众亡魂都讥笑他说：“你也成为软弱，好像我们一般？。。。你满身是虫。。。你这使列国软弱的，为何被砍倒在地？”

“你以为如何？”当我们收听完了，米海就问。

我说我不以为那样。在一个人临终时，可能发生巨大的改变。我记得史达林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必然切切为儿子祷告！

如今我们有他女儿的见证。这女儿不听父亲的一切无神理论，成了基督徒，逃到西方。思维拉娜（Svetlana）形容她父亲临死前那“不可理解的手势”。史达林“突然举起左手，就如指向某些东西。。。过后灵魂就脱离了身体。”

我们同时也有一种喜乐，就是希望可以有新的开始。我们希望罗马尼亚一切的奴役

营都解散。因为那时我们看到谣传多时的消息，果然成真。那运河真的停止了。劳动了四年，当局突然中止这计划。估计只完成了七分之一。超过二十万人在那儿劳作，死亡人数没有人晓得。数十亿元国币就这样扔掉。我国的经济崩溃。

党报声称国家目前致力提升生活水平，于是从大型工程转为生产消费者产品。但没有人能掩盖运河失败的事实。最后的大调查，有人说运河建成后，巴拉干平原将会被淹没。也有人说多瑙河没有那么多水，能够同时供给灌溉和航行。

人们只是看到，主要的工程师们都被逮捕，罪名是“蓄意破坏经济”，被判死刑。至少两人被当场处死，另三十人被判刑期，有长达24年的。（译者注：这是第三批的工程师。前两批都因为直言运河不可能成功，就被当局处死了。）

在逾越节的祷告，我对自己说：“我们曾是埃及法老的奴隶，主用大能的手救了我們。”如今也是。

这些奴役营如今成了孤独的地方，蛇在其中自由居住，不再担心被人捕食。生锈的工具废弃在荒芜的菜园。凌风从黑海吹来，把这原来打算成为世界奇迹的工程，连遗迹

也埋没了。

\*\*\*

我渐渐恢复健康，并一些力量。我折断了的肋骨依然疼痛，但医生说，这只是因为未全然痊愈。他说我能够生存已经是奇迹。他又劝我躺卧在床几个星期。但太多的事必须我去处理。

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头发稀疏的小个子男人。他在注视着我。后来我发现外衣有一张小纸条，写着：“当主给你脱离忧愁，脱离人们强逼你从事的的奴役，和你所惧怕的事，得享安息后。。。”

我读着，晓得争斗依然继续。可是神的爱却处处围绕我。在那一幻而过的面孔中，在纯洁的心中。这些都是史达林不能扭曲的。这些是神的儿女！

我心中出现一种新的喜乐：我如今也是地下教会的一员了！

‘地下教会’是字典没有的名字，东欧任何建筑物也没有这名。地下教会没有大教堂。它的神职人员穿着破旧的工人服。他们没有神学的训练，也不太懂得神学家的争

论。我们是来到了西方，才晓得西方的一些基督徒，称我们为‘地下教会’。如果早一些时候，有人问我：“你们罗马尼亚有没有地下教会？”我真的不知道他在问什么。我们只是作我们的基督徒任务，不为共产党的法规操心。

我在出狱后的十二年，这教会便是我的生命。

\*\*\*

首先我感到颓丧。去教堂的人面对那么多的拦住。警察压迫他们，奸细窥探他们。收音电台，学校，戏院，报章，都无情地排除信仰。老年人还可以在监视之下去教堂。青年人完全不行。

我看见多少过去的朋友们，因为害怕失去工作，就不敢走近我们的家。有些甚至不承认曾经参与我们的崇拜。

一次我经过一所大学，看见一位熟悉的老师。我就上去问候他。那时他的一位同事也在。

“夫人，你弄错了。我不认识你。”他转身就走，不敢看我的脸。

人们在“自由”中会那么惧怕。可是在

监牢里面，就是在最糟糕的时候，我们依然看见神的工作。我们晓得虽然我们受苦，可是祂却不曾离弃我们。我们可以信靠祂。于是我们地下教会的一种重要工作就是教导人这个。

我也必须约束自己的位置。如今我们的教会有两位年轻的信义会牧师主理。但那么多人到我的门口寻求指教与诉苦，却叫牧师难堪。为信仰受苦的信徒，常被其他的基督徒当作偶像。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福音。”

这是危险的。殉道者并不能创造真理。只有真理才能创造殉道者。我必须非常坚决，禁止人们高抬我。

可是把我的意见收藏起来，也不容易。那两位青年牧师尽力教导，但他们只能教他们从信义会博士与数百年前的书本学到的东西，在这个已经变迁了的世界里。监牢给我看到，那些旧书真是过时了。

共产党的洗脑和再教育方法是新的。我们需要新的回应。经过一些日子，这些答案都在地下教会找到了。

\*\*\*

“妈妈，我已经毕业了。”一天米海提前从学校回来，眼睛发亮。

“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必再上学了。”

“但你必须完成学业。”

“那边不行了。”

原来校方成立了共产党少年行动部队。顶尖的学生就可以戴红领带。孩子们可以推荐候选人。他们就推选米海，可是米海拒绝了。他说：“我不会佩戴红领带。这是党的征号。党方把我的父亲关在监牢。”

那位负责这项事务的老师是一位年轻的犹太女子。她不晓得如何做。可是她必须扮演共产党的角色。她责备米海，就叫他回家去。

其实几乎每个老师都憎恨自己的工作。第二天米海的级任老师就未经校方许可下，特许米海回到课堂上，还给他拥抱。

从那日开始，米海就成了校中最受保护的孩子。无神的宣传在班上开始了。米海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与导师辩论。有时他失败了，因为他跟不上他们曲折的狡辩。但他依然起立。众老师们在晓得他是一个政治犯的儿子后，就愈发爱他。罗马尼亚不是一个共产国，却是一个被共产党压制的国家。

当我坐牢时，我们的老朋友爱丽丝就照顾他。她也是我们的主日学校长，也曾是一个重要政府部门的首长，可是当她拒绝成为一名共产党后，就被排除了。她就靠教导法文维生。当我下牢后，米海就去找“爱丽丝婶婶”。他说：“您现在就是我的妈妈了。”

她非常贫困，又要照顾年老的爸爸。他们三人就住在一间房子里。因为没有空间给其他的孩子们，她就勉力给他们爱和一点零钱。这些孩子们如果没有基督徒弟兄弟姐妹牺牲的给与，就要挨饿了。

米海之能在九岁至十三岁间，抵抗一切击打，都是因为有爱丽丝的支撑。在我回来时，他依然能对我说：“妈妈，我站在你的一边，我爱主耶稣。”

但学校的宣传激烈进行。老师们必须努力使用影片讲解，证明神不存在。于是米海常常问我有关神存在的证据。

理查曾说，没有人会要求证据，证实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就在那里，我们也在其间。属灵的事物也是，它们自我证实的。一个天才会说，他获得启示。是谁启示他？当然是一个比他更高的活物。他得到一个属灵的经历，神的经历。

在每一间学校都有一个角落，称为无神角落。其中有图片和书本，嘲弄牧职人员。米海晓得其中的一些故事是真的。他晓得一些牧师出卖自己的弟兄们。

我尝试给他看到，教会也有人性的一面，不单只有神性。每个基督徒也都有软弱。

每天他都带一些教会与牧者失败的例子回来。

我会说：“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这些牧者们在犯错后的懊悔？你看见牧师的犯罪，却看不到他们的善良。人都会犯错。只在我们懊悔时，才显出我们里面的神性。”于是我就把他的疑惑排除，直到新的打击来到。

每个基督徒的母亲都有这种争斗。生命真如战场，每天傍晚我们都夺回共产党在白天侵占的土地。

“我们的博士说，史达林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旁观者。”

“大卫王为什么要娶乌利亚的太太？”

我回答道：“圣经不隐藏真理。它提到人犯罪。但读整个故事，你会发现谁在扭曲事实。”

在这争夺年轻人的较量中，共产党拥有一切武器：学校，电台，报章。但米海却有

模范基督徒在他的面前。

当我还在运河奴役时（1951年），教会的人冒着牺牲自己自由的危险，给米海帮助。一对年老的夫妇花了两天的行程，特意绕道避开跟踪，只为了把一大部分的储蓄交给某人，好转交给爱丽丝。

老米海罗维茨夫人，就是把米海当作自己侄儿一般的老太太，从村里拿了一袋马铃薯，就是她所能给一切，从几百英里外赶来。有告密者通知警方。于是当她回到自家时，就被军方传召，重打，以致她一直不能康复。

虽然有这样的困难，地下教会成员却不要忘记囚犯的孩子。

有时我们也会打败战。

我记得一个流泪的妇人来见我。

“我的孩子为秘密警察工作，”她说。“他常见一个人。那人总是问他有关每一个到家里的人。我不晓得该怎样做。”

她不能把儿子赶出家门。但她也不能让儿子出卖基督徒。我就劝她暂时与我们断绝来往。

在晚上，偶尔会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到我们的房子来，承认自己向警方告密。

“我们正在陷坑里，”那妇人会告诉我说。

“我们爱主。我们也爱你和米海。可是我们经不起那些威胁。我丈夫将会失业或下牢。我们必须报告每个上教堂的人。我们尝试告诉他们那些对你无害的事物——但你必须小心！”

另一些人离开布查勒，从一城迁往另一城，只为了避免秘密警察的传召。

在共产主义之下，你的家总是分裂的。如果他们不能找到一个孩子或亲属，向他们申报你买了多少面包，煮了什么，谁拜访您；他们总是能找到一位愿意合作的邻居或同事。少女们必须报告她们曾经与那个男孩出外。每一件事物都必须记录在案，好用来对付你。

在这种制度下，产生了数以千计的佩戴红领带或党章的基督徒。一些政府高官也是地下教会成员。他们在晚上要求一位神父为一个孩子施洗。他们会到一个遥远的小城秘密由一位牧师主持结婚。许多告密者来告诉我说，他们必须做的事，请求原谅他们的出卖行动。

我对他们说，“为证明你的悔改，就告诉我们你如何窥看我们。让我们晓得你必须交账的官员。告诉我们，你们在什么地方会面。”

如果他们在街头把消息透露给警方，我们中间的一个就拍个照片，晓得那位秘密警察。然后我们就跟踪他，看看他下一位会见谁。如果他们在一个家里会面，我们就观察那地方，拍下凡进出的人。

这是危险的工作。但我们就因此晓得大多数的告密者，包括警方暗探组的头领斯卡卢上校。我们仔细地观察他，就如他仔细观察我们一样。我们也跟踪他的主要告密者们。

我们成功带领一些告密者悔改。另一些我们必须用更严厉的方法。地下教会因此得以生存。

我有幸有米海。他不单忠心，而且还负担最难的工作。他必须不断留神注意。他也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可能叫我们俩都下牢的决定。但我们常常发笑，因为他的老师们必须说的荒唐话和做的荒唐事。

玛丽达与我们同住了几个月后，一天特别晚回来，几乎不说一言。我留意到她近来几个星期，有几次迟归。她看来并不更加高兴——她总是一个快乐的女孩——但却是更安详，更有自信了。

一次她突然说：“有些东西，我不晓得怎样告诉你。。。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孩

了。”

她在探望一位留院的亲属时遇见那少年。他在工厂意外中，半边身体瘫痪了。他数月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

“可是如今他好了许多，可以用拐杖慢慢走了，也开始说话了。”

第二天傍晚，那少年人来见我们。那晚也有其他远道的朋友们来，于是我们都挤在一起。玛丽达的男朋友彼得原来也无家可归。

有丈夫被捕的牧师娘也来与我们同住。又有白天不敢见我们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前囚犯），夜间来见我们。

其中一位是在警营厨房工作的少年。那里绝不缺粮。于是他每天都把自己的一份面包带来给我们分享。

## 第十八章

# 地下教会

米海带了一个故事回家。这故事肯定不在他的历史课本中。有一天，希特勒，拿破仑，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一同在地狱里获得一天特假，去观看莫斯科的红场大排操。在坦克车队行过时，希特勒说：“如果我晓得红军那么强，我就不会进攻苏联

了。”亚历山大说：“如果我有一支像这样的军队，我就能征服全世界。”拿破仑却在阅读一份苏联报章，他抬头说：“如果我有一种像巴拉瓦达（Pravda，苏联党报）那样听话的报章，全世界就不晓得滑铁卢的战事了。”

米海正在收集共产主义的笑话。他完成小学之后，就不能继续升学。中学不接受政治犯的孩子。他有的是时间，可以去找工作。理查的一位老朋友听说他能弹钢琴，就给他一份工作。

“我正在国家戏剧院，负责调音和保管乐器，”他说。“我需要耳朵敏锐的学徒。”

为了这工作，米海必须填写十六张问卷。其中有要求他提供两位邻舍的地址，必须是“超过二十年”的邻居。那时米海才十五岁。

“当秘密警察来时，你最好晓得如何回应。”这位老朋友说。

在得到这份表格后，米海到人事部门官员那儿，说他的表格被墨水弄污了，可不可以得到另一份？然后他就填写两份，留着一份，作为自用。他多年后必须记得从前写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每一次应征中都会出

现。如果他的答案前后不同，就有麻烦。

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爸爸曾经被捕吗？”他回答没有。他想，爸爸是被拐带，不是被逮捕。逮捕是人人知道的；拐带则无人晓得。

于是他获得雇请，一个月八英镑。这对我们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他又获得一张粮卡，可以购买面包。

那位调音师发现米海的耳朵异常敏锐，可以轻易辨别音调。“他比我还行！我已经在这行业四十年了！”

米海成为修理每一种乐器的专家。在十八个月后，人们才发现他是一个政治犯的孩子（于是被开除。）可是布查勒的乐师们有些依然与他联络。于是虽然他失去了工作，但依然可以教音乐赚一些钱，买一些书在家自修。

我就寻找一些杂务，维持家用。

首先是养蚕合作社。玛丽达在一份杂志读到这个。“在家里养蚕。增加你的收入，帮助建立社会主义。”

米海笑道：“玛丽达肯定是看见自己穿着自家生养的蚕丝晚装了！”

“不，我是说真的，”玛丽达说。“蚕

丝很是值钱。”

米海就拿起那份杂志。“啊，但你必须把你生产的东西送去国家中心。他们会给你什么报酬？”

无论如何，我们终于同意向养蚕合作社领取了一百只小蚕。

米海读那说明书：“当蚕蛾开始变蛹时，它就吐丝围绕自己。一段时期后，成蛾的蚕会打开小盖飞去了。每只蛹的蚕丝长达几百码。”

我们窥看纸皮箱里面的蚕，每只长达三寸，颜色灰白。

起初米海直接去墓场去采桑叶。但不久看守人就来把他赶走。

第二天晚上，米海乘夜色上去，采了数天的分量。

“死人无需叶子，”米海说。

我想起启示录说，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生命树的叶子有医人的功效。

蚕蛾是一种娇生惯养的东西。它们四千年来都是人工繁殖的。它们不喜欢温度超过华氏78度，也不喜欢低于62度。它们喜欢光，可是不要太多。当它们成蛹时（几天发生一次），它们不喜欢被打搅。于是我们都必须嘘声。

过了一个月，和多次夜间突击坟场，我们就有一百只桶。这些送去合作社，我们就得到一些钱，足够买两天的粮食。这两天的粮很受欢迎。于是我再领取一百只蚕。

“啊，不要再来了！”米海说。

但我们的养蚕业也进行了几个月。

直到一天我发现蚕儿们发肿，就如要爆炸了。米海吹着卓别林的葬礼进行曲。

后来米海从图书馆发现这是一种蚕蛾病，由于受风寒引起。我们只好放弃这行业。

\*\*\*

我尝试其他的家庭工业就如裁缝。于是我们就靠这些小数目，与米海的所得，得以生存。

那年是国家少年庆典。多国的少年共产党和同情者来到布查勒。在这庆典前三个月，商店里空无一物。人们大摆长龙，等候面包和其他食品。牛油和面粉是珍品，只是偶尔才有

然后庆典开始了。突然间，国营商店充满了货物。那三个星期，我们看见罗马尼亚战后未曾见过的丰富景象。米海会回来说：

“我看见国家杂货店有许多箱的红枣！也有包着锡箔的巧克力。”

庆典过了。以后的几个月，缺乏比以前更甚。他们把钱都投抛在那排场上，为了欺瞒外国的访客。

米海说那些外国的少年共产党就如我国少年一样，充满了奸细。许多罗马尼亚人对来自法国或意大利的少年说了不智的话。于是被秘密警察对付。米海的一位相识就因此被捕。

这一切都那么丑陋。当我听到这样的事时，我就憎恨这种摧毁三分之一世界的邪恶制度。农夫被逼从自己的园子里偷菜。工厂恐吓工人，夺取他们的人权。贪污从顶级人员直到最低的。国家商店的经理们就是黑市的首脑。他们把商品变成百万元的私货。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谎言和奸细。只有受害最大的人，就是前囚犯们，才能教导人说，憎恨共产党没有好处。只有爱与了解才能得胜。

一个流行的笑话：两位朋友在巴士车上相遇。他们低声谈话。一个问：“你对首相乔治古（Georghiu-Dej）的看法如何？”他的同伴马上把一根手指贴近嘴巴：“你疯了吗？这里人多。”他们下车后，行到一个广

场。头一位就说：“真的，我想问你的意见。”他朋友马上说：“嘘！你没看到五百米外有些人吗？他们会听到。”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完全没人的地方。“那么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意见了？”他的同伴就回答：“我对乔同志抱着至高无比的敬意。”

我们如何养生不是真正重要的事。珍妮达和我的真正工作，是维持基督徒的信心与祷告。这时理查还在牢中。

因为那么多忠心的牧者们已经被捕，他们的太太们就负起建立地下教会的责任。我们十多人就成为自学的“牧者”。我们藉着与人谈话，学习传道。妇女们从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到布查勒来请求指导，也告诉我们有关她们教会的情况。不久我们发现，几乎我们的一切时间都用在在这工作上。

正当西方还在争论妇女们该不该成为牧者时，东欧诸国已经有了答案。在共产主义下，每当牧师被捕，太太就自动成为代理牧师。她们是耶稣钉痕的手按立的。

地下教会在城中有无数的秘密聚会所。通常是在地下室，或像我们住的阁楼。在黑暗的晚上，窗口会有一根蜡烛点着，人们就上楼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敲门。我们挤在一起，空气那么闷热，以致窗口的蜡烛也几

乎不能正常燃烧。房子里是半暗的。

我们得到一个好主意，就是利用共产党的细胞小组，针对他们。这主意来自格林古牧师。有时他会在深夜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是一所官方许可的教会主理。党方给他一些准证，因为人人都晓得他好喝酒。一个醉酒的牧者就给共产党一个很好的宣传题材。他们不晓得他的醉酒是为了能保留在自己的位置。他也只喝足够的分量，蒙蔽他们的眼睛。

格林古牧师给我们极大的帮助。他的秘密服侍，远超过官方容许的范围。许多牧师都这样做。在官方教会与地下教会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线。

在逼迫之下，宗派的藩篱就越发拉倒了。我们不再分别天主教或东正教或信义会，我们都回归最基本的信仰，更接近初世纪的教会。

格林古牧师和我多次谈及教会的行动策略。珍妮达如今是我们教会的一根支柱。我们俩都读列宁的《什么是该做的》。列宁在这书里定下征服全世界的计划。那书写于1903年。当时所有的波斯威派人士

（Bolsheviks, 共产党前身）寥寥无几，只能坐满一张沙发（也真的有那么的一幅画。）

列宁的一条主要宗旨便是参透敌对组织。共产党在罗马尼亚上台后，我们发现他们早已经在傀儡政府和反共的团体中，布满了他们的人。神学院和教堂里也是。

如今这角色必须倒转了。他们现在是主人。我们看见，除非我们参透他们的行列，不然地下教会就不能生存。

起初看来，这工作似乎违背了我们的宗旨。但格林古牧师却有一个答案：“基督称圣殿为贼窝，可是祂死后，祂的众门徒却总是在圣殿聚会祷告。不同的环境就必须不同的行动。”

我依然迟疑。“我们的许多弟兄姐妹必然有道德的疑问。他们加入共产组织，就必需执行许多违背良心的事。有教会背景的人，如何行得？”

格林古牧师说：“他们之间可能会有好演员。少年人比较容易上手。让他们先加入共产少年，然后进入军校，再后成为秘密警察与政治局。”

我同意我们必须学习苏联信徒。我们秘密聚会的人就协助这工。

参与这侍奉的人全都热心，但我开始在心中把他们分为二群。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扮演黑牌。他们感到

难以解说为何需要天天假冒，天天行恶。

第二群是很少的人。他们的想法就如保罗。对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对希腊人就做希腊人，为得着双方。他们马上同意不能为了保持个人的纯正，就让地下教会没有了掩护。个人的正义不过是一种自私的目的。让无数基督徒下牢是更大的损失。在我们的成员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晓得我们正在做什么。

格林古牧师不能肯定，如果让少年人的父母晓得这些事，他们会不会反对这危险的任务。

我说：“当我在学校时，他们告诉我有关伟大的斯提凡王（King Stephen the Great）的故事。有一次他受伤，单骑回城。到了自己堡垒的城门，他母亲问：‘是谁？’他回答道：‘你的儿子斯提凡。’她回答道：‘你肯定不是。我儿子不会把他的军队留着战场，自己溜回来。他会继续争斗。我不晓得我还有别样的儿子呢？’我晓得许多母亲都是这个传统教养出来的。”

我又说：“我晓得那些到这里来的母亲们。如果共产党向我证实理查已经死在牢中了，我不会单单的悲伤。我也会引以为豪。这种心怀日益壮大。如果一个人可以因为儿

子为国牺牲而自豪；她应该会怎样高兴，如果她的儿子为基督耶稣而死！”

格林古牧师苦笑。“死亡至少也是一种快捷的事。但还有其他的殉道途径。”

珍妮达说：“正是有许多。把自己的名声也牺牲了，比牺牲自由更昂贵，也许比舍命更贵。”

格林古牧师就起身离开。“多么奇怪，这个世界总是叫人爱惜名誉。”

\*\*\*

玛丽达有一位美丽的女性朋友，来自一个乡下。我称她为润迪。她年十八，满头黑发，眼睛明亮。当她拜访我们几次之后，我说，“当我坐牢时，守卫们常说，‘你们要成为殉道者吗？那么就准备受苦吧！’于是开始殴打我们。但就是在最糟的时刻，依然有一种喜乐，就是这是为了耶稣。但还有一件事，是润迪你可以帮得上的。”

她就定睛看我。润迪是一位聪明的少女。她不会因为工作艰难就害怕。她的行动，无论是关门或是递上一只碟子，都显出自信，让你感到这是一个不会轻易屈服的人。她是一个大家庭的长女。数年来她是家

庭的护士和守护天使。

我向她解释说，我们正在观察她，希望找到一些可以进入共产少年组织的少女。

“如今有一个消息。可能是很好的机会。秘密警察的上校斯里卡奴正在问他的曹长有没有一个能做家庭工的少女。他们拥有一个大屋，在城里最好的地方。他的太太喜欢排场，不太聪明，却也慈善。如果你可以获得聘请，就能给我们许多帮助。”

她没说什么，脸色也没有变。但她的褐色眼睛却生辉。我继续说：“他们不会怀疑什么。那位曹长请他的太太转问众朋友。其中一个就通知我们。没有人晓得她是一个基督徒。”

“我该做什么？”

“起先什么也不必做。只是适应那家。认识每一个人。我留意到人们最乐意告诉你他们的烦恼。昨天老多马夫人不是给你看她的凸出的静脉吗？”

润迪大笑。

“她把你当成护士了。”

她想了一会儿，就接受了。

\*\*\*

一天傍晚，格林古牧师告诉我说，他看到约翰福音有一段奇怪的章节，似乎暗示门徒参透大祭师的院子。

“它说到一位认识大祭师该亚法的门徒。在基督受审的那一夜，这门徒可以进入圣殿，而且还带同彼得一同进去。”

他建议如果少年人反对我们的秘密工作，这经文就可以坚定他们的信心。

我就打发一些少女参加共产少年组织，但我不让格林古牧师晓得她们的名字。官方教会的牧师总是被逼向当局报告会友们的光景。最好叫他完全不晓得。

我们晓得，教会被窥探的悲剧。有一次，爱丽丝（米海的婶婶）问：“在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获益处。但是，一位告密者会给我们什么好处？”

起初我没有答案。我只想到他们的可怕伤害。但晚上我就想到他们的好处。他们使我们意识到，当我们活着时，就受观察。天使也在观察我们，只是我们不太理会，因为天使是看不见的（于是我们就把他们当作是空气！）但告密者却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知道的，也会给我们沉重打击的。于是我们就必须留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了。

\*\*\*

理查在1938年给我一本圣经。那年我悔改信主。这圣经有空白纸间隔每一页，作为笔记使用。每逢我们一起阅读，我就写下当时的感想，于是过了一段时期，我就有一本珍贵话语与记忆的书，说及犹在世和已经逝世的朋友们。

我的记录多是用个人的缩写。这使它看来更像一本可疑的书。但就是在我被捕后，米海还能救护它，又保存了它。

当我打开阅读那么多有关理查的想法时，就感到他也近旁。我感到他正在俯身鼓励我和安慰我。我也把这些感觉写下。当我打开圣经，那些年头马上又回来了。这圣经已经用了三十多年，它成了我所有的财产。我们传道会的一名同工成功把它私运出国。

罗马尼亚的圣经极其缺乏（如今还是），许多到我们房子的人，都是为了聆听圣经。我不能轻易去任何地下教会的聚会，因为我被追踪，也被禁出城。

但米海却能参加任何聚会，不论是公开的，或是秘密的。秘密的聚会是利用生日会或周年纪念的茶会举行。有时多达三十人会

聚合在一个拥有最大空间的组屋里。他们会在门口大声问候。然后一个唱机就大声播放流行歌曲。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里面的人正在跳舞。过了一会儿，这唱机就关掉。某个人就传讲福音，祷告。过后他们再播放几首流行歌，作出茶会的声音，满足邻舍的好奇。

“艾米今年已经有三次生日，”米海笑道。“她的姐姐有两次周年纪念。下次我们将会举行野餐。”

在星期日，他们就带了唱机到郊外。这便是她们的祷告会。他们安排人在一切小径把风。如果有人近前，就发警号。

这一切都叫人紧张蹦蹦。每一条细节都精心安排。时间，地点，过关语。参加的人晓得，这是可能不能再回家的聚会。每个讲员都晓得，可能这就是他最后的一篇讲章。他的话可能意味监牢和死亡。这种讲道便带有分量。

我们的牧师们多是官方的牧者。他们在教堂里的讲道，每一个字都被监控。

米海告诉我们一个最新的消息：“房屋部长命令一切新建的组屋都必须用最薄的墙壁，好叫邻舍可以听见彼此的谈话，好彼此监控。”

这只是一个笑话吗？

\*\*\*

在聚会中，人们常问我有关监牢的生活，还有那运河。起先我不能多谈。因为我找不到正确的字。

米海渐渐叫我开始谈。当他听到我们如何被打，如何吃草生存时，他就问：“妈妈如何能承受这一切，依然不否认基督？”

我回答说，在希伯来圣经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它把一些将来的事件，用过去式的动词形容。就如以赛亚书53章，预言弥赛亚将要来临，也预言他将要受苦。可是作者却把这些发生在八百年后的事件都写为过去式。

当耶稣读到这些重大的苦难时，也看见它们都已经过去了。

我在苦难中也感到同样的经历。我尝试解释：喜乐是基督徒心灵里长存的，现在的东西。我正在属天的领域，无人能够摇动我。我如今的痛苦在哪里？这些苦难都是已经过了。就如是去年的。今天的我，正在主同在的喜乐中。

我们每个人都遇到大灾难，但当我们以它们为过去后，它们就是过去了。

过了几年，我与理查谈论这个。他说在单独监牢，也感到相同的事。我想这正是我们的心灵相通。

\*\*\*

润迪迁入斯里卡奴上校的家后一个月，就给我一个紧急的消息。她把这消息给一位老师转达与我。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她听斯里卡奴说及一位牧师的名称。这位牧师常常参与我们的聚会，也与我们用电话联络。

当我们面对那牧师时，他承认自己受到长期监禁的威胁。他的身体不太好，不能面对这威胁。在几天前他同意与他们“合作”。但至今他还没有给斯里卡奴什么消息。

他深深惭愧，就离开布查勒，到一个外省去了。

不久润迪又告诉我们一位女学生的名字，也是斯里卡奴提及的。

起先那位少女否认一切。我接手在她的身上。

“请你诚实。我们晓得他们一定是给您巨大的压力。许多人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事，

但他们都自愿告诉我们。您欠您真实的朋友们一笔债。您该让他们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她就开始哭泣，跪下。

“我那时走在街上，”她哭着说。“有一辆车停下，两个男人出来说，‘我们是警员。上车。’他们没有带我去哪儿，只是坐着车兜圈子几个小时。他们说，我必须向他们报告每一件发生在你家里和教会的事。如果我拒绝，我的家庭就会被对付。”

于是她同意了。但她起誓说，她并没有报告非常不利我们的事。我只能希望如此。

润迪多次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情报。但她最叫我们掉眼镜的是，她把上校的家变成我们秘密的聚会所。

由于斯里卡奴已经达到共产党的高级圈子，他就开始享受特权。他带同家人去度假，或是到山上去，或是到海边。他们留下可靠的润迪看家。斯里卡奴太太称她为“我的宝贝。”

一天那位联络的老师得到消息说：“为什么不到斯里卡奴的家里来聚会？他们正在去度假几天。这家有几个出入口。没有人会起疑。”

我们六个地下教会的领袖就分别抵达。每一件事都顺利进行。

那时开始，每逢斯里卡奴举家出外，我们就在他们的家里聚会。

润迪善于扮演她的双重身份。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学会这样做。他们必须唱红军的歌曲，称颂党方。多数都成功。一些甚至达到高层。

我们学习苏联地下教会。他们已经有三十年的逼迫经验。

我们当然也有失败。一些同工发现双重身份的压力太大。另一些则太过大胆，于是必须付出代价。

我们的一名成员是国家书局的经理。他的书局包括了几层楼。他当然没有圣经出售。但他有许多反对神的课本，就是包含了大量圣经的经节。这些书印行着攻击这些经文的评语。但大多数读者们都不介意那些没头脑的评语。这种书销量甚好。

这是一项成功。但这成功却促使那位经理更为大胆。

在八月23日的解放日，他的窗口吸引了大群人。但当人们继续蜂拥，又笑又拍掌时，秘密警察就开始起疑。后来润迪告诉我

们说，是斯里卡奴上校亲自解谜。他挤上前头，检查马克思，英格斯，列宁和史达林的相片。这是窗口主要的装饰。没有什么值得众人发笑的东西。然后他注意到，在这些画像之下有一个架子，正在推销雨果名著《可怜的少女》的平装本。

他马上逮捕那经理（许多西方小说都是禁品，因为内容不符合共产主义），送他去一个奴役营割草。那时国家正在多瑙河口进行这种工作。

## 第十九章

# 反击

在我出狱数个月后，一天，有一位内政部官员来访。他是一个声音宏亮，满头黑发的胖男。他提着一只塞满纸张的公事包登楼。

我是不是一位妈妈？他要晓得。我是。但我是怎样的一个妈妈？我有没有关心自己的孩子？我关心他的教育？我不要他获得一份好工作，享受退休金和粮卡吗？当然我想。那么为何不改变我的名字？我怎能称自己为母亲？

他连续呼喊了几分钟。我安静的坐着望

他。我说的越少，就越快能使他道出目的。我也晓得那目的。

这便是离婚。他终于说，维持与理查的婚姻有什么益处？理查不过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连见他也不该了。像我这样一个聪明的妇女，常识也会选择放弃国家的敌人。如果我不现在做，迟些也会。我以为自己能与国家对敌？我真是眼睛瞎了。

他继续欺凌，描述我们将来的困境。爱情？他讥笑说，什么是爱情！这一切都是垃圾，不存在的东西。我所需要的是一位新的丈夫，做我孩子的爸爸。

我心里想，你胆敢在我的家里对我这样说。但我最好的防卫还是沉默。

“我不是单单为了快乐时光，才嫁给我的丈夫。我们是永远联合的。无论何事，我都不离弃他。”

他继续辩论了半个小时。我不再回答。连神也不能与一个沉默的人争论。最后这人撤退了。他摇着头。

“你迟早都会来找我们，”他说。“你知道她们都会这样做的。”

我听到他大声地下楼。他正在去找下一位猎物。

党方极力迫使囚犯们的妻子申请离婚。

首先是，当一个囚犯听到妻子离婚时，他的抵抗力就崩溃，有些甚至不想活了。其次是，这离婚可以帮助这些太太们参与共产党的活动。因为当离婚成功后，这些妇女们将会急于忘却她们的丈夫，最容易的方法便是吞下党方的一切路线。许多离婚的妇女常常模仿共产党的口号，讥笑政治犯，包括她们曾经爱过的男人，也是她们孩子们的爸爸。第三个好处是，这些没有了爸爸的孩子们就落在国家的权力下，任由国家在他们最年幼的日子，就给他们灌输共产思想。

只需要一个字就能成就这一切。你只要说“好的。”那官员就替你完成一切手续。

过了几天，那位丈夫就会在众囚犯面前听到这报告：“你的太太决定和你离婚了。”

那人就会想：“如今谁还关顾我？如果我依然呆在牢中，就是一个傻瓜。不如现在就投降，签任何他们要我签的荒唐事，重获自由。”但就算他签了，依然可能他出不得监牢。我见过许多这样的悲剧。

在监牢里，妇女们常说：“我为那么细小的事与丈夫吵架，多么愚笨。如果我们能够出狱，我将要作一个多么体贴的太太！”

但出牢之后，她们常常改变自己的口

调。“我为什么不该与他离婚？他可能一生坐牢，我没有粮卡，怎能养活孩子们？还有，他并不真的关心我。。。 ”于是她们就说服了自己，向当局投降。

我告诉这一类的妇女们说，我们必须爱丈夫，就如他们所是，不是要他们像我们想象中的一般。我劝她们回想自己婚姻的快乐时光，好胜过这试探。

有时我能用一个笑话，就帮人看见婚姻的难题。一个古老的犹太故事，说一个困扰的丈夫到一位拉比那里去，投诉说，他太太在婚后三月后就生了孩子。“她必然对我不忠。”拉比回答道：“不然。你已经和太太同住了三个月，她也与你住了三个月，你们俩也一起住了三个月。于是共有九个月。一切正常。”

在化解婚姻的难题上，我常使用一些像这样的策略。

当有妇女告诉我说，她们企图离弃坐牢的丈夫时，我就告诉他们马拉加斯岛的故事。在当地，每逢有一对夫妇要离婚，夫妇必须分别去见法官。法官就详细问各人过去曾经如何生活。他把这些都分别写下，由当事人自己签名。到了审判日，法官说离婚是可能的，只是这对夫妇必须先读一篇文章。

妻子读丈夫的记录：“我亲爱的，今天我们必须离婚之时，我记得我们最初相会的日子。我多么希望可以投在你的怀抱里。我多么希望可以成为你的丈夫！我工作时，巴不得马上完工，好接近你。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亲嘴吗？。。。 ”他就形容与太太的欢乐时光。

丈夫则读妻子的回忆录。

多数的结果是，这对夫妇决定和好如初。

如果你回想起曾经发生的美丽时刻，你决不会把一段婚姻或一段友情腰斩。只是我们不常回忆。

珍妮达和我认识一位富有吸引力的少妇，达莉亚。她的丈夫坐牢，两个孩子还小。丈夫是政治犯。七年来她完全没有丈夫的消息。于是她与另一个男人有了关系。孩子们长大，充满了共产党的宣传。

最后监牢有一张明信片寄来。她就寄了一包裹给他，但不提自己的外遇。

十一年后，他出狱了。他寻找自己的家庭。孩子们，一男一女，如今是十二，十三岁了。

“我们不晓得你是谁，”孩子们残忍的说。“父亲吗？我们已经有了位爸爸！”

他尝试赢回达莉亚，可是太迟了。她决定与他离婚，嫁给那第二位。

这摧毁了那丈夫。我有时在街上看见他。面容极其忧伤。但他回避我。几年之后，他就死了。

珍妮达说：“在监牢里发生的，只是比较小的悲剧。更大的悲剧是这一代数以千计的人，心灵都将会带着共产主义给我们加上的烙伤。”

有时我能帮人脱离这些麻烦，因为在理查十四年的监禁时，我也不止一次受到这些诱惑。

最严重的一次，大约是在我出牢后一年。有一个男人到我们的聚会。他爱上了我。那时我四十三岁，单身，又有一个青春期的儿子，最是需要爸爸角色的年龄。年日就如流水一样过去，理查毫无音讯。

那人是一个单身汉，年纪与我相仿，身体结实，是米海很喜欢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犹太基督徒，与年迈的双亲住在一间房子里。我们彼此拜访，有时他会带米海去看戏，也给与补习功课。这时米海很努力在家自修。

他仁慈又温和，也晓得如何叫我大笑。

我心中想：这是一个可爱又可信赖的男人。有时当他说话时，他会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充满了渴望。我不能把手拉回。外面看来，这不算是犯罪，但在神的眼中，这确实犯罪了。

幸好那时格林古牧师看见了，就坦白地告诉我。我希望每个看见朋友落到那个处境的人，都会这样劝告。

“你晓得我多么爱惜你，也欣赏你，”他说。“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依然尊敬你。”

“我认识你和理查许多年了。我希望你晓得，无论你跌倒或站立，我都一样珍爱你。

“原谅我这样问：你与保罗的关系如何？”

我沉默了一会儿。

他继续说：“不要以为我自己没有这种经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正在与我相爱。”

“那么，你也在与他相爱吗？”

“我不能肯定。”

他说：“我记得理查常说一句话：‘在理由的面前，没有任何感情能够站立得住。’如果你给自己时间思想，你就会看见

你会给你的丈夫和孩子造成多大的损害。如今我要你作一个最难的决定，就是绝对不要再见这人了。”

我晓得他说得对。我就避开保罗几个星期。过后他就不再企图见到我了。

后来我晓得格林古牧师也与保罗谈话，叫他记得理查正在坐牢。那时我才看到我几乎出卖了多年的等候与信靠。我跪下祷告。

还有些其他的试探。十四年是一段很长的时期。有时我几乎放弃了。有时这只是一阵子肉体的软弱。性欲是一种不懂懊悔的冲动，我们也无需过于自责。

\*\*\*

在一个早上，我在教堂擦地板时，玛丽达冲了进来，手上摇着一张明信片。

她的眼泪也流了。“我想——我想是来自。。。 ”

我看见那张廉价的明信片，签名写着“Vasile Georgescu(瓦斯里-乔治古)”。但却显然是理查的笔迹，大而不齐，却是漂亮的。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晓得政治犯只能写十行文字。他可以说些什么？那么多年了，还不晓得妻子和家

庭是否还存在？

他的信息是：“时间和距离可以扑灭小爱情，但却叫真实的爱更强烈。。。 ”他就要求我在某一个日期到剔骨俄纳（Tirgul-Ocna）监牢的医院去见他。

这消息不久就传遍了地下教会。不久又传遍了全国，几乎成了信心的符咒。

在监牢，共产党把理查的名字也夺去了。如今他称为瓦斯里-乔治古。守卫们也不晓得他的真正身份。，免得消息泄出，外国人就会询问。理查必须无影踪的消失。那时是1948年。

如今在苏联，克鲁斯基（Khrushchev）正在试图成为老大。巨大改变的象征已经出现。在1954年，史达林死后，我们希望西方会为我们做一些事。但在1955年，罗马尼亚就加入联合国。这令我们大吃一惊。在我国，没有人可以想象，正当罗马尼亚的监牢还充满无辜逮捕的政治犯时，西方国家却欢迎我国进入联合国。

但那次的联合国会议却为我国的监牢带来一些改进。我们听说食物和药品将会改善。又有大赦的传说。党方也容许更多探监的机会。

理查的明信片对我是最好的消息。但我

却不能去探监，因为我每个星期都必须去警署报到。他们又不肯改变过去的禁令，我依然不能离开布查勒。于是只有米海可以去探监。

剔骨俄纳是远在北方的一个小城。火车必须经过数百英里的山路。我安排爱丽丝婶婶与米海同去，虽然只有米海能与理查会面。因为官方只容许囚犯的妻儿来相会。

我在家等候。他们必须离开两天。我不断地想：他们能不能看见理查？（我记得米海曾经老远跑去运河探望我，却不得见面。）理查能不能得到我送去的衣服和食物？既然他是在监牢的医院，一定是身体软弱。他能不能起立？能不能对米海说话？

他们在十二月的一个深夜回来。我们听到他们登楼的声音。

“我们看见他！我们看见他！”爱丽丝在未进门之前，已经叫喊。然后她说：“他活着，好好地活着！”

他们进来时，满身是雪花。

“米海！”

“妈妈！爸爸还好，他告诉您说，他知道不久就可以回家。爸说如果神能行神迹，让他看见我，祂也会行多一个神迹，让我们团聚。”

不久我们都流泪了。我们给他们做了一些热饮料。他们就说他们的经历。玛丽达和彼得也在。我们都心情开朗，包括彼得。原来不论我们的外在光景如何，都不会成为快乐的障碍。一个跛脚的哑巴，一个政治犯太太和儿子，一样可以高兴欢喜。

“我们必须在雪地上等许多个小时。他们让我们进入大门，我们就在铁丝网外的场地，与疗养院保持一个距离。囚犯们必须走过空地，进入一个锡皮小舍里，会见家人。看见囚犯们真是令人心寒的。他们都饿到不像人形。我在他们中间，看见了理查。你不会认不出他，他是那么高。我发疯一样的招手，可是他却看不见我。那时我们访客们都挤在一起，每个人都在摇手。只有米海得到容许，可以上去与理查谈话。”

米海见到父亲后那么激动，以致那天我难以听到他说话。但我心中很高兴，因为我们送去的衣服和食物获得允许，可以留下给他。

我只在后来才发现，米海真的难以承受。他看见自己深爱又敬仰的父亲被剃光头，像骷髅一样瘦，被关在铁条后面。

米海当时马上把预备好的话说出来：  
“妈妈说不要怕，因为如果我们不会在地上

再见，我们也会在天上再见。”理查微笑问：“你们够吃吗？”米海回答道：“当然够。我们的爸爸看顾我们！”正在旁听的政治局官员就微笑。他以为我再婚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说很少事物。理查最后的一句话是：“米海，我唯一能给你的礼物，就是告诉你这个：凡事都寻求最高的基督徒品德，就是给每一件事物它们适合的分量。”

我把理查的明信片夹在我的圣经里。我不时都会打开来看。在监牢，他已经成为写短信的能手。后来他告诉我说，其他人也来找他帮忙，因为他能把许多意思浓缩。他们也彼此问理查说了什么，他的话就流传了。于是二三十人的明信片，都写着“时间和距离可以扑灭小爱情，但却叫真的爱情，越发坚强。”这爱与充满盼望的信息就流传出去了。

\*\*\*

在1956年开始，整个共产集团都在反叛的情绪中。“五年计划”告吹。粮食依然短缺。薪水低廉。一切希望破灭。人们曾经希望史达林死后，生活情况可以改善。

在二月，在共产党第二十届的党大会上，克鲁斯基作出他的秘密演讲，否决了史达林的一切成就。苏联没有公开这事，可是不久东欧各国人民都可以感受到莫斯科开始解冻。

这种反史达林的象征越来越快。庞大的军队和秘密警察组织开始缩小。东欧与苏联开始为了挽救自己的经济，就与西方接洽百万美元的生意。集体农场开始放松。最重要的是，数以百计的政治犯获得大赦。

我不敢奢望理查会是其中一个获得释放的人。我们没有消息，没有暗示。他还有十二年的刑期。

在1956年的一个美丽六月早上，我出去拜访朋友。当我回来时，他已经在家里了。他把手臂围绕我。

这天傍晚是充满欢笑与眼泪的一天。全布查勒来祝贺的朋友们都与我们在。我们一同谈话，过了午夜，我们从一位邻舍借来一个床褥当作理查的床。

他却睡不着。我晓得因为我和珍妮达都睡不着。在凌晨时分，他起来安静的走向米海，久久望着，好像是为了确定孩子正在那儿。

理查在监牢里被打，又被注射精神病的药。他身上带有十八个酷刑的记号。医生发现他的肺有肺癆痊愈后的疤痕。他们不能相信他能在八年半的刑期，完全没有医药照顾而生存。如今他们给他最好的病床。所有刚释放的囚犯都获得慈爱与慷慨的帮助。他们是罗马尼亚最获优待的人。这叫共产党生气。

理查必须不断迁移。全国各地的弟兄们都来医院见他。于是每个医院都不敢收留他太久。他必须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免得秘密警察的生气。

不久后，理查健康好转，我们就庆祝我们的周年纪念。他没有一文钱买礼物。但他却送我一本美丽的笔记本，里头的每一个黄昏，都给我写着一些爱的诗歌，或短语。米海和其他亲近的朋友们也写了一些。在我们的周年，他就送来给我。但这可爱的礼物好久已经不在我的手中了。

理查获得传道的准证。当局的逼迫使各教会更为亲近，理查获得斯比犹（Sibiu）的东正教大教堂邀请。那位神父是我们的老朋友。

“唯一的问题是我必须向我的上司交代，”他说。“你最好可以画十字，跟从我

们的仪式。”

理查说：“只要我可以谈及主的十架，无论东正教需要画多少十字，我都能照办。”

我与理查一同去斯比犹。他依然软弱，人们必须找一些东西给他坐着传道。他们决定把主教的宝座搬上来。于是就有谣言说主教自己来传道。但上来传讲的却是一个犹太人。

理查不单画十字，也传讲十架的真意。这是一篇表面上没有政治意味的讲章。可是教会里的奸细依然把每个字都投报给秘密警察。秘密警察明白理查的话中含义。有时这些警察明白的，比好些基督徒更多。

当理查不久后开始给克鲁城大学一连系的谈话时，宗教部就打发一个顶级人物来听。这人报告说，理查的讲章是“滔滔不绝的诽谤。”这诽谤包括击垮一个又一个马克思针对宗教的言论。宗教部就迫使信义会主教收回理查的传道准证，不能在全国任何地方讲道。他只传了六个星期。

那位宗教局的高官在与信义会牧师们的会面之后，就恨恨地说：“魏恩波完蛋了，完蛋了！”然后走出建筑物。

几分钟之后，外头有汽车紧急制动声，

随即是激烈的撞墙声。有一辆汽车飞上了行人道，把这官员撞死在墙壁上。

理查继续秘密传道。他从一地飞奔另一地。他只在小教堂和地下教会作短促的谈话。在奸细能向警方报告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他连我也不通知的，就离开家，也不告诉我有关他的去向。我经常都活在惧怕中。

米海称爸爸为“鬼影传道人，”但我们晓得这不是开玩笑。理查随时可以被捕。

在该年，波兰和匈牙利的起义都被镇压了。解冻期过去了。

但在理查获得释放，直到十月，（共有四个月，）我们获得喘息。斯比犹城的一所小神学院获得允许，可以训练几位新的牧师。米海决定参加。

他如今十八岁，性格就如钢铁。他不再是理查开始坐牢时的小米海。他已经渡过许多内里的属灵争斗，也经过经济的难关。但虽然经过一切的疑惑和无神思想的灌输，他依然是基督徒。

理查如今协助巩固他的信心。但米海从起头就说：“爸爸，我爱你也尊敬你。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会在每一件事上都相同。我也有我的个性！”

米海在十五岁后，就没有上学。可是依然通过他的高校考试。如今他决定进入神学。

理查问：“你真的要去神学吗？我想这对青年人，这是不好的选择。”

“为什么？”

“因为如今的神学院教的，极大多数是破坏性的。他们不会教导你爱神，也不会教导你跟从圣徒之道，或圣经。他们反而可能毒害你的灵魂。一些博士是圣徒；但另一些绝对不是。”

可是米海却决定了。

当他在圣诞节假日回家时，我大吃一惊。在我们的家庭祷告时，理查读了福音里的一段，说到耶稣引用旧约。

后来米海却说：“我不以为那是它真正的意思。耶稣没有所需要的知识与背景。祂不能科学化地解释旧约。”

“祂不能吗？”我几乎流泪了。“让我们谢恩。”

米海终于胜过了他的躁急。我们与他详谈，他就回转，反对共产党的教训。他也因此得到许多麻烦。

他的理想是到印度去宣教。他阅读印度的宗教与兴都教徒的行径。我看见他倒立在

头数分钟，像是瑜伽术。我问：“你不以为神造脚是为了站立吗？”

为了写他的神学论文，他开始阅读英国非正统传道人。司布真与布特（Booth），就是不理睬官方神学的人。

共产党试图开放这所神学院，好叫西方人有一个好印象（罗马尼亚刚才进入世界教会理事会），但同时又不要许多学生。他们希望越少学生越好。当四百人申请时，官方就吃了一惊。他们让这些男孩们晓得，如果坚持申请，自己的父亲就可能失业。许多人因此“自动”取消申请。1965年，克鲁城的信义会的神学院只剩下五位学生。在布查勒，只有六位参加浸信会神学院。

米海能够继续在斯比犹读了三年。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一些博士非常优秀。于是当官方第二次逮捕他父亲时，他并不在家。

\*\*\*

我们晓得这事会发生。那新一轮的恐怖在1958年就开始了。我们都看到我们如何被蒙骗。许多人真的以为共产党有心要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人们多次被骗后，依然会再

被骗。

在1958年七月，罗马尼亚就推出一系列的新法，比任何东欧国家更严厉。许多小过犯也被处以死刑，在秋天就实行。党方又开始集体逮捕。数以千计的人被送去新的奴役，就如清除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泽。一切少年犯罪案（胆敢批评政府的年轻人）就被送到沼泽去“割草。”

党内也开始清算。一切来自社会背景可疑，又在“暖化”期获得工作的，如今都被解雇。当局立法禁止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在公共服务的任何部门工作。

在克鲁斯基的命令下，重新开始与宗教争斗。教会被封闭，东欧神父全体被捕。这是“消灭迷信的渣滓”的七年计划。

我们的小房子如今更是地下教会的中心。它难以不被注意。每天晚上，理查祷告说：“神哪，如果你知道有某些囚犯需要我，就把我送回监牢。”我很迟疑地说“阿门。”

一天傍晚，一位来自我们教会的夫人含泪而来。上个星期她借了理查的几分讲章。（这类的讲稿我们会复印数以百份，散布全国。）如今警方彻查她的家，把这些讲章也

拿去了。

我们也从党内的一位通信人，晓得一位自称为朋友的年轻牧师向官方指控理查。这位牧师可能被勒索，如果不指控理查，就要坐牢。无论如何，他真的作了指控。我们向来都很喜欢他，最好是继续爱他。

第二天晚上，警察们就破门而入。

“你是理查魏恩波？进去另一间房。留着那儿。”

我们的细小房子充满了男人翻箱倒柜，把纸张倒在地上。在理查的书桌上，他们把打字的讲稿，老旧的圣经，笔记，一概拿去。

他们也发现我的周年纪念礼物，就是那本记录簿。

“请不要把那个拿去。这是一件礼物。对你们无益。”

他们依然拿去。

他们把理查从另一间房带出来，上了手铐。

“你们不感到惭愧吗？这样待一个无辜的人。”我问。

理查向我接近。他们却抓住他的手。理查警告他们说：“除非你们让我拥抱我的太太，不然我就不会好好的跟你们去。”

那位队长说：“由他吧。”

我们一同跪下祷告。然后我们唱诗，“教会的唯一根基，是她的主耶稣基督。”

那队长按手在理查的肩头，说：“我们必须上路了。如今接近五时了。”但他的声音安静，眼带泪光。

我跟着他们下楼。理查转过头来说：“把我所有的爱都送给米海，还有那位指控我的牧师。”他们就推理查上车。

当车开动时，我开始喊叫，“理查，理查！”

我追向那卡车，呼叫，哭泣。它转了一个弯就消失了。我必须停下来，上气不接下气，感到混乱。

回到小房，门还是开着的。我倒在地上哭。我呼叫说：“主呀，我把丈夫交在你的手中。我不能做什么。但你能！你能叫天使围绕他。你能走过封闭的门！你可以带他回来！”

天亮后，爱丽丝来探望我。我告诉她说：“他们又把理查偷走了。”

## 第二十章

# 新恐怖

首先是，我们必须告诉米海。这不容易。他已经受了那么多悲剧。这消息又必须保持秘密，不让大学里的告密者晓得。不然米海就会被停学。于是我不能亲自上去斯比犹。那儿的人认得我。

在第二天早上，爱丽丝就乘火车去。她在一个小草坪上，等候米海经过。她不敢问其他的学生有关于米海。如果他们报告说她来访（这是他们必须奉行的规则），那消息

就会泄露。

那草坪异常寒冷。雪花在树丫上，也厚积在木椅上。到了傍晚，米海来了。

“是的，”他说。“我正预想这事会发生。告诉妈妈，我马上回家。他们也可能逮捕她。”

“但是你的学业呢？”爱丽丝说。“你已经读了三年。。。”

“那有什么关系？出卖羊群的，有时就是拥有文凭的牧师。无论如何，他们也随时会把我踢出去。”

\*\*\*

我在法院还能看见理查一次。以后六年就没有了他的音讯。如今党方比大战后更有些条理。他们向世界说：“我们不会任意关闭人。我们有法庭，有法官，有审讯。”

法庭上坐着五位法官。台前挂着红布条，写着：服务人群，执行公义。在上面挂着当主席乔治古和其他吃得肥胖的党首领面孔。

人民的敌人从一个门进来。指控官读出控状，然后有人读出捍卫词，再后是下判。于是那人就从另一个们送出去。整个过程只

消数分钟。神父，农夫，吉普赛人，记者，轮流而过，就如输送带一样。

一个清洁工人喝醉了，高喊：“乔治古是一个老笨蛋。他该回去驾驶他的啵啵车！”（乔治古是一位前火车工人。）这笑话就流传法院。那清洁工的律师向法官求情。“两年，”首席法官说。于是清洁工就被带走，理查就进来。

我没有听到法官等人的任何话。理查也没有。我们彼此对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相见。

后来米海告诉我说，这次的审判是重提他过去的案件，就是1951年的。那大赦取消了。于是理查必须继续上一次的刑期。在他出去时，他回头给我们一个最后的快乐微笑。这一切只用了几分钟。

一名书记给我们一张纸。其上写着，魏恩波出生于1909年，服刑二十五年。这比上次的判决增加了五年。

后来我们发现，那判词也包括了罚款，加上法律程序的费用。我们的一切财产再次被充公。每个政治犯的家庭都这样被对付。我们没有钱。于是两名关税局官员来，把我们的几件宝贵物品也拿去了。

他们给我们留下床，一张桌子，两张椅

子。我们想我们非常幸运了。但以后的六年他们重复上来要钱，充公物品。我必须在冬天和夏天与当局争夺我们还有的几根木头。

当时众人都惊恐。每天都有朋友被捕。我们所有亲爱的人几乎都回去坐牢。我们不再有白天晚上。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告诉我们恐怖的故事，教会关门，男人们被捕。

正当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时，克鲁斯基却“破冰”的拜访美国，又有传言说巴黎的峰会将在1960年五月举行。我们正在兰达女士的组屋谈论这些事。

“萨比娜，”兰达说。“在这个峰会之后，你的丈夫将会被释放。他们会达到协议。监狱的门就会打开！”

然后电话就响了——一位邻居说警察来了，正在我们的房子里。

“今天不要回来！他们肯定要逮捕你。他们已经把爱丽丝抓去了。”

爱丽丝可能是我所认识的一位最慷慨的女人。她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人。她照顾政治犯的孩子。这些孩子们简直就是被当局赶出去，流落街头。这就是爱丽丝的罪行。

因为她不肯向当局举报自己的朋友们，就被重重殴打。她的牙齿被踢出来，骨头断了。她被判八年刑期。

警察在我们的小房子，翻查了两个小时。除了爱丽丝，他们也带走一位刚巧来访的少女。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我们后来回去糟蹋了的房子。他们把衣服纸张到处乱撒，床翻倒，连地毯也被切破。

米海说：“你知道他们拿去了什么吗？那关节炎秘方！”

老多玛斯太太曾经抄了一本德国医生的关节炎药方。她坚持要借给我。“这是一本非常稀有的书。我只能借给你一个月。所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可丢失它。”我很难向解释秘密警察已经把它带去了。我想她依然不能完全相信这个。

我们花了许多天，许多小时，尝试从警方得到有关爱丽丝和其他被捕的友人消息。他们就如消失在监牢的无底洞里。（爱丽丝被捕许久后，我们才晓得她怎么了。）

我们所有的密友看来都下去了。

老特里发就如米海的祖父。他是一位没有正式教育的诗人。他写的乐曲带着天堂的单纯与深沉。米海就如在他的膝盖上带大的。

还有钠勒古，可能是我国最伟大的宗教音乐写词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如今流

落街头。

还有亚米鲁牧师。我曾告诉西方人有关他的故事。他们以为我正在开玩笑。他是因为传了一篇道，说，“把网撒在右边。。。 ”

“啊！”他们说。“为什么不撒在左边？你传的是帝国主义！”

一位告密者投报他的讲章。于是他就被捕。

亚米鲁牧师留下妻子和五个年幼的孩子。他们被遣送去沙漠一般的巴拉干平原。一天，亚米鲁太太精疲力竭的来到我们的门口。我们接她进来。她没有给我们任何烦恼。她的性格甜蜜，安静的承受一切。

但如今我们有五人了。

那位我们怀疑出卖亚米鲁牧师的男人，来参与我们的地下教会聚会。

亚米鲁太太说：“让他吧。他是被逼的。”她只要饶恕与忘却。

但我不愿意。我催问他说：“为什么这样做？”

他脸红了。“他们连续几个月催促我。无论如何，我没有说什么假话。牧师真的那样传讲。就算我同意牧师的解释，其实也属于反革命，反共。我只是尽了我忠实的责

任。照我所见。”

“那么你是在这种政权的一方？这种杀害无辜人，用无神教育毒害孩子的政权？”

“啊，不，当然不。”他不安地移动身体。

“那么为什么你不向他们投报说，你自己反对共产党，而不是说你的弟兄反共？”

我心中苦涩。我晓得好些牧师，朋友，甚至主教，都有份于理查的被捕。他们爱自己多于爱他们传讲的宗旨。我与我自己争斗。我祷告，可是不得平安。

玛丽达从某处剪出基督受钉图。我的眼睛常常停留在这县挂在墙上的图片。每次我都想到基督末了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还有：

“我渴了。”

出卖者们不正在干渴中吗？他们多么渴想获得基督徒的赦免。但我不愿意给，因为心中苦涩。

然后一个想法来到我。我晓得就算是圣徒，有时也会自爱，多于爱神。信义会主教穆勒常说，我们称为出卖者的人，在神的眼中，可能依然是一个圣徒，只是比较软弱。这位主教完全不介意，人们会因此认为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主教。

于是我也决定给与爱，不寻求任何回报。

\*\*\*

1960年的冬天，雪花来得早。街头已经深盖雪花，人们尽可能不出门。我们的窗口少了一块玻璃片。米海尝试钉上一片旧地毯，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外面的强风。门下吹进来的风，飒飒作响。

“我们不如就坐在外边，” 玛丽达说。  
“在里面一点也不比较温暖。”

虽然冷风可以钻进了，我们五人挤在一起的小房子，晚上空气依然非常闷。

当我没有为地下教会忙碌时，就到各个政府办事处去，尝试减轻理查的罚款。除非我们能够有一段时期内付款，不然我们留下的一切都被夺去。我坐在多风的大厅里，填写复杂的申报表格。

这些都是徒然无功。

一天，两位关税局官员来捶门。米海开了门。他们要更多钱。不能给吗？那太糟了。他们就写下一系列的家具，说我找到钱后，就可以赎回。

我说，“我会尽快给钱，请不要那么快就

把家具带走。”

“我们给你三天时间。”他们说。

第二天早上，我去见一位官员。

“你是说，他们还没有把你赶出去？”他发怒地说。“法庭指示清楚，除非你立刻交清罚款，不然一切充公。不能交？明天他们就会来！”

我走下楼梯。我不能停止眼泪直流。我发抖又咳嗽。到了门口，我停顿一会儿，预备冲向冰冻的大街。有人触摸我的手臂。

原来有一个带着眼镜的高佬，也跟我下楼。我以为他是另一个官员，要给我一些新的威胁。他匆忙地四下望了一望。

“我晓得你的案件，”他说。“拿这个。”

他马上就回头走了。

我看见他放在我手上的一些钞票。足够我缴纳他们几个星期！

我忘了自己湿漉漉的鞋子，冻僵了的手，和精疲力竭。我的心充满了安详的火焰。那人是谁？

米海精心探究。发现这人在税务局工作。他乃是地下教会的许多朋友之一。我们不能会面——这太危险了——但每个月他都从自

己微薄的薪水里，给我们好大的一部分。

米海不久就被神学院开除了。我们的朋友穆勒主教尽力保留他的学位，可是由于他公开与共产党妥协，众信义会同僚都藐视他。众人都不晓得他暗中给地下教会的帮助。他也暗中保护和帮助基督徒殉道者们的家小。我如今可以公开说这个，因为他已经死了。

米海得以进入土木工程系。当然他隐藏自己的父亲身份。

“他们几个月后就会晓得，”他说。“那时我就参加某些别的东西。”

我尝试做一些家庭工业，帮补家用。我尝试了两部老旧的缝衣车。可是不久，这两部机车都坏了。

新罗马尼亚没有任何零件。民众也不得容许在家生产。我们都是暗中生产，暗中售卖。过后我尝试教导语文。

\*\*\*

“是萨比娜同志吗？”

一位穿着雨衣的年轻人，在入夜后来到了我们的门口。

“我就是。”

“明早九时，你必须到内政部报到。你要把这卡片给守卫看。他们就会带你去会面。”他冷冷的盯着我。“晚安！”于是就下楼了。

到内政部的访客，常常会被扣留。有人控告我吗？该晚我们都忧愁。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来温暖的衣物和一小包用品，和家人道别。

那间办事处一切看来豪华。列宁和同伴们的相片漂亮的挂着。在一张大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胖男人，穿着便服。

“坐下，魏恩波女同志。”他指向一张扶手椅。“我们请你来，是因为我们对你的案件感到兴趣。请告诉我，有关于你，和你的家庭。不要担心。没有人会偷听。你有一个儿子（他看了看桌子上的纸张），米海。。。他的学业如何了？”

我晓得那意图了。这又是尝试劝我离婚。当强逼不成时，他们就用礼貌。

他看来充满自信，贵重地靠着椅背。

“我爱我的丈夫。无论何事，我都会与他在一起。”

“好，如今让我给一个小建议。你要你的孩子完成学业。你要工作的权利，对吗？当

然可以。只要把你的登记卡留着这里。在四十八小时内，我们就送回给你。这不算是‘离婚’。这不过是奉行国家的义务。这不是最聪明的做法吗？”

他停顿了一会儿，玩弄着铅笔。“当然，如果你不合作，他们会有别的方法。当我们要某些东西时，我们总能得着。。。”

我直视这位政治官员的眼睛。

“假如一天你坐牢，就如许多共产党官员，你要不要你的太太与你离婚？”

他顿时坐直。然后开始爆炸。

“你不晓得你在哪里吗？我是谁？你怎敢向我问话？”他把铅笔投向火堆。“出去，出去！不要忘记我告诉你的！明白吗！”

我就不再回答，提起小包裹离开。

“明白吗？”

但他也已经明白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尝试叫我离婚。

他们的新策略是对我说，理查死了。

这发生两次。

头一次是两个消瘦的年轻人。他们说自己刚才监狱出来。我消息他们果然是。但他们不能直视我的眼睛。当他们开始形容看见理查在牢中时，我马上知道他们的假冒。

“可怜的魏恩波牧师，”那位比较大胆的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临死之前，他开始性情烦躁。他不肯和任何人说话。我们这样在吉拉监牢听到。”

“那么你们要告诉我什么？他自杀了？”

“那个没有人能肯定。但我们晓得他被带出去时，是别人拉着他的脚，拖出去。如果他自杀了，谁能怪他？”

他尝试聪明。可是却选择了最蠢的谎言。

“可怜的魏恩波牧师。他真的是一个圣徒。每个人都这样说。”

“请你们走吧。”我想不到什么别的话了。

“我们想要说的是，魏太太，我们非常难过。。。”

“请走吧。”

他们看来非常内疚与惭愧。可能他们是为了得到一张粮卡，或一份工作，所以这样做。

第二次是，官方宣称理查已经死了。他们不是直接对我说。又一位穿着常服的人到一位朋友的家。他告诉那位朋友说，他们不想亲自告诉魏太太。但希望朋友能帮忙转告。只说魏牧师已经病死了，葬在监牢里。

我很高兴不必会见他们。

但他们不停留在这里。理查的名字已经传遍全国。他成了一个神话。孩子们上床时，都为他的安全祷告。为了消灭这种迷信，刚释放的囚犯们就被派去各大城基督徒的家庭去，叫人相信他自杀了。可是没有人相信他们。

过后米海又被学校开除。他完全不跟从共产党的教训。如今他发现原来他的每一点生活细节与朋友，都被党方记录了下来。除非你是地下工作的顶级高手，不然就藏不了任何事物。秘密警察总是能晓得。我们晓得有告密者。但米海说教会已经无可救药的被渗透了。

“妈妈，我必须说，你太软心了。你让这些告密者都到组屋来。他们只要说‘赞美主！’就能进来。但我们该给这些告密者更强硬的处理。”

他又继续说：“我害怕他们又会再逮捕你，妈妈，连同我。他们晓得我完全和你一起从事地下工作。但我想到的，不只是像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至少也知道自己冒着的风险，也明白生命的目标。我想到的是那些斯比犹的同学。他们每周两次被带去殴打，直

到他们同意成为告密者。他们于是就必须记录每一场聚会。可是共产党也玩弄他们。如今他们都在监牢。可能已经被打死了。”

我想起爱丽丝。如今她被绑在长椅上，牙齿都被踢了进去。理查在第一次下牢就受大刑，虽然他绝不提及。如今他又受些什么刑罚？

我们也晓得，虽然几次地下教会的聚会被警方逐散，但其余的却没受干扰。可能这是故意的，好叫告密者可以工作。如今我们尝试一个新法。

我们的聚会增加了人数。有时多达五六十人。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如果参与聚会的有人是大学博士或是共产党员。当局可能正在观察他们。我们开始把人数减少到六七人。都是可信的人。

其中一种发现告密者的方法，就算发出错误的消息。我们会通知说，某地方将会举行聚会。如果到时就出现特别多的便衣人员在现场附近，我们就晓得谁人是告密者了。

我们会到临时，才通知他说，聚会取消了。来不及通知。

晓得一位奸细，就是一种资产。你可以误导他。如果你把他赶走了，党方马上会安排

一个新人，就是你不晓得的。于是我们总是友善的对待这些‘旧人’。

有时我们从被捕的弟兄，追查到告密的人。拷问官不问他们的事物，对我们常常比拷问官问的东西更重要。

我们的一位成员秘密印刷俄文福音书。但在他被捕后，当局绝不问他这事。我们就猜，他的印刷同工是告密者。他是一位基督徒，但在勒索和威胁下投降了。他仍然与我们一同工作和祷告。

于是我们就这样继续。同时抵抗外面的风雨，同时也防备内奸。我们生活在危险中。我们的生活绝不会沉闷。

\*\*\*

在十一月，我到克鲁城去。上主之军的领袖们安排了一个公开的审讯。我听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一个老师，也在其中。

上主之军成员都是乡下人。数以百计的人都在那日来到克鲁城。他们在大雨中，安静地站在军事法院的门闸外。

他们来自罗马尼亚全国，为的就是对那些为信仰被判刑期的同胞表示同情。这对他们

本身是危险的。

当囚犯车抵达时，群众就涌上来看他们亲爱的人。这些衣服肮脏的男女囚犯们就被推进法院。他们的妻子和家人都呼喊他们的名字，举起着温暖的衣服和食物。

“退开！退开！”两个年轻的士兵举起他们的来复枪，似乎打算开枪。人们惊慌。

一名军官向建筑物里头的人喊道：“打电去请求加兵！”他们把枪支当作木棍使用，把群众推出广场到大街去。然后尝试关锁铁门。可是群众呼喊道：“我们也相信。也把我们逮捕吧！”

最后一辆车出现，都是持枪的警员。人们分散到各入口。当车行过了，人们又出来，拥挤向铁闸。最后警方同意让近亲进去。其余的人都站在外面，尝试劝服守卫让他们进去。到了晚上，众人越发增加。

法院尝试避免麻烦，就快快的把这些案子都一次办完。

天黑时，囚犯们都被带出来，送回监房。一位官员出来说，第二天才会公布审判的结果。那些来自外地的人，就获得本地人提供床褥。我们多数人都流泪。没有一个妻子能对丈夫说再见，也没有一人能把珍贵的包裹送给丈夫。

众人安排我到一位地下教会成员的家。连同六个囚犯的太太。我们决定该晚为丈夫们祷告。

“无论明天他们要不要公布结果，”一位太太说，“我们晓得那些刑期是重的。”

这不是上主之军第一次受刑罚。他们从二十岁到六十岁，都多年被当局追捕。

第二天早上我到法庭。在锁着的大门外，钉着一张名单。一群忧愁的人正在阅读。我的朋友受刑八年。

我在雨中走回火车站。

\*\*\*

有人催促我急忙到一位隐藏之基督徒的家。润迪在那儿。她不再是那个微笑的，能干的，欢迎我们到斯里卡奴家里去的润迪，却是一个充满忧愁的少女。我当时以为她被人发现了。

“什么事？”我问。其他人都出了去。我们可以自由交谈。

原来是有关她情人的事。那青年人与她年纪相仿。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建立家庭。无论如何，润迪感到她的首要任务是保持那危险的职位，至少也要在那个时刻。如今这男

孩催促她证实她的爱。“如果你真的爱我，”每次他们相会，他都会这样说：“那么你就不会这样拖延，一直不肯亲近我。”她极其害怕会失去他。她该怎么办？

我曾在这方面跌倒，于是晓得那答案。

我说：“为什么要保持贞洁”，就如问“为什么要活着，”一样的错误。这是神给的一大恩赐。自从生命开始，在一切伟大的宗教里，贞洁总是理想的目标。不论是中  
国，希腊，都是如此。福音的开始，是说一位贞女。救法国的是亚斯的悦安。只要读里斯尔的圣特丽莎，你就会爱她的贞洁。

问为什么要贞洁，就如问，为什么要诚实？

在世界文学里，我有两个最中意的角色：浮士德（Faust）里的格里忱（Gretchen），还有比尔（Peer Gynt）中的苏维（Solveig。）

比尔是一个酒徒，生活败坏。可是他却遇到一位贞洁又虔诚的少女苏维。肯定她会等候自己。过了几十年，比尔的生活越来越坏，可是他总是记得他曾经认识一位纯洁的少女。她的形象一直出现在他的眼前。当他回去见她时，他已经年老了。可是她却是他得救的途径。

格里忱在上教堂时，被浮士德看见了。她并不举目看他。可是在受到米菲多

（Mephistopheles）的引诱后，她一时失足，与浮士德一同犯罪。但她在监牢里（她称那地方为圣地），她为自己的错失赎罪，于是重获贞洁。她在天堂渴望浮士德的回归。浮士德因着这个得救。

为什么一个少女要保持贞洁？一位这样，她就能给人类启示，向往更好的人性。我在监牢里看见纯洁的价值。一个最纯洁的妇女就能最深的帮助他人。

我们在世界中生活，远离神。每次我们把自己的灵魂向祂的光与爱敞开，就获得生长。

但我们也要明白人的软弱。塔姆说，神对一切罪恶都能宽容忍耐，唯独不能宽容不贞洁的人。那位这样想的拉比并不认识神。耶稣晓得那几乎不能抵抗的情欲之动力。于是祂不把一位荡妇定罪。

当你尝试排除色情的图片时，它就加倍干扰你。但我们只要使用间接的方法，就能成功。把你的思想充满美好纯洁的主意。投身于一切善行，它们就为你排除一切不正当的意念了。如果你失败了，也不要难过。你依然在祂的圣手之中。

没有人三天就成为基督的样式。这是一生的努力。

\*\*\*

在1962年，莫斯科开始转向暖和。我们谨慎地嗅到它。人们开始谈到“解冻。”我们从外国得到更多信件。谣言说，罗马尼亚正在尝试脱离苏联控制的共同市场。甚至有谣言说又有大赦了。

人们开始更自由地开玩笑说：

克鲁斯基问：“肯尼迪先生，我已经尝试洗脑，监牢，只是我国的国民依然固执上教堂。如何是好？”

肯尼迪回答道：“不妨把你的肖像取代教堂里的一切圣像？看看多少人还会去？”

## 第二十一章

# 自由了

在每个共产党的节日，我们都留心听电台，希望听到释放囚犯的宣告。我晚上也睡不着。

1969年五月一日，劳动节。没有消息。

八月二十三日，解放日。也没消息。

十一月七日，苏联革命日。几百名刑事犯获得释放，但没有政治犯的消息。

但许多小象征开始出现。我国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庞大的贸易协定。“苏联学院”只成了“外文学院”中，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国营的“苏联书局”，也成了“世界书局。”

在1963年八月，罗马尼亚停止干扰西方的广播。

我们在八月23日，都留心听收音机。可是没有消息。

1964年初，突然有少数政治犯获得释放。几位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也不懂。“守卫来读出一列名单。就是那样。”多少人？八十人。

八十！那么多！我们就晓得大赦开始了。就如在1956年发生的。下一轮会是在五月一日吗？

可是那天没有消息。

一天早上，我在阁楼的房子里，玛丽达突然冲进来说：“爱丽丝回家了！”已经四年了！我们马上抓起外衣就去搭车。

我们到她的家，看见她消瘦，疲劳，微笑。她有着多少事物要说的！但她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块遮体的破布。

“明天我就给你带一些东西来，”我承诺。

“但我知道你自己也没有任何东西呀！”

“啊，我们的生活可奢华了，”米海笑道。“你该看看我们的组屋。”

“墙壁也有地毯，”玛丽达说。

“窗口也有地毯！”

“还有自来水供应。”

“直接来自屋顶！”

我们多么幸运，我想。比较其他许多妇

女，我们得到爱的围绕。无论我们到何处，地下教会都有温暖的供应。

我整晚不能成眠。在早上我们收拾了几件东西，带去给爱丽丝。她正睡在侄儿的组屋。

如今我们真的有希望我们亲爱的会回家。可是过了几个星期还没有消息。又几个月了。

每隔几个星期，一位名叫玛西亚的朋友会跑到阁楼上来。

“大赦！下个星期就是！这次是真的了！”

于是她的外号就称为“大赦姐妹。”玛西亚努力为教会工作。她的丈夫在政府部门工作。于是人们常常会相信她的谣言。

当真正的大赦来到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

那天我早早出门为家庭买东西。这是一个温暖的六月天。当我回家时，我看见一份日报。一位朋友留下给我。

我看见头条新闻：大赦。

这是不是为每一个政治犯？它也不说清楚。里面只是充满自卫的词语。官方没有承认数以千计的人被无辜的关了起来，所以如今需要放人。如果这样说，看来就太可笑

了。莫斯科也在监视。

我赶到一位朋友的房间。已经有一群人在里面谈论这新闻。

“啊，这不过只像去年。只放刑事犯！”兰达尔太太说。

但大赦姐妹也在那儿。

“不！不！我不是告诉了你们吗？让我们祷告感谢神。你们就会看见！”

于是我们一同祷告。然后回家。我还没有回来五分钟，一位邻舍就跑来了。有电话来自一位刚出监牢的老朋友。

“他说你的丈夫正在今天释放的名单中。他看见魏牧师正等候在监狱的院子里！”

当这邻舍走后，我继续削马铃薯。可是我的心跳动的那么快，以致我必须坐下。过了几个小时。

又有人敲门。一位住在楼下的老朋友站在门口微笑。他的家有电话机。

“有人从城外打电话给你。”他拉着我的手说。

于是我去提起那接收器。另一头的人就是理查。当我听见他的声音，我就感到自己要倒了。我的眼睛一片黑暗。

当我开眼时，就看见好些焦急的面孔往

下看我。

“她还好！”

“你晕倒了！”

他们把米海也带来了。他正在大笑，提着电话大声说话。理查正在克鲁城的朋友的家里。

“我不晓得我是否还有一个太太和孩子，”他说。“我想我必须找出来！”他将要尽快回来。克鲁城离开首都几百里。第二天早上才能有火车回来。该晚已经有地下的聚会为他安排了。

\*\*\*

理查瘦如竹竿，只有九十磅。他受了洗脑和殴打。他必须马上送院。但就是在那儿，人们依然蜂拥去看他。秘密警察不能容忍。院方只好把他送去另一所医院。可是同样的问题出现。再转院。再转院。最后送去山上的肺癆病院。可是人们依然乘着摩托车，脚车，巴士上来。秘密警察再发警告。于是再须离开。

布查勒的境况非常不安。坐牢十多年的人，如今出来找工作，找妻儿。他们尽力尝试，有时结果极糟。到处都有心灵和家庭的

悲剧。

警方不能处理这么多的混乱。于是理查趁机传道。任何接纳他的牧师，他都上去。我们因此得以帮助了许多朋友。我们把亚米鲁牧师娘送去黑海边的度假中心，因为她的丈夫依然没有获得释放。

理查获得传道的准证。这是奥沙瓦村里一所教会。官方限制的聚会人数是三十六人。

“如果多了一人，”秘密警察警告说，“就有问题。我们晓得你，我们也在观察你。”

理查告诉我说：“我不以为我能在那里讲道。如果我上去，其他人会听到，也就会上来，于是就给奥沙瓦教会的成员带来伤害。”

于是我们决定不上去这教会。其实地下教会在布查勒已经给我们安排了太多的节目。理查在秘密的聚会中，带领了数以百计的灵魂归主。但他并不满足。我们也不晓得他能维持多久。警方随时会捉拿他。

当我问他将来的打算，他说，“我最希望可以退休到沙漠去，就如古时的修道士，把余生花在思想神。可是现实与理想很不相同。”

他又一次看到教会受干制，告密者比比皆是。从最高的主教到会众里最低微的成员。孩子与青年人比以前更受到激烈的无神教导。

但最令理查不安的是，西方人对共产主义的无知。不晓得它正在试图毁灭宗教。

那时我有与苏联教会联络，我不能透露那渠道。许多官方教会高级领袖都是党方的工具。他们忧伤又直接的告诉我们说，他们除了听从党方吩咐，别无选择。

其中又有些是表面服侍共产党，内里服侍地下教会。

当 they 从外国回到罗马尼亚时，他们对我们表示，他们十分惊讶英美代表们的无知。“这些代表们直接吞下一切共产党的宣传。他们有些比任何真共产党还相信共产主义！”

我们能做什么？

地下教会的领袖们决定理查尝试达到西方。他的任务就是给西方人明白我们的处境，也晓得他们将会面对什么。

\*\*\*

罗马尼亚从1948年开始，就把犹太人卖给以色列。我们出国的希望全在这个。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都尝试出去。在军事中心，申请离国的犹太人大摆长龙。这出国潮已经得罪阿拉伯诸国。我国政府也晓得，开始谨慎了。可是只要有许多钱，任何阻难都可以解决。

我们的出国申请，又长又琐屑。他们所能找到的只是一张印着“不可离境”印章纸条。但我们不放弃。

如今理查更加受到监视。我们的小教堂已经被关闭。如今官方把它改成卡通片录影中心。但这对我们却是一大优点。它使我的在顶楼的房间难以被警方密切观察。录影室的枝师，音乐家，文员等，常常又进又出，很难与我们的弟兄们分别。

我们透过秘密地管道，得以传话给挪威的雅努莎姐妹。她就开始为我们的赎价筹款。我们的外国家人也尽力相助。雅努莎劝请挪威人给我们入境准证。她从挪威向以色列传道会和希伯来基督徒同盟筹款七千美元。另一个管道提供三千美元。

我们第一个来自西方的访客，是‘英国向共产世界宣道会’的主席斯陶牧师，和美国牧师默瑟里。他们在夜里带来第一批给贫

困家庭的救济品。米海看到外面有几名警察。有人投报了。访客待留到午夜一时。那时外面的警方人员以为这是一场误报，就走了。

第二天我们从这两人在公园里领取圣经。就是在那儿，也有人窥看我们。过后这两位牧师获得许可，在浸信会神学院分发圣经。可是后来发现，那些圣经在他们离开后，马上被当局收去了。

我们第二次的访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一些美国人和一名瑞士人，由于不晓得理查的住址，就向官方教会询问。

魏恩波牧师吗？他们当然晓得。于是他们就打发一位官员引路。这官员就一路与他们同行。当然他会回去报告我们所说的一切。

但那位官员只懂法语，不懂英语。于是理查对访客说英语，我负责翻译法语给那位告密者。

“如今我丈夫说，这里的教会享有自由。如今说到旅游业的大有展望。如今是说天气。。。 ”

理查却在那时说及我们的真情况。他说到生动有趣，叫访客们大笑。其实那时我们的处境并没有那么好笑。

然后一位美国人说：“这真的有趣。可是先生，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希望在离开之前，可以见魏恩波牧师。”

“我就是魏恩波牧师！”

“不可能吧！”

“真的！”

“如果您说真的，那么肯定是真的了。但他已经坐牢十四年了！？我们以为他的样子是非常凄惨可怜的？可是你的样子却是快乐的！”

\*\*\*

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和外国朋友的压力下，我们终于听到：“你们的出国准证通过了，钱收到了。”

理查被叫去见秘密警察。他们告诉他说：“如今你可以离开了。你尽管传道。可是当你发言针对我们时，我们就要你闭嘴了。”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晓得那个威胁没有被遗忘。

十二月六日，圣尼古拉的节日，我们登上了一辆老旧的DC 7型飞机。里面有六十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我们一清早就在那儿等候。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谢恩，因为得以脱

离压迫。同时我们也为留下的人深感抱歉。那些官员们，准证人员，穿着制服，报读名单的少女，都带着妒忌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可以到西方去了！西方！！

他们尝试阻止一群人来欢送我们。可是人群依然拥上来。我们透过机场的玻璃窗向亲友们挥手再见。

我们登上飞机。米海坐在机上唯一的非犹太人搭客，一位意大利商人。那人马上开始谈话。他快乐地问米海一些问题。他说罗马尼亚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么糟。他说布查勒雅典娜皇宫酒店的食物，十分可口（那是布查勒最奢华的酒店）。

米海完全无声。

他们一同在罗马机场下机。

米海问：“这里真的是罗马？不是东柏林或其他地方？”

“当然，当然是！”那位商人大笑。

“看那个招牌：Bevete Coca-Cola？你正在意大利的土地上！”

米海说：“如今，如果你喜欢，我会告诉您有关罗马尼亚的真实情形。但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明白。”

我们那时走向关卡。我的哥哥和嫂嫂正在机场等候我们。他们特地从巴黎来迎接我

们。

后语

我们从巴黎飞往奥斯陆。理查原想先去几内瓦，报告罗马尼亚的逼迫。可是信义会世界协会电话要求理查不要上去，“因为苏联人将会晓得。”我希求为什么一个人在世界教会理事会里头，也会怕苏联人。我们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并不怕他们。

在挪威，我们遇见‘以色列宣道会’的成员，就是为我们付赎价的。最先是雅努莎。她已经劳碌了十五年。‘瑞典以色列宣道会’主席黑顿牧师特地从瑞典首都前来。他多年每天为我们祷告。还有‘希伯来基督徒同盟’，他们马上问我们的需要。

过后我们到英国去。这里我们的朋友斯陶牧师为我们开启了大学和众教会的门。人们终于听到有关地下教会的殉道与胜利。他们几乎未曾听闻。

我们过后也到美国。

我们开始了解，格里哥利教皇的贡献。当这教皇还是一个年轻人时，他注意到罗马奴隶市场里有白皮肤的少年人被拍卖。他问：“这些人来自何方？”人们说这是英国人（拉丁文是“天使” Angles）。“他们的王叫什么名？”他们回答：“Aella。”格

里哥利就说，“Aella 地的人将要唱 Alleluia（哈利路亚）。”

于是当他成为教会的头时，就定意把福音传到英国。如今我们看见哈利路亚地的人把天使一般的爱撒布在地下教会。第一个向共产世界的传道会就是在这里出现。

我们也在美国许多教会和妇女协会传道。

美国参议院邀请理查上去见证。我也坐在他的身旁。我们发现不单是参议员，连报章代表和各大收音广播电台都在那儿。电视台也都准备好了。理查说及地下教会的苦难。

“三分之一的世界值得你们三分之一的祷告，关怀，和奉献。。。我在监牢看见人们扣锁着五十磅的铁链，为美国祷告。可是在美国，你难以听见在教会有人为共产国家监牢里的人祷告。”

有一位参议员问理查，他的身上有没有酷刑的迹象。理查就脱下上衣，显示十八处的疤痕。人们听到他的话就哭泣。“我不以这些疤痕自豪。我只是显示我的教会和我的国家受到的伤害。我为那些英雄和圣徒说话。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发言。这些包括更

正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犹太人。他们为信仰死于酷刑。”

我泪流满面。我看见农妇，修女，许多少女，在新法老的奴役营工作。我记得那些已经死了的。我知道她们已经达到创造水仙花的主的手中。可是这不能停止我哭泣。

后来理查说：“你的眼泪比我的话更达到人心。”

理查开始写他的第一本书《为主受苦》。这是一本非常浅易的书。但却是用血写出的。它却成了许多语言最畅销的书。这书和我们的到访，就成为多国开始成立我们宣道会的基础。包括欧亚美和澳洲的十九个分会。它们合作传播基督徒书籍与电台广播，并给殉道家庭的救济。

理查多写又多传，也创立有效的地下组织，服侍共产国的地下教会。有人质疑他的方法。但总是迟了一步。理查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以为可以迟些回应批评。

我们在每一个国家都感到如家。在我们的德国弟兄们的家也是如此。虽然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有一条血河。神为犹太人分开的海，称为红海，也许不是偶然。我们可以凭着爱，分开血海。只有持续憎恨的人会沉溺

在其中。

我们在南非的聚会，不分黑人白人。众基督徒都为地下教会哭泣。

我记得米海在多年前的话说：“就算爸爸能够回家，他也将病弱如幽魂一般，不能再服侍任何人了。”非洲的一份报章就这样报道“我们被一位称为‘理查’的幽魂旋风袭击。”

理查的教导，“憎恶共产主义，但爱与赢得共产党归主，”得到每一处的人们接纳。各地有人为这工作祷告。我们用基督徒的爱拥抱欺压者，但同时针对他们的恶行。在这战斗中，理查多时也攻击与共产主义合作的教会领袖。

理查是理查，我是我。我以为他与那么多人相斗是错的。我希望他可以安静一些。我告诉他说，“在所罗门之歌，基督被形容为花朵。花朵的一生是给观看的人欢喜。它不会针对那些要杀害它的人。我想这便是基督徒的理想生命。”

理查回答道：“如果我们不与共产主义争斗，它就会参透教会，把我们击垮。”我稀奇他为何这样担忧。教会不是生来就被钉死吗？生活在坟茔中，不胜过分享君王的宝座吗？我们的地下教会聚会，不比西方的

大教堂更好吗？在大教堂里，没有人会因为听见基督受难就痛哭，也没有人听见祂复活就歌唱。

我的丈夫不能同意。他问，雅歌把耶稣比喻为什么花。我说，“玫瑰。”他就回答：“玫瑰有刺。不要动它。它可以刺伤你。”

我晓得他三十年。我不能改变他。于是我选择安静。我组织我们宣道会的人员进出共产国家。你必须给他们教导，收集有关该国家和教会的情报，也把圣经送给当地的教会，并书籍和录音带，还有救济的现款。

数以千计的中国与北韩基督徒正在坐牢。每逢我听见基督徒坐牢，就想起我的过去。在1969年，苏联报章夸口说他们已经逮捕了一个名叫拉宾楚的基督徒和他的五和儿子。我不能想象他的太太，怎样面对一个空家。在阿尔巴尼亚，牧师被放在桶子里，滚下大海。在中东，初信徒因为归向基督，就被切断手脚，或是被杀。在北韩，有四十五名基督徒在同一天被杀（1969年）。这些人的家庭，与无数其余的人，都在饥馑中。每一处都是饥渴的灵魂。缺乏神的话。

我从圣经携带者们得到第一手这类的消息。这工作从1967年就开始了。

我也遇到来自共产国家的传道人。他们到自由的世界传道，说共产集团里的宗教自由。他们是共产国官方教会的领袖。理查称他们为出卖者。我不愿这样称呼他们。我不是神。无权审判任何人。他们是共产党的傀儡。他们别无选择。有些已经等候几十年，希望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美国历代总统都给了许多承诺，却没有实行。这些传道人就感到绝望，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奉承。他们的弟兄们选择殉道。他们则选择牺牲自己的良心，好保留一些教会得以开放，以便举行几个洗礼，婚礼，丧礼。他们到自由世界去，宣传中国的宗教自由，希望自己的过度热忱可以叫西方基督徒认识到他们正在极糟糕的环境中。可惜西方教会领袖却看不见。

但地下教会能赢得史达林的女儿戈斯金太太 (Svetlana Stalina, Mrs Kosygin)，并最伟大的苏联作家索忍尼新 (Solzhenitsyn)，显示它晓得如何运作。

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改变了许多。理查曾经是囚犯，常被藐视。如今却人人称道。幸好他晓得这些称赞不属于他的。

一个人经过酷刑与剥削之后，就会有反弹。长年不见阳光的人，会冲向阳光。长年未得财物的，就会抓住一切钱财。理查晓得

那危机。每一种危险，当你晓得它的存在，就不再是真正的危险。

我们有大喜乐，也有担心。每次理查离开我，我就害怕。但如果作神的工也危险，那么撇弃神的工，不更危险吗？没有人能中止一场风暴。我也不能中止理查不暴露共产主义的渗透与残忍。这种行径肯定惹怒共产党的领袖和他们在教会里的成员。但神的使者必然保护他。

那些试图拦阻理查的人，肯定不晓得理查的性情。你给他越多障碍，他就越能高跳，把障碍变成资助。

\*\*\*

我为这传道会的行程，也带我到以色列去。在那里我遇见好些我们过去的会友，我的家庭成员，还有那位亲戚，就是在我被捕之日对我说“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见”的！如今已经是二十年了。

在以色列，基督十架一度竖立的地方，一个人不愿说出自己的感受。这是耶稣行走的地方。当末大拉的玛利亚在这里哭泣时，她也不告诉任何人她心中的感觉。我也发现自己出奇的沉静。

当我看见圣地的教堂，一部分属于一种宗派，另一部分属于另一个宗派时，我就感到悲哀。玫瑰在每一个国家都给人芬芳，没有人可以占为己有。没有人能说：“这是我国的玫瑰，与他国无份”或，“这是我族群的玫瑰，其他族群无份。”基督徒也当如此。

我看见左右的以色列，虽然被众仇敌围困。这给我看见敌人给我们的贡献：他们使我们的工作兴旺。

把耶稣带回苏联文学的是犹太人波利斯（Boris Pasternak）。他因此被共产党放逐。犹太作家但以理和金斯波也因此坐牢。犹太政治斗士里韦诺也下牢。两位犹太东正教神父胆敢抗议东正教元首与苏联政府的妥协。罗马尼亚最伟大的地下教会领袖就是米兰（Milan Haimovici。）他因此经过七年监禁与酷刑。我常与他的太太莫妮加同在。米兰牧师是罗马尼亚最优秀的牧师与讲员。因此党方必须针对他。

神已经把以色列归回犹太人。祂也会把献身的勇士加给以色列王耶稣基督。

如今我回来重操旧业，就是走私业。这不好听，但私货却是圣经。这工作帮助了基

信徒殉道者们的家属和地下教会的牧师们。

同时我们也挽救西方青年脱离反基督的毒宣传。

这工作每天增长。殉道者们的名字如今传遍世界，孩子们在睡前都为他们祷告。难道这些祷告不蒙垂听？

我常告诉少年人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站在海滩上，向远处的一艘轮船招手。一位坐在凉椅上的老先生对他说，“不要傻。那艘船不会因着你的召唤，就改变它的航道的。”可是那条轮船却停下，放下小艇，来接那孩子。“我不是傻瓜，”那孩子回头向吃惊的老先生说：“那船长是我的父亲。”

宇宙的主宰不是我们的父亲吗？

为了保护一些人不给共产党当局晓得，  
本书中的人名和地名都刻意更改了。